每月二冊　　一九〇四年創刊

東方雜誌

THE EASTERN MISCELLANY

第二十一卷第二十號　　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本社投稿簡章

一，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或介紹外國學說而附加意見，其文體不拘文言白話，均所歡迎。

二，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符號。能依本雜誌行格繕寫者尤佳。

三，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細敍明。

四，稿末請注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五，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覆，原稿亦概不檢還，惟長篇在五千字以上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並附寄郵資，寄還原稿。

六，投寄之稿挨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甲）每篇酬現金五元至五十元。

（乙）酌酬書劵或本雜誌。

（丙）尤有關係之稿特別從優議酬。

七，投稿揭載後，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同時聲明。

八，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爲本社所有。若本社尙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布者，恕不致酬。

九，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删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删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投稿者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東方雜誌社收。

The Eastern Miscellany
(Issued Fortnightly)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月廿五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嵊縣錢智修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月出二册　費須先惠

定價表

項目	一期	半年十二期	全年二十四期
現款及兌票	二角	二元	四元
郵票（以二分及一角者為限）	二角一分	二元一角	四元二角

郵費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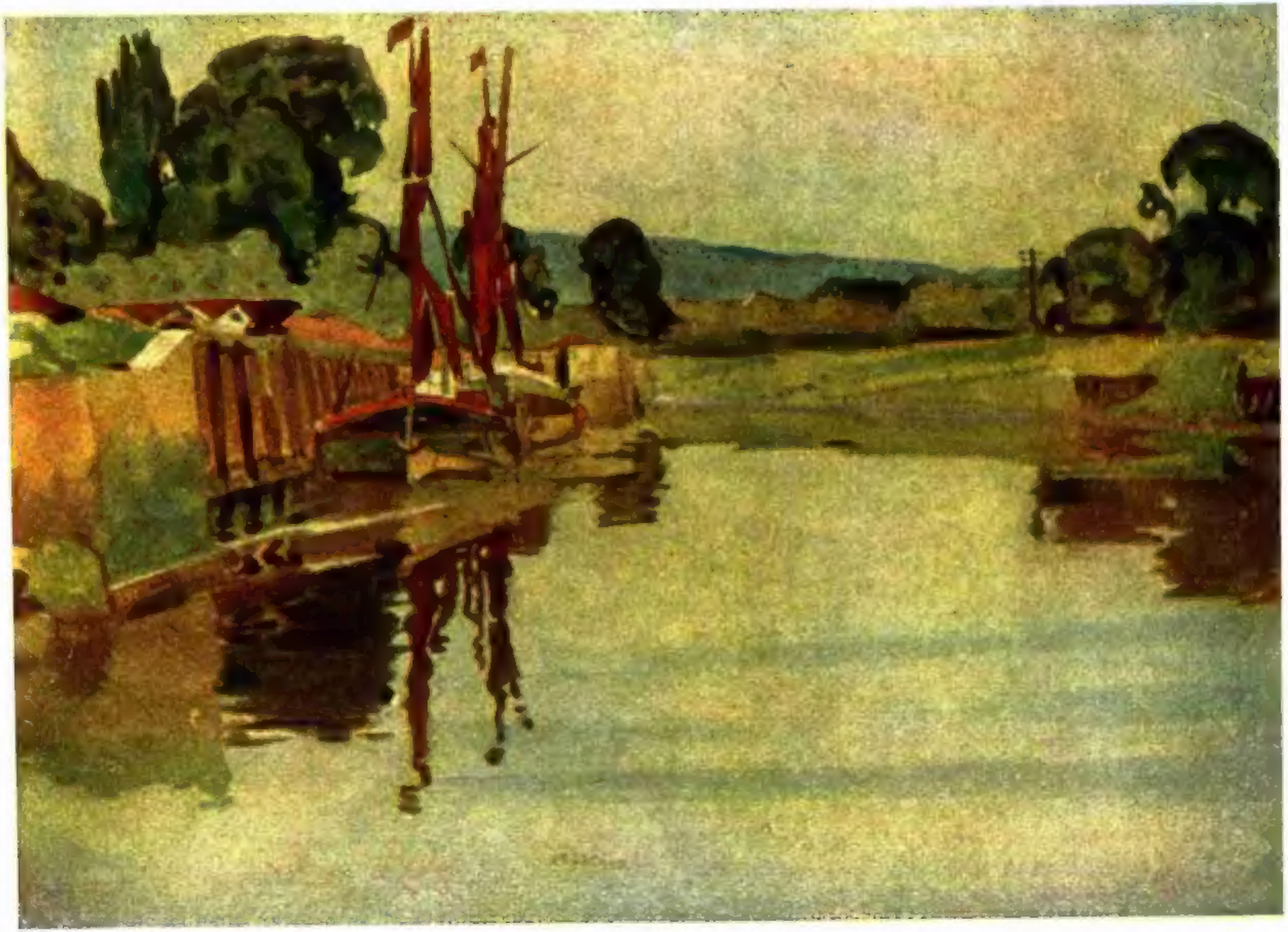
	一期	半年十二期	全年二十四期
本埠	一分	一角二分	二角四分
本國（日本同）	二分	二角四分	四角八分
郵會各國	八分	九角六分	一元九角二分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全面（方十六）	半面	四分之一	一方
特等	底封之外面	六十元			
優等	封面之內面及對面 正文首篇對面及底面之內面	四十八元	二十八元		
上等	圖畫中 正文前	四十元	二十四元	十四元	四元
普通	正文中 正文後	二十八元	十六元	十元	三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棋盤街商務印書館內
「廣告公司」接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Evening on the Medway" Leslie M. Ward

兵燹後之江蘇(一)

眞茹行轅中之齊燮元

上海防守司令白寶山

徐州鎮守使陳調元

援蘇皖軍旅長史俊玉

兵燹後之江蘇(二)

眞茹齊燮元之衛隊

眞茹暨南學校蘇軍司令部

戰事終了時眞茹之最後防線

兵燹後之江蘇(三)

刼掠焚燒後之南翔(一)

刼掠焚燒後之南翔(二)

南翔監理公會所收容之難民

兵變後之廣州（一）

普濟橋寧遠坊十三行等處被焚燬後之慘狀

太平街四頭裝帽街故衣街等處被焚之慘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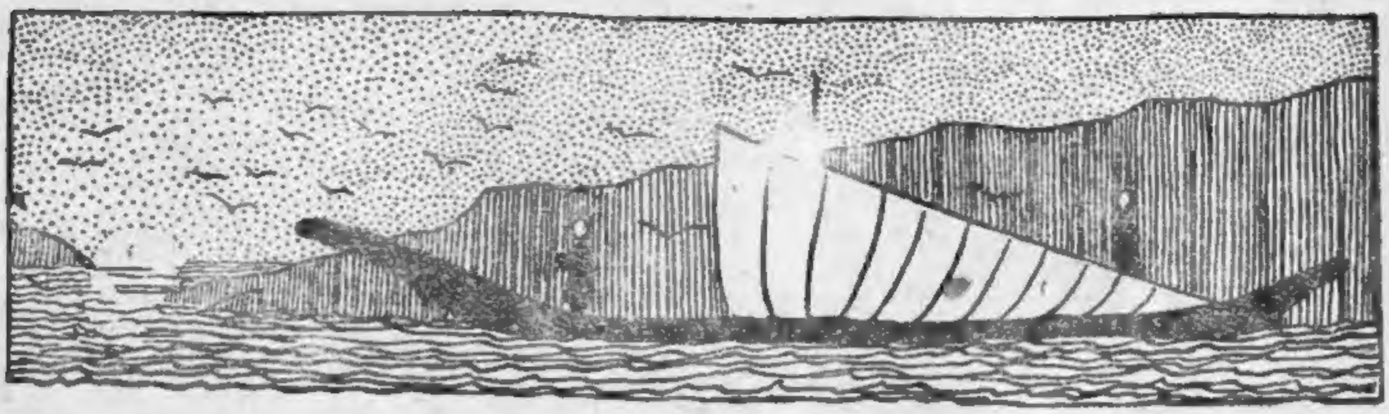
槳欄街等處砲火焚燬後幾爲平地

兵變後之廣州(二)

西濠街同興街等處之房屋倒壞

第八甫市街之被毀

西門直街被砲火燬壞後之當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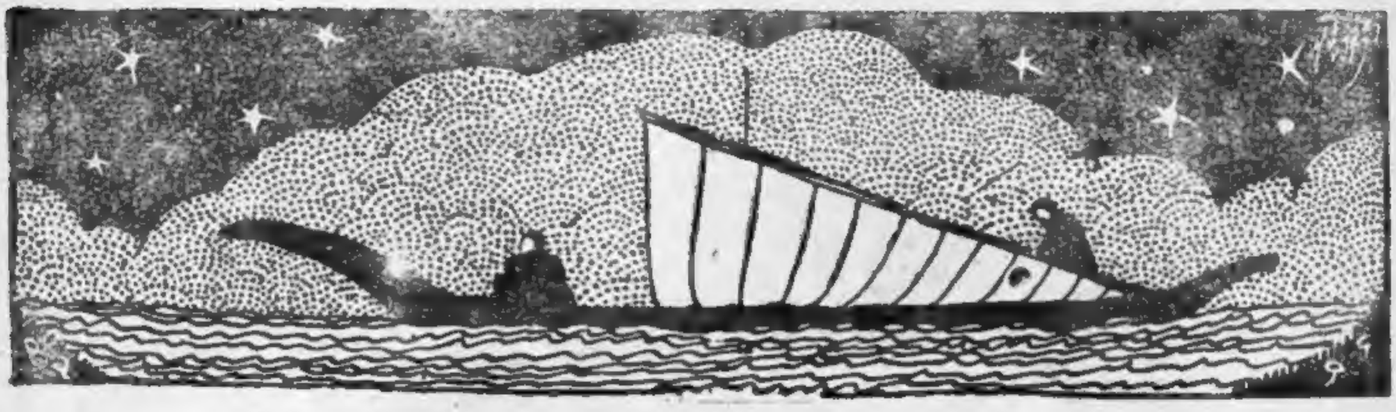
東方雜誌

第二十一卷 第二十二號

時事述評

北京政局的變化（二）……無明（一）
廣州商團的大失敗……大山（三）
浙東獨立事件的經過……大山（五）
漢志國的變亂……幼雄（六）
智利政變……幼雄（七）
法國的政教分離問題……化魯（八）
丹麥撤廢軍備的提議……化魯（一〇）

人格教育與民德……楊銓（一三）
國際禁煙大會之籌備及其草案（瑞士通信）夏奇峰（一八）
中俄協定給與中國之利害……曾友豪（二七）
整理我國幣制管見……童蒙正（三三）
北票煤礦調查記……于瑾懷（四五）
勞動心理 美國桑戴克著……黃石譯（五三）
國音沿革序……吳稚暉（六三）
文藝上幾個根本問題的考察 日本廚川白村著……仲雲譯（七二）



梅嶺之春（小說）……張資平（八五）

愛的教育 意大利 Edmondo de Amicis 著（小說）……夏丏尊（一〇一）

回家以後（劇本）……歐陽予倩（一〇九）

選 錄

今日中國的社會根本問題……王星拱（一三九）

政治癥結與解決之道……勉（一四〇）

記捷克百藝展覽會……小 可（一四四）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一四七）

外國之部……（一五〇）

【補 白】

日人目中的中國政局（五）……（三四）

辜鴻銘氏的言論……（四四）

人類之新官能……（六一）

卜留沙夫死了……（七二）

美國副總統道斯將軍略歷……（一五三）

【插 圖】

Evening on the Medway（三色版）……一幅

兵燹後之江蘇……十幅

兵燹後之廣州……六幅

日俄關係之難產……二幅

時事述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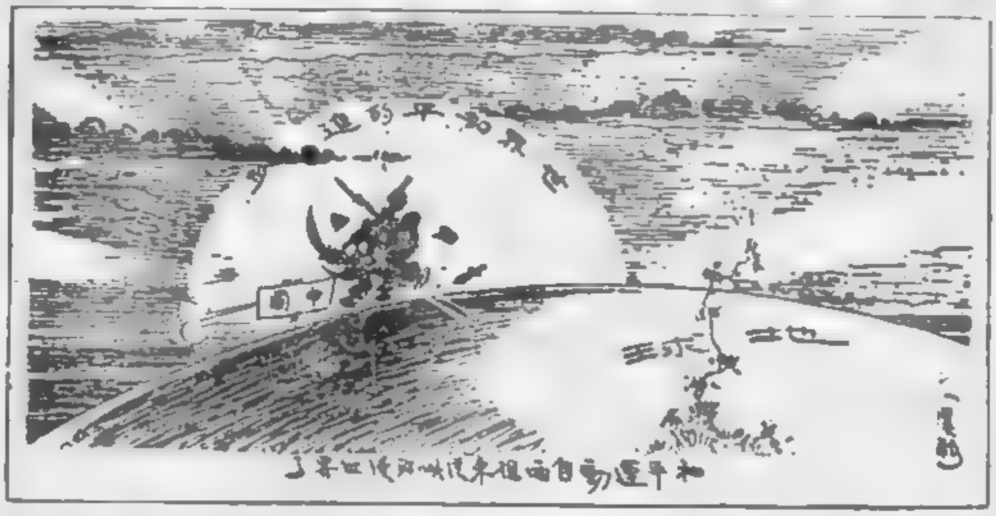
北京政局的變化（一）

山海關奉直兩軍正在出全力相搏，馮玉祥卽乘吳佩孚無力兼顧北京的機會率領留滯古北口一帶的第二軍潛行退回，於十月二十二日深夜緣城而入北京，與京畿警備副司令孫岳所率保護京城的第十五混成旅軍隊聯合，首先占領各交通機關，斷絕電話電報及鐵路的交通；以次派兵包圍公府，把守各城，及捕拿公府親信如李彥靑王克敏等；並發布告攻擊好戰之人，聲言：『……爲國除暴……停戰言和，起國內之賢豪商軍國之大計……』。這突如其來的大變局，全國人民因初發動的兩日中，交通機關被阻，僅藉日本的無線電傳出片面的消息，無由明白其眞實情形，一時大爲驚詫。後因外交團的干涉，京內外的電報郵件及鐵路交通都於二十五日恢復，國人得漸明北京政局突變的實情，但就內部言，各要人的離合既使人不可捉摸，就表面言，新聞政策與宣傳空氣尤使人有目迷五色的感想。所以在記者作這篇文字時，北京的大政變還是一件不可知的事情。因此，在本篇裏，祇好暫將確實可靠的幾件主要事實略略疏述他的因果，以明政變的由來；至於系統的記述與切實的批評，則當俟之下期。

這次政變中的主要人物爲馮玉祥，附和之者爲孫岳，胡景翼，至於王承斌等，亦確於事前有所參與。各人所欲攻擊的目的物則爲吳佩孚，曹錕因與吳關係甚深，且居最高地位，不免因之受包圍脅迫；曹錕左右李彥靑等藉勢橫行，人民痛惡，首事諸人派兵捕之，則不過以表示與民同好惡，且使明白首事諸人的爲

民除害罷了。倒吳後的領袖人物各方所推戴的爲蟄居天津的段祺瑞；而南方的大元帥孫文，與東北戰勝的張作霖，似將來祇能代表其所擁勢力加入聯合會議取得發言權而止。將來建設的計畫，我們現在所得聞的，祇政變主動人馮玉祥曾主張推倒現在的總統制而改行委員制；與馮同宗教而素接近的徐謙，在上海聞政變消息，即有主張委員制的電告，可見其事並非無因。至於吳佩孚的對付這變局，雖因禍事起於蕭牆，猝然而來，不及防備，但通電討馮，率師疾趨天津，似有欲與首事諸人一決雌雄的氣概。若各省的響應馮氏或援助吳氏，則現在報章上的宣傳空氣太盛，反使人如墮五里霧中，大約反直各省必響應馮，而河南湖北江蘇必援助吳，其他各省，則須觀望風色再定方針了。

以上所記的一段簡要事實，如果並不錯誤，則我敢大膽斷言這次政變，實是十一年奉直戰後的怨毒所積成。吳佩孚在造成直系勢力稱霸全國後，於外面對各反對派標示武力統一，欲悉數使之屈服，已造成無數怨毒，而使西南數省及奉浙有聯合反直的行動；於內部對同系諸將更處置不得其法，逐馮玉祥於河南，識者既早料其必有以報；去王承斌等師長實力，春間亦幾釀成事變；而胡景翼孫岳皆於上回奉直戰事中建立大功，未得適當的報酬；積怨相叢，乃成巨患。內部怨毒一旦積成勢力，與外面反對派相結合，於是外侮與鬩牆之禍俱來，而變局發生了。



直隸系在國內得勢數年，關於國家事業，毫無建設，而擴奪總統，竟出賄買，用兵各省，徒苦人民，大爲國人所痛惡。人心已去，不知設法挽回，反使內部復分成數種勢力，積不相能，這樣的情形，即使沒人來攻，已是不可終日；何況眈眈環伺，乘瑕抵隙，大有人在呢？

這次的政變，於中國前途是否能有點益處，現在尙難逆料，但或者竟能推倒直隸系，使中國另成局面，以一新中外人士的耳目，也未可知。不過這種新局面，如果僅僅勢力

的轉移，以馮玉祥來代吳佩孚，或以安福系奉系來代直隸系；而對於關係國家前途的事業，一點無所改革，則政變未免太缺少了意義。我們看了輿論界方盛唱解決賄選，而馮玉祥尚欲藉重於曹錕的一紙命令，可見這次政變的結果，實少有滿足人望的可能了。（無明）

廣州商團的大失敗

廣東全省商團，於八月間曾因廣州當局阻止他們的聯防與扣留他們的槍械而舉行一百三十八埠的大罷市；又因范石生等的調停而與當局訂約言和。其經過情形，本誌第十七號中已講過了。現在把當局與商團以後的衝突及十月十五日大慘劇的經過，再行分項記述如下：

和約履行的情形　九月上半月，商團方面竭力謀履行和約，以冀當局照約發還槍械。因孫文頗有悔約的意思，乃請原調人范石生迭次催孫文踐約，孫范幾乎為此而衝突。幾經磋商，延時半月，陳廉伯的悔罪通電乃由政府於數易稿後認為滿意，而於十七日發表，政府即下令取消陳廉伯的通緝，五十萬的軍費，商界早已籌足，待政府發還槍械時即可交付。市內駐軍亦因范石生聲明於自己防地內不准他軍駐紮而早已撤去。這時六條件中第（一）（二）（三）（五）各條雙方已都無問題，只待當局照第（四）條發還槍械，商團即可呈請改組，以完全履行條約而將扣械交涉告結束了。

還械辦法的改變　六條件已履行了四條，在商團方面，以為當局必即將所扣的槍械發還。乃當局因孫文十三日赴韶關時曾有撤消各項雜捐的布告，頗能回復商界對於政府的感情，遂向商界提出代銷北伐軍費公債四百萬，先行墊付一百萬，以為發還商團槍械的交換條件。商界對於新辦法堅不承認，要求原調人負督促政府照約發還槍械的責任。幾經交涉，不能解決。商團態度又復激烈，遂有第二次大罷市的醞釀。孫文在韶關大本營見事又弄殭，即令范石生廖行超會同民團督辦李福林監視發還商團槍械，而另提新辦法：『着省內外各商團攜同購械收據，以赴民團統率處掛號之日起，三日為限，將應領槍枝子彈如數領取。領槍之際，每槍一枝附繳報效費五十元。』

這辦法商團方面堅不承認，鄧介石等六代表即函致原調

人范慶二人聲明：『條約既立，雙方即受其拘束，……如必於條件以外另有要求，原訂辦法，多所變易，則治絲益棼，……調停條件，訂明照護照數目完全交還，忽改團友各人自行擕據請領，微特與信約不符，且背公意，』最後堅決說明斷難承認新辦法，且表示九月二十八日後卸去代表職務。

第二次大罷市的醞釀　還械交涉既有決裂的形勢，且其時各軍又因籌北伐軍費增設各種雜捐，各業有舉行一部分小罷市以抵抗者，商界與政府惡感益深，於是全省商團及民團在十月初旬復集佛山開會議，決定以武裝及罷市向政府要求六事：（一）將所有苛捐取銷；（二）將投變市區寺廟各產全數發還；（三）槍械全部發還；（四）將扣留及變賣之商船，概行發還；（五）恢復全省自治機關；（六）將捕殺鄒競先（商團團友）之警察及區長鎗斃，及恤鄒家屬。看這六項要求，大有將藉此把廣東現狀根本解決的意思。

雙十節的罷市與一部分槍械的發還　佛山會議原定先行罷市再向政府提出要求，以免再中當局緩兵之計。十月十日舉行國慶，全省商界即乘機罷市，屆時散發傳單，促政府覺悟，並規復商團軍武裝出巡，以維秩序。李福林於事前偵知商團將有所舉動，與孫文商定和緩辦法，待雙十節罷市後，即通知商團願無條件交還一部分槍械，請商界即開市。

一部分的槍械發還時，商團二千餘人往領械，突有與當局接近的工團軍警衛軍及陸軍學生等三隊與領械商團衝突，互相攻擊，結果各死傷數人，商團領取槍械而回。

商界罷市傳單中曾聲明：『團械一日不完，苛捐一日不免，……無論如何條件，全省商場誓不復業。』商業聯合會於商團領得槍械後又發傳單，聲明：『……發還軍械實得長槍二千一百四十九桿，駁殼短槍一千八百五十桿，彈十二萬四千五百五十五顆，尚欠長槍二千七百餘，短槍一千一百餘，彈三百三十餘萬，……第一條件猶未妥當，遽難開市……。』因此商團方面既趨極端，政府亦不惜以嚴厲手段對付，而空前的焚掠慘劇遂於以發生於廣州了。

大慘劇發生的情形　大罷市風潮不因發還一部分槍械而緩和，十一日以後且逐漸發展，將進而封鎖食糧。孫文又決不欲全數發還商團槍械。兩相堅持，至十三日，孫文由韶關回石井

兵工廠指揮一切，並令吳鐵城率所部警衛軍回省復任公安局長，主持攻擊商團事宜。十四日由省長胡漢民下令解散商團。商會出而調停，願於十五日晨開市；惟商團方面則已作相當防衛，嚴閉各街市鐵閘，派團軍把守，並集中團軍準備對抗。十五日拂曉，楊希閔譚延闓許崇智劉震寰范石生胡思舜廖行超李福林各奉令率部分路攻擊商團，在廣州市區中，與商團以砲火槍彈相見。商團應戰，初時尚能支持，後聞有所謂工團軍者潛伏各街，突起放火，且有永豐艦向街市開砲，商團兩方兼顧，力有不及，遂被戰敗，死傷繳械者多人，殘部則退往各鄉。而廣州市場，既被兩方作了戰場，又被放火焚燒，更遭匪徒刧掠，損失遂不堪言狀了。

刧後的廣州　十六日以後，廣州人民扶老攜幼紛向香港及沙面避難。政府則以勒繳商團軍械為名，按戶搜查，有槍者被捕懲辦，無槍者亦頗受擾害，刧後的市區，尚復有不可終日的樣子。在紛擾期中，英國亦派艦入省河，保護其僑民。

政府於事後除追究廣州及各縣商團，派軍隊勒收槍械外，並勒令市區商店復業。惟市區損失過大，恢復非易，至十月底時，尚未能實行復業。而外商則已豫備要求損失的賠償了。（大山）

浙東獨立事件的經過

自九月中旬潘國綱在衢州失敗，率所部第一師回駐寧波紹興兩舊府屬後，因該師軍心的憤激與潘氏個人態度的不明，當時即盛傳潘師將據寧紹台（台州駐有潘師一部）三舊府屬，對北京新任的浙江督軍孫傳芳與省長夏超宣告獨立。嗣經寧紹紳商的勸阻，與杭州當局的派人調停，潘氏的獨立運動，乃漸趨緩和。十月初潘國綱赴上海，與盧永祥及浙江在野軍人呂公望蔣尊簋接洽，未得圓滿結果；蔣呂及屈映光褚輔成等即赴寧波與潘部下直接接洽，十月八日寧波即有宣布自治的事件發生，且草定浙江臨時自治政府組織大綱，並決定組織浙江自治委員會，推蔣尊簋為委員長，以呂公望任軍政，屈映光任民政。至九日，潘國綱在上海突然通電辭職，令旅長伍文淵繼任師長。伍得師長，態度改變，呂蔣諸人失敗回上海，獨立運動遂成曇花一現。十三日，駐寧波的寧台鎮守使王桂林，旅長郝國璽憤伍文淵的獨得便宜，令部下圍攻師部，捕伍文淵，迫令辭職赴上海，呂公望復被推為自治軍總司令，由上海赴寧波，王桂林得軍政廳長地位，另以王

文慶任民政廳長，而推郝國璽爲前敵總指揮，王蕚爲副指揮，率軍開向紹興，豫備與第二師周鳳歧部開戰。乃上海軍事已變化，盧何出走，後援斷絕，郝國璽首先藉調遣軍隊爲名，由鎭海乘輪逃上海，所部團長姚琮改變態度，反對獨立，王蕚王文慶率軍赴前敵，聞內部變化，卽率所部由奉化山路遁入台州，周鳳歧於十八日率軍入寧波，自治又復取消了。

這次浙東獨立，醞釀兩月，發動三次，舉浙江在野人物，軍人如呂公望蔣尊簋王蕚，政客如褚輔成李思浩殷鑄夫，官僚如屈映光，莫不加入運動；而寧波當道王桂林等既十分傾向獨立；第一師中堅人如前之潘國綱，後之伍文淵郝國璽也都先後參與其事；而終於一敗塗地，不能成事，其原因固由內部意見的不統一，實力派被省方利誘而先後變態，但其根本原因，則在寧紹人民素性傾向和平，不願因獨立運動而破壞其地方的秩序。我們看了寧波商界於三次活動中都力請當局保境安民，而不爲戰事的贊助。我們就可知道這次獨立運動失敗的關鍵了。(大山)

漢志國的變亂

阿剌伯西部的漢志國，最近發生變亂國王富賽因 (Fusein) 被迫退位，國人奉其長子阿里繼承王位，遷都於耶達(Jidda) 聖地麥加 (Mekka) 爲華哈壁 (Wahabis) 民族所佔據。時局極爲混沌，現尙無法收拾。

這次變亂，是內志 (Neid) 和漢志的衝突，也是回回教徒的內訌。內志在阿剌伯的中部，爲華哈壁民族叢居之地。國王 (Sultan) 名沙德，(Ibn Saud) 人民多屬回回教徒。凡回教徒每年多有朝謁聖地麥加之舉，但漢志王富賽因因與沙德不和，不許華哈壁人朝謁麥加，且蓄有割裂內志土地之意，因此華哈壁民族十分憤激，於本年九月十三日攻擊漢志，佔據距麥加東南七十哩之泰夫鎭 (Taif)，毀墳墓，屠居民。節節進攻，於九月底占領麥加附近諸地。漢志政府不得已遷避耶達。

華哈壁民族占據麥加後，麥加與耶達二處的重要人士，便組織一個委員會，要求漢志王富賽因退位，解散政府，暫組臨時政府以保護國家，而主張服從世界回教徒的命令。十月五日富賽因遂宣告退位，逃出國境。委員會奉富賽因長子阿里繼承王位，而與華哈壁民族講和。

但華哈璧民族截斷麥加與耶達間的交通，拒絕談判。最近十二月十三日回教徒最高行政會曾向內志王調停戰事，而內志王沙德電覆說調停過遲。並宣稱華哈璧人惟一目的，在於平定漢志的時局，欲漢志國有一政府能保衛回教徒的權利，並對於朝謁聖地者給予便利，廢除各種不公道而又暴虐的待遇云云。

我們從上述情形看來，這回亂事的發生，乃因漢志王虐待華哈璧人的回教徒，想攘奪內志土地所致，漢志王的被逐出走，咎由自取。但華哈璧人的行動素來野蠻，信仰宗教又十分狂熱，對於同屬回教徒之派別稍有不同的，常加殺害。聽說他們這回進攻，全用殘暴手段，不留俘虜，不尊重婦女，踪跡所至，廬舍成墟。如果他們眞因漢志王虐待之故，興師復仇，則漢志王已經退位，本宜退出麥加，速成和議；今竟拒絕談判，則其蓄意何在，非我們所能知了。(幼雄)

德人向協約國呼救

據英國某財政家言，德國人以售賣馬克曾獲利三萬五千萬鎊，今雖大呼窮困，實則非常富裕。

智利政變

在南美洲的大國巴西發生叛變之際，中南美洲各國先後都有動亂不穩的傳說。而素稱平靜的智利國亦起平和的革命，經一度的政變，以至大總統亦出亡於國外。其事蓋由於陸海軍人之不平，以財政問題爲導火線而起的一種政變。原來智利因財政困難之故，陸海軍費極端縮小，軍人早有忿忿不滿之心。加以近來政府對於軍人的薪俸，支付延期；又爲節省財源起見，阻止軍人不得進級，於是一般軍人更爲憤激。適值下院議員新近通過議案，對於向來不支薪俸的兩院議員，反准許支出每月二千圓的酬勞金，以此軍人大爲激昂，九月三日，遂有一部分軍士整隊至上議院舉行示威運動。議會即協同內閣向陸軍首領提出抗議，但無效果，而

風聲所播，陸海軍全部同時響應，向內閣要求軍人加俸，議員酬勞金廢止等等各條，卒至內閣倒閉，大總統亞歷山特里亦提出辭職。

內閣倒閉後，當由軍人舉定陸軍總監魯意斯、阿爾太馬里諾(Louis Altamarino)爲總理兼任內務總長，加以文武官員各三人組織新內閣，於九月五日成立。但不允大總統的辭職，只准休假六月出外游歷。其後新內閣中的文官三人不肯就職，於是武官三人自組一個政府軍人委員會，下令解散議會。十二日另組新內閣，而以羅爾丹氏爲總理兼內務總長。

當時民衆與軍人間雖有微小爭鬪，但秩序維持甚整，未有流血慘禍。前政府人員對於現在軍閥政府雖心懷不平，但無力反抗，只好隱忍不發。一般人民則不願國家陷於混亂之局，竭力鎮定，靜待新政府的設施。新政府外交總長於就任後，又將政變顛末及解散議會情形，報告各國外交界；各國政府及羅馬教庭亦先後承認新政府，願與繼續外交關係。於是政變卽行終束，大局亦暫時平定了。(幼雄)

俄國的災象

死神對俄國道：「今年是我來收穫的時候了，不是他。」

法國的政教分離問題

法國天主教主教七人，最近連名上書國務總理哀里歐，提出三種請求：(一)請勿撤廢駐羅馬教庭法國大使；(二)在亞爾薩斯與勞倫兩州政教分離律不應發生效力；(三)請勿實施關於 congregations 的法律。請求書措詞甚爲堅決。自有此項請求書，經多年沉默的法國政教分離問題，乃如死灰之復燃。而法政府對付教會的策略，便又爲時人所注目。

法國自革命後，向處於所謂 "Concordat" 的情勢之下。"Concordat" 意卽言國家與教會協作，向來宗教僧侶俸給皆由國庫支給，政府有黜涉之權，待遇悉與行政官吏相同。迨一九

○五年國會通過法律廢除"Concordat"制，實行政教分離。且依據一九○一年與一九○四年通過的法律教育與宗教亦實行分離。牧師僧侶禁止擔任學校教師。教會所設學校一律停閉。學校內關於宗教經典的課程，概行廢除，惟在家庭內教授則不加禁阻。從那時起教會的事情由教會自己去幹，政府不加干涉而宗教以外的事務，教會亦不再干涉。是後十年法國教會已完全失却政治的根據地。不意自歐洲大戰以來，僧侶的勢力却又復活，教會干涉政治干涉教育却又逐漸增多了。

法國的僧侶幾於全部是民族主義者，而反對教會派則大多屬於急進黨人。大戰發生後，法國民族主義物與右派當權，而教會派乃得栩栩復活。法國當代大學者布格遜的著作，又助宗教神秘主義張目。於是教會僧侶乃得大施活動。戰後亞爾薩斯勞倫兩州割歸法國，該地本為天主教徒的大本營，政權落教會派法人手中。該地學校以宗教經典為必修科，學生分天主教，新教，猶太教三系強迫授課，其他宗教及自由思想則在禁止之列，教師非經僧正考試給與證書，不准在學校授課。於是在法國全境成為法律的『信仰自由』與『政教分離主義』，在新并入法國的領土，却不得發生効力了。

英人對德的印象

戰後法國在右黨統治之下，故對於僧侶，暗加袒護，未曾取締。但自從樸陰凱雷政府顛覆，哀里歐起握政權後，局面便又不同。急進黨向來是主張實行政教分離的，此次獲得政權後，自然必須貫徹主張。所以最近政府已有撤回駐羅馬教庭大使的擬議。且對於政教分離的現行法律亦主張嚴厲實施。但在法國的天主教會，却已根深柢固，其

勢力決非細小。亞爾薩斯勞倫兩州的僧侶近又組織團體預備抵抗，并在全法各省及隣國徧發宣傳文字主張漸近激烈。巴都省 (Bordeaut) 大主教的演說中甚至說教徒有重興十字軍的必要。更有許多僧侶說應『再起神聖戰爭』及『爲信仰而流血』教會派的昌言無忌於此可見一般。因此紅衣主教上哀里歐的書中曾說及如政府不受勸告，恐有破壞和平之慮云。哀里歐的覆文却很堅決他說：『政府現所採計畫，決不致危及國內平和。政府不願干涉信教自由，但亦不願法國的利益受法政府以外的其他權力所保障。』

就現在情勢，左黨政府當不至因教徒反抗而軟化。政教分離政策，勢必貫徹到底。但反動傾向的天主教徒則必蠢然思動，除正當的政治鬬爭外，或竟有別種軌外行動，亦未可知。而且亞爾薩斯勞倫自割歸法國後，內部本來不甚安靖，在該地大多數天主教徒的德人常思伺機而動。無論如何，此後哀里歐政府對於這一方面，總不免添一分憂慮了。(化魯)

法國新近的日蝕

丹麥撤廢軍備的提議

現在無論大國或小國，無論資本主義國或社會主義國，口頭儘管說着愛好平和，事實上却都在那裏竭力擴張軍備。華盛頓會議和國際聯盟，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單希望列強削減一小部分的軍力，尚且不能達到目的。別的更不必說了。但在這武力主義氣燄復張的時候，北歐的一個小國丹麥，却首先在國會提出建議，撤廢全部海陸軍備，開世界各國未有的先例。雖然這還不過是一種建議，未必能成爲事實。可是丹麥政府能提出如此大胆的建議，不能不說是近來的一個較爲快慰的消息了。

丹麥自前內閣瓦解後，代表勞動階級的社會民主黨起而組閣，以該黨領袖施黨寧 (Stanning) 爲首相。社會民主黨的主張向來頗爲急進，這一次是第一回獲得政權，就主張澈底實施

本黨的政綱。八手第一事就是廢除強迫軍役制，撤除全國軍備。據說國防部大臣已草定『廢除全國陸軍代以常備警察隊』的建議案，且已經內閣會議通過，預備在最近國會會議中提出。議案的全文未曾發表，內容頗為積極。大概是主張把全部陸軍撤廢，強迫徵兵制度廢除，海軍只留一小部分巡邏海岸，飛行隊則改組擴張，又另編警察隊七千人，以司邊防而維治安。此項建議案就其原則上而言，可謂開從來未有的先例，因為撤廢全部國防，僅設警察維持治安，這是從來的國家所都未經嘗試過的呢。

丹麥社會民主黨成立後五十年，向以廢除軍備，廢除軍役為他們的主要的綱領，這次上台後居然立即提出計畫實行，可謂說的到，做的到。此項建議案所根據的理由有數種：(一)國際聯盟的實力已漸增厚，將來歐洲和平得賴以保障，一切爭端可由國際仲裁解決，國防軍備實已無設置的必要；(二)丹麥現有的陸海軍備太弱小，在事實上無防禦他國侵略的能力，但在他方面因有軍備，反易引起猜忌，而招致他國的侵略，弱小的軍備實比全無軍備更為危險，所以還是撤廢的好；(三)丹麥地小民寡，人民負擔頗重，如撤廢軍備，則國防預算可大加減削，人民得以節省巨額的負擔，以從事別種生產事業。總之社會民主黨是代表勞動階級的，所以此次撤廢軍備的建議案，亦以勞動階級的利益為出發點。因為在資本制度未推翻以前，一切的戰爭都是為了資本家的利益，勞動者雖負擔大部分的軍備費，實際上決不能得到戰爭的利益，這是施黨寧內閣主張撤廢軍備的根本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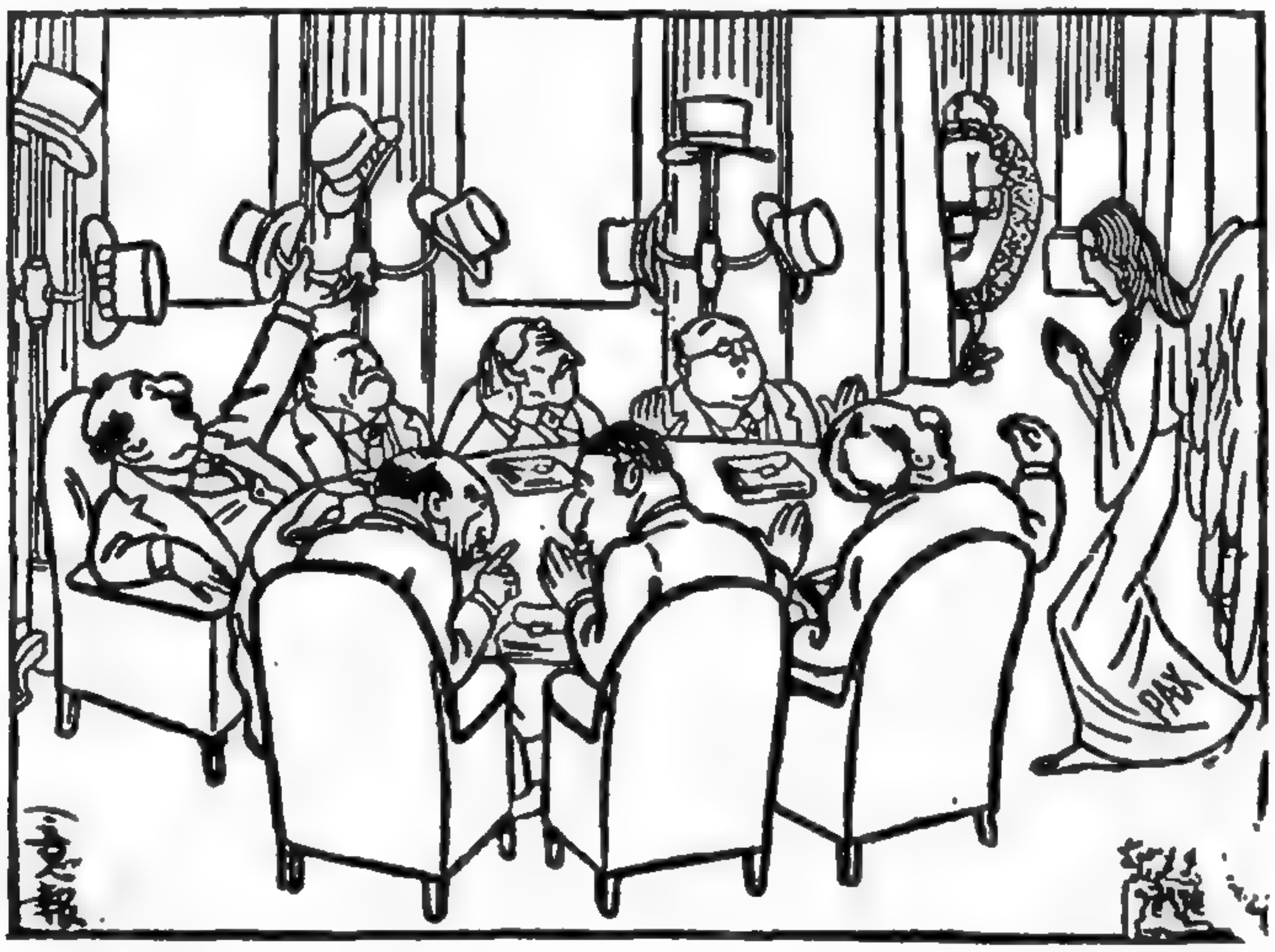
哀里歐與麥唐納同向和平之域走，他對麥氏道：走慢點，我走不動呢。

不用說，反對黨對於政府這種操切舉動，不免加以猛烈的攻擊。許多丹麥人民對於此舉不免半疑半懼，甚至有說施黨寧政府撤廢軍備的目的是謀推翻現在國體。因為現內閣中頗多急進分子，其中如閣員婆爾裴葛 (Borgbjerg) 會自認為共和

主義者，或者他們蓄意廢除陸軍防衛，另以工人組織警察隊，預備將來推翻丹麥王，另組蘇維埃政府亦未可知。但此種推測，究不免張皇過甚，因為丹麥的社會民主黨，其性質殆與英國工黨相同，乃屬溫和派的社會主義者，不至有如俄國那樣的操切的舉動，這是我們所能斷定的。

但此種徹底的和平案，不僅引起國內反對黨的攻擊，而且也引起國外的反響。因為在北歐斯幹狄那維亞半島，瑞典瑙威丹麥三國本有唇齒相依之勢。丹麥政府雖主裁軍，而瑞典瑙威則頗表示反對。瑞典脫列茲(Ernst Trygger)所領袖的保守黨政府，近且增加陸軍預算案，主張大規模的擴張國防。所以兩國當局都以為丹麥單獨裁軍，將於瑞典瑙威發生不良影響。在危險時期，丹麥勢必成為孤立，而向來三國互保的局勢將被破壞。丹麥為瑞典瑙威的貼隣，隣國若全無防衛，則其本國安全將成問題。此種反對聲浪頗高。但瑙威政黨報紙則加答辯，說撤除軍備是丹麥的內政問題，他國不得加以干涉。但在內外壓迫的高潮之下，丹麥的撤除軍備案，將來能否通過，恐怕是很難說的了。(化魯)

倫敦會議中的銀行家



和平女神：「我提議三件事：平等，正義，人道。」
銀行家：「你們的話我們不明白，最好請你具體的加以說明。」
(此次倫敦會議，當其衝者雖為各國外交人物，然財政經濟方面等重要問題，暗中卻受銀行家的操縱。)

人格教育與民德

楊銓

學校之不談德育久矣。自江蘇財政委員會有議裁國立自治學院之舉，人格教育四字始出於辦學者之口，而爲國人所注目。張君勱氏以人格教育爲自治學院之所特重，因謂自治學院有一日之長。難者則謂人格教育爲一切學校所公有，自治學院不得而專利。兩者之言皆是也。自治學院於世風日趨卑下之際，知重人格，誠爲獨到之見；而難者以一切學校皆當重視人格，亦理所當然，無可非議也。顧今之所爭不在學校之應否重視人格而在學校之有無人格教育。人格教育至幾爲一校所專利，則尋常教育家之忽視人格可知。民國十三年來，政治道德，社會道德，一落千丈，國人久不知人格爲何物矣。吾人大索十日，乃僅僅見之於蘇省財政會議席上。西狩獲麟，誠不祥之物，宜乎主張裁撤自治學院者對此益感不安，而反對裁撤者對此亦默無一言也。然而十三年來國家禍亂之消息皆當由此兩字參之。此兩字雖爲一部份教育家所厭聞，吾人固不得不犯顏一論之也。

人格教育在舊學制中未嘗無紙上之提倡，倫理修身諸課程皆教人如何爲人之學也。其弊在徒尙空談，墨守舊說。教者爲違心之論，學者亦姑妄聽之，所謂倫理修身諸學遂成課程表中之裝飾品，社會亦以具文視之。民國成立，學制學風日趨美化。功利主義職業教育之說盛，人皆明生利之重要，職業之可貴，初不知功利職業皆不過人生工具之一也。舊日虛應故事之倫理修身諸課，至是多爲專門以上學校所刪棄，去虛僞，省光陰，此舉誠近今學校改革中之一大進步。人格教育絕非書本與講演所能奏效，此爲一般教育家所公認。故廢修身倫理，未必遂輕人格教育。特既廢書本講演之人格教育，而不能以生活薰陶之人格教

育代之學者無所適從，其弊遂不可勝言耳。

人格與職業　國人之出處苟且，寡廉鮮恥，至今日為極。貴為閣員，尊為代議士，清為校長，宜可以為民表率矣；而考其出處，察其操行，多有不可告人為匹夫匹婦所羞為者。說者見此輩挾有西國學位，其所嗜好又皆力模西國資本家，遂謂為歐美拜金主義與職業教育之流毒。不知歐美雖拜金，其取金有道；雖重職業，其就職有方。最近美國之石油賄案，一經發生，閣員下獄，凡牽連之官吏，無不按律治罪，視中國人士苟有公款過手，無不吞蝕自肥，貴為總統，賤為僕役，幾無一能免，而社會反視為當然者，其拜金道德相去何可以道里計。近人提倡職業教育，幾於視職業為道德，奉成功如神聖，以一時之僥倖成敗定人品之終身優劣，舉數千年安貧樂道之風，毀滅無餘，以為非如此不能與西人競富強，豈知富強之基，即由此毀。西人不可一日無職業，然法佔魯爾，德之礦工寧凍餒不肯為敵服務，彼豈不知業之可貴，乃甘自荒其身，則以有大於職業之國民責任在也。孰謂職業之中，不能表現人格哉？中國連年政爭不已，是非不明，皆人材急於求用，重職業而輕人格所致。無論大奸巨猾，一登高位，則天下之學者英雄，莫不奔走其門，願供驅使。但有利祿，無不可招之才；但有金錢，無不可致之名。故權奸宵小，益復肆無忌憚，而社會之正氣蕩然無存矣。向使重職業者亦重人格，政治家不為奸人畫策，實業家不為奸人理財，教育家不為奸人沽名，乃至小工小商皆不肯苟且謀食為奸人用，則國中雖無鋤奸革命之師，正言民氣已足奪武人權奸之魄，何至賄賂遍於天下，奸詐深入人心，以數千年敦尚禮教之邦，其民德反視後進之歐美有愧色哉！

人格與新舊道德　吾人論今日民德之卑下，輒以處茲新舊過渡時代，舊道德已失其效用，新道德尚未樹立為解釋。不知道德或有新舊之分，人格則亘古今中外初無二致。所謂人格者，有理想崇尚之格而能虔誠實行之謂也。分析之，實含有三要素：（一）理想之標準，即所謂格或道，此為理智的。（二）願崇奉此格或道之犧牲精神，此為感情的。（三）此精神從日常生活中之實際表現，此為實行的。陽明主張知行合一，所謂知者實指理智之標準，所謂行者即合情感與實行之表現而言，二者合一，斯即今人所謂人格養成也。美哲學家羅意斯(Josiah Royce)著忠之哲學，以忠為解決一切道德學問題之本，而其所主張者，則為忠

於所忠。所忠理想之標準也，忠則情感與行為之實現也。易言之，亦卽人格之陶鑄。故孟子之殺身成仁，陶淵明之憂道不憂貧，方孝孺之死節，羅素之非戰下獄，其時地與信仰雖各不同，而為人格之表現則一也。今之新舊道德問題，皆理想標準之變遷而已，無論其人為主張忠君之宗社黨，復辟黨，或為信仰共產之社會黨安那其黨，其必有忠其所忠知行合一之人格，然後乃可有為，乃不愧為人，則為一定不移之論也。道德標準之不同，對社會言對時代言則可，若對個人，則無論其今吾故吾之差別如何，其在某一時代必有當時自認之理想標準，苟所言行與此相背，卽為自相矛盾喪失人格之流，雖羅列千秋萬國之道德標準，無以自解也。此就知識階級有主義而不能實行者言之，若未受教育之社會，本無理想之生活標準，自不能責以奉行何物。此輩但知勤勞衣食求償其物質之慾望，既不能為大善，亦不能為大惡，其知識行為，去上古之原人僅一間而已。今日為國中禍亂之原者，不在不知有格之愚陋階級，而在知有格而不能為人之知識階級。主張舊道德者所犯乃為不忠不孝欺偽詐騙；主張新道德者所犯乃為不愛國，不平等，殘忍自私。以其所言，迹其所行，皆為其主義之罪人。故就表面觀之，知識階級似新舊派別紛歧，主張各異，若進叩其內容，則皆暮夜乞憐白日驕人之偽君子，其手段雖不同，而人格破產則一。嗚呼，孰謂中國不統一哉！

人格教育與大學

世風如此，不特無以立於世界競爭之日，卽在閉關時代，亦五代金元而已，求其不禍亂相尋分崩擾攘得乎？故謀救國者，首在正人心，此非迂腐之談也。法大革命揭櫫平等自由博愛三義，美獨立戰爭亦以人類平等主權在民相號召。既張大義，羣起赴之，富貴不淫，威武不屈，卒底於成，雖政治革命而實人格奮鬬也。天下未有無人格之民，而能得政治獨立者。使顧祿倍爾盧梭而為華歆揚雄李完用之流，華盛頓佛蘭克令而為操莽袁世凱之輩，豈有今日壯嚴燦爛之美法共和國；故吾謂張君勱氏以人格教育立自治之本為獨到之見也。惟自治人才不限於自治學院，今之大學中學之學生，皆未來之民國領袖也。而以地位論，大學之責任尤重。古聖王之設鄉校，實為州里立清議之基，後世太學書院，其是非亦足左右天下，降及明末，復社之書生，猶足使阮大鋮畏懾，至納賄乞憐以求一顧而不可得。太學書院非有生殺進退之權，而天下人敬畏之，乃勝於朝官貴紳，

則以當時學者皆有卓然樹立之人格也。社會受其薰陶，而頑夫廉，懦夫立，其影響亦何大哉！今則何如，教育家奔走權門，沾餘瀝而自喜，學校校長學生劇秦美新，以軍人官僚之小惠驕人。昔之阮大鋮以士林之一顧為榮，今之士林以阮大鋮之一顧為榮，而其自命則固社會清流青年模範也。大學人物之人格如此，軍人官僚可知，社會人士又可知。故欲挽狂瀾正風俗當自大學有人格教育始，而大學之人格教育又當自校長教職員之敦品勵學以身作則始。曾國藩謂『風俗之厚薄視乎一二人心之所向』。此所謂一二人者，當然非尋常之販夫走卒，而為負有扶翼名教責任之知識界領袖也。歐美社會，一言一動莫不以其地之大學校長與教授為模範，其尤賢者則為全國所景仰，乃至為舉世煙斯被里純之源泉，如赫胥黎湯姆生愛立娥（哈佛大學前校長）華特（康乃爾大學前校長）之類，雖百帝王不足抵其勢力也。試問中國今日大學之校長教授何如？野心者奔走權門藉教育為政治之工具，自好者苟全性命以學校為遯世之山林，本無作育之心何能收感化之效？亦有少數學校以科學文學成績自豪，以為學生得此已足，不知學問不過知識之利器，可以為善，亦可以為惡，苟於對己對社會對國家對人類之責任無深切之了解，與忠誠之奉行，則其所學徒濟其惡而已。故無論何派人物，必有服從主義不私小己之精神與操守，然後可以感人，可以濟世。論者每歎今日學風囂張社會墮落，不知其癥結實在學校領袖自喪人格也。

然則中國之民德豈遂江河日下，無可挽回乎？是又不然。中國為數千年重士之國，雖近年思想多變，然其敬學愛德之根性仍在，誠得少數士林領袖堅苦卓絕，居高提倡，使天下之人皆知重氣節，崇實學，則奔競依附之風自絕，吾人所崇拜想望之兩漢風俗歐美民德皆不難立致也。光武繼新莽篡奪之後，以帝王一人之力，猶能使東漢節義為百世法，況當共和之世，以全國大學肩教育之責乎。惟大學之責任既如是其重，則大學校長之人選更不可不慎，歐美之大學校長，多為著作等身望重士林曾任數十年教授之學者，絕少五十以下之人。實至名歸，水到渠成，故無競爭之可言。吾國昔日之書院山長亦必擇道高德崇之文學泰斗為之，絕無僥倖獲選者。今人見學校師生不能相感，學風日敝，頗有主張恢復書院制者，不知得人則書院學校皆能收潛移默化之功，不得人則書院學校皆為師生通同作偽欺騙社會之所，

區區形式之變更豈能轉移風俗哉！呂新吾呻吟語中有云：「君子當事，則小人皆爲君子，至此不爲君子，眞小人也。小人當事，則中人皆爲小人，至此不爲小人，眞君子也。」余最服膺其言，以爲深明風俗升降之樞機。大學校長之人選所以當愼重者，正以全校大多數之教職員與學生，乃至其所居之社會爲君子爲小人皆由其一人之趨向決之也。世間眞君子少，眞小人尤少，故改善風俗未必遂難於敗壞風俗也。有有人格之校長，全校必皆努力於人格之修養，不待賞罰勸告也。有無人格之校長，則全校之人格，必自然墮落，亦不待威脅利誘也。上之感下，如響斯應，勢所必然也。

以吾所言，校長之人選似若甚難，或且慮全國之大，將無一人入選，此實杞憂也。吾所認爲合格之大學校長，但能重廉恥，有專學，而爲國人所信仰者足矣。大學爲最高學府，無學則不足爲士之模範，大學又爲全國之師表，不廉不恥，則無所不取，無所不爲，何以勸德，何以勵俗，而所謂學問廉恥者從何識之，自不得不就其平日行爲能否得士林與社會之信仰斷之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中華民國之大，豈不能得數十大學校長哉。嗚呼，今日何日，非江浙戰雲瀰漫全國之時乎？以十三年之苟安自私，優柔寡斷，而釀成今日滅門之禍。聚兩省五千萬之人民，不能得乞命之和平，但有流離奔避死傷凍餒而已。人格何在，民權何在，生命財產之安全又何在？佛蘭克令曰「捨自由而求安全者，必兩失之」此江浙之民，亦全國之民也。時至今日，而猶不提倡人格教育，吾恐共管之說，不待人迫，吾民將自甘之如飴矣。顧亭林謂「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今其時矣，國人其猛省！大學平素以最高學府自居，衣食於民，其速起爲全國樹立人格之先聲，勿使東林復社地下笑人也。

十三，九，九日，作於南京。

國際禁煙大會之籌備及其草案

夏奇峯

世界各國受鴉片之害者久矣。自一九一二年，海牙禁煙大會訂立禁煙公約，而各國之簽字者，皆因國際間信用關係，受條約之約束；雖實行不力者固亦有之，然公約具在，不能不有所顧忌，其收效亦復甚宏也。不謂科學日益發達，乃有所謂嗎啡，海綠因，高根諸毒藥，流行一時，其致毒之深，且十百倍於鴉片。一患未除，一患又起，甚矣哉其爲人類幸福之大憂也！

美國雖簽字於海牙禁煙公約，然向以具文視之；公約上所載應守之義務，直待至一九二二年，美國始加實行。何以故？利害切身，不容再行坐視也。蓋美雖未受鴉片之毒，而嗎啡，高根諸毒藥之遺害其人民，則無異於鴉片。美國今日之人口爲一萬一千萬，據其警察廳精密之調查，全國男女之嗜嗎啡高根者，計有一百八十萬之多，約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二稍弱。此一百八十萬人口受害既深，無可救藥，已不啻爲美之廢民，惟各待其死日之至耳。華盛頓政府知其流毒有甚於戰禍洪水也，乃急思所以防止之道焉。然出產嗎啡，高根之國家，非僅爲美一國而已。如南美之波維利亞，秘魯等國，歐洲之英，德，荷蘭，瑞士，亞洲之日本，蓋無不設有大規模之工廠，專以製造此類毒藥爲事。雖表面上，謂其出品，祇供醫藥上與科學上之需用；實則私運出口，售諸外國者，不知凡幾。是故美政府又知禁止此類毒藥，非僅爲國家的問題，乃一國際的問題也，遂於去年五月間，國際聯盟禁煙顧問委員會開第五次常會時，特派其下議院外交股股長白特君，主教勃能君，軍醫總監波樂君同至日來瓦，參預會議，并提出下述之議案：

一，如欲達到海牙會議禁煙之政策及其精神，則嗣後除爲醫學上及科學應用外，其他一切之鴉片用途，俱爲非法的。

二，既欲限止鴉片但能供給醫學上與科學上之應用，須設法限制其出產，以免濫用之弊。

美代表之議案，經國際聯盟禁煙委員會討論後，全體會員，皆以此項提案與該會之宗旨相符，遂一致通過，予以同意。復經極詳細之討論，表決議案四項如左：

一，委員會對於美代表提議之鴉片，及其他毒藥問題，乃根據一九一二年禁煙會議之宗旨者，故深表同意。除爲英法德日荷及暹羅各代表保留之下述數項外，將全案向國際聯盟會提出之。

凡經本聯盟會第二章所承認者，則無論種植或買賣鴉片及他種毒藥品，不爲非法。

二，委員會對於美國政府兩年來提倡限止鴉片及其他種毒藥品運動，甚爲感激，并希望各政府一致扶助之。

三，於向大會提議美代表提出之議案時，委員會當聲明自大會開會以來二年中委員等亦用下述之各種方法，以研究禁止鴉片及他種毒藥品之貿易。

(一)極力招致有關係各國參預會議。

(二)調查全球醫藥上及科學上需用之數，以限止其出產。

(三)提議試用證書，以限止毒藥品及鴉片之入口，并他種各國互助之方法。

(四)敦請列強在遠東有殖民地者，查察所需鴉片之數。并提議中國政府調查現時國內之情形，以備使大會第二章，對於中國鴉片的條例，更爲有效。

(五)收集及宣佈各種報告，使大會及各國更注意於煙禁。

四，現向大會提議，邀請下述各國列席，俾美代表提議之案得收成效。

(甲)凡製造嗎啡，海綠因，可根及出產鴉片與可根之國。

(乙)凡各國之屬地有繼續准用製就之鴉片者及中國。

凡上述諸國到會列席之後，即於代表中選出一委員會，互商條件，以使一九一二年會議得收最佳之成效。并由各代

表，互訂下述各項：

(甲)限止製造嗎啡，海絡因，可根，及其他鹽類除醫學及科學上用途外，并限止可開及生鴉片之進口或出口。惟由大會第二章，其暫許吸食鴉片之地，則可暫許鴉片入口。

(乙)如何能使中國設法限止鴉片之出產及吸食之處，亦須商酌之。

上述禁煙委員會之建議案，經國際聯盟大會於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提出討論，當經全體一致通過，卽(一)邀請各國之屬地有繼續准用製就之鴉片者及中國各派全權代表，開一特別會議，討論如何禁止及限製此種製就鴉片之方法。(二)邀請國際聯盟會各會員國家及非聯盟會之會員國家，而曾經簽字於海牙禁煙大會者，各派全權代表，開一國際大會，討論如何禁止限制生土，嗎啡，可根，海絡因，高根等毒藥之方法。

行政院復於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三日討論大會之議決案，及禁煙委員會之建議案，當經根據原案通過，并表決訓令國際聯盟祕書長遵照通知各國政府，同時又決定第一特別國際禁煙會議，於今年十一月間第一星期一日，卽十一月三日，在日內瓦國際聯盟會所舉行。第二國際禁煙大會於今年十一月第三星期一日，卽十一月十七日，在日內瓦國際聯盟會所舉行。惟因茲事體大，必須預爲籌備，俾開會時，討論有所根據。又表決議案如左：

行政院訓令祕書長通知禁煙顧問委員會會長，於一九二四年正月二十八日開一特別會議，爲討論在日內瓦舉行之第二國際大會禁煙草案，速行組織一籌備委員會。

此項籌備委員會以六人組織之，內應有美國代表一人，歐洲公判員二人。

若禁煙委員會會長以爲此項籌備委員會委員可以用通信式出之而不必召集特別會議時，由行政院授與權限爲之。應卽擬一禁煙協定之草案，遇必要時，先由禁煙委員會通過，再行通知各關係國政府或大會。

根據上述之行政院議決案，國際禁煙大會籌備委員會，卽經組織成立，計有委員六人，爲：

波學懷君(Mr. Bougois)法國

達納溫爵士(Sir Malcolm Delevingue)英國
維頓君(Van Wettum)荷蘭
奈維也君(Neville)美國
渤勒里君(Brenier)法國公判員
朱爾典爵士(Sir John Jordan)英國公判員

以上波學懷君，達納溫爵士，維頓君三人，爲禁煙委員會所公舉；奈維也君，渤勒里君，朱爾典爵士三人，爲行政院所任命；蓋根據其議決所指『籌備委員會之委員，必須有一人爲美國代表，二人爲歐洲公判員』之原案也。

禁煙大會籌備委員會委員公舉荷蘭維頓君爲主席，於今年三月六日至十日，在日內瓦召集第一次會議；於三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在巴黎召集第二次會議；於四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至日內瓦召集第三次會議；其第四次會議，於七月十二日至十六日召集，其會議地點，仍爲日內瓦焉。

籌備委員會於第一次會議時，向行政院建議，以爲行政院應將付與該委員會，籌備第二次國際禁煙大會草案之職權，應推廣於第一次國際禁煙特別會議。幷爲便利籌備起見，行政院應邀請下列各主要出產國，遇必要時，派員參預籌備會議。所有主要出產國計爲

(一)出產嗎啡及海綠因者，德國，瑞士，日本。
(二)出產高根者，德國，瑞士，日本。
(三)出產生土者，塞比亞，土耳其，波斯，印度，俄國，希臘。
(四 出產可根葉者，秘魯，波里維亞。

此項建議，業經行政院於今年三月二日開會通過。惟籌備委員會，於第四次會議時，以意見難以一致，遂決定將邀請主要出產國，派員參預會議一節作罷。

籌備委員會開會已至四次，意見分歧，極難一致。蓋各委員均仰承其本國政府意旨，隨時爭辯，以爲己所擬之草案爲是，而他人所擬者爲非。其討論結果，除朱爾典爵士未曾發表意見，波雪瓦君，渤勒里君，奈維也君，維頓君，達納溫爵士五人，各備草案一件，幷作該委員會之報告，一面由國際聯盟會祕書長送達各國政府，以資參考，一面送達禁煙委員會審查。禁煙委員會於本年八月四日，開第六次常會於日內瓦，其主要議案，即爲審查籌備委員會之報告。

朱爾典爵士以爲『該會委員，一半爲行政院任命，一半爲禁煙委員會公舉，其職守爲專門家，而非各國政府之代表。今籌備委員報告內，維頓君之意見書，則說明爲荷蘭政府之意見，波雪瓦君之意見，又爲法政府之主張，如此殊失該籌備委員會之委員爲專門家而非爲政府代表之原則。』我國朱兆莘代使亦頗加評論，謂『籌備委員會組織之宗旨，本爲集合各專門家，討論一室，議成一種具體的報告，然後交由禁煙委員審查。今五人各具一草案意見書，則每一意見書，祇能作該委員個人之意見，而非籌備委員會全體之意見。此種辦法，各委員祇須各以其意見書，郵寄國際聯盟秘書廳，彙成報告可矣，又何貴乎跋涉勞頓，集會至四次之多耶？』禁煙委員會公判員美國若也特夫人，乃提議『籌備委員會，既皆列席於禁煙委員會，不若卽由各人另開一會議，重行討論，惟必須得一具體之意見，以爲報告。』若也特夫人之提議，當經禁煙委員會會長維頓君，交付表決，全體一致通過。并加入禁煙委員會委員塞爾維亞國岳紲樂爲區博士(Dr. M. Yovanovitch)德國安斯米樂博士(Dr. Anslmino)二人，而組織一分委員會。自八月五日起，至十日止，逐日開會，議成一具體報告，於十一日向委員會常會宣讀。復經禁煙委員會，逐條審查修改；遂通過國際聯盟於今年十一月在日內瓦召集之禁煙大會草案意見書。計分大綱三部，共若干條，現已由秘書長送預會之各國政府，先行審查。至於細則之確定，辭句之斟酌，是又爲大會開會時，應行分股討論之事矣。

我國之受鴉片之害也，數百年於茲。自前淸政府於一九〇七年，與英國訂立十年遞禁種煙之約，至一九一七年，前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爵士，宣言中國全境煙土業已絕種，乃得與英國訂立中英停運印土協定。揆諸訂約之用意，及當時煙土禁絕之報告，方謂吾民從此可以脫離苦海，強權強種，於焉賴之。乃不幸年來軍閥橫行，包庇煙販，私種私運，遍地皆然，惟一己利慾之是圖，置國際信用於不顧。以致國際聯盟將討論中國禁煙問題，列爲特別會議。而每次開會，我國出席代表，受盡外人攻擊。此誠令人思之，而不能不歎息痛恨於軍閥禍國之深也！今國際禁煙大會，又將召集矣。我國已派定施肇基，王廣圻，朱兆莘三人爲預會之全權代表。屆時與外人周旋於國際會議場中，折衝樽俎之餘，豈僅恃空言所可搪塞哉？禁煙大會，與我國國際地位之前途，關

漾極巨，禁煙大會草案，又爲大會討論問題之先聲，爰譯錄之如左，或亦國人之留心煙禁者所願聞也。

禁煙大會草案

第一部

(一)各國應將每年所需輸入爲醫學或科學上應用之下列各物，無論爲本國所用或製造與貿易者，均須列成預算：(甲)生煙；(乙)可根葉；(丙)嗎啡及其鹽質與製造品之含有嗎啡者；(丁)海綠因及其鹽質與製造品之含有海綠因者；(戊)高根及其鹽質與製造品之含有高根者。

(二)第一條內所指定之各種毒藥品其輸入之量數，超過需要時，各該國政府應拒絕許可其輸入領土之內。惟海牙公約第二章所承認，暫時仍准吸煙之各國政府，如按照公約第二章條文准許輸入生土者，非至吸煙禁令確定時，不受上述條文之限制。

(三)國際聯盟行政院，將根據禁煙顧問委員會建議，設立永遠中央辦事處，由專門家組織之。

(四)各國政府承認送交中央辦事處之件，如左：

(一)按第一條所指各國應需輸入之預算。

(二)每季終了後三個月內，製就此季內各該國所輸入及輸出或重行輸出之統計表。每半年終了後三個月內，製就其在此半年內終了時所製造之統計表。如可行時，在此半年之末，凡屬於第一條所指明之每項存貨，除零售者之存貨不計外，須製統計表。

(三)每年終了後三個月內，製就在此一年內各該國在第一條內所指明各項藥品之每項消費總數。

中央辦事處，按時將每一國輸入輸出之情形，通知各國政府。

如查出任何一國，在此年份內，輸入第一條所指明之各物，已超過此國所送預算之數量，中央辦事處即將此事實通告各國政府注意。在此一國送達其需要修正預算之前，各國不得於同一年份內再行將指定各物，輸出於同一國家。

(五)如一國不按照第一條送達其需要預算時，或送達其

預算，而中央辦事處認為較該國應行需要為多，及似用於非法貿易者，則中央辦事處，卽為該國確定一合宜之需要總額。其確定應按照該國人口，氣候，衞生，幷其他各種情形，而為中央辦事處認為有關者，以及該國自由向中央辦事處陳述之特種情況。各國政府應承認對於該國之輸出及運同其他國家輸出者，不超過於中央辦事處所確定額量之外。

(十六)如另有一國政府，與為中央辦事處按照第一條與第五條或第十三條之規定，而確定輸入總額之國家，有關係於第一條指定之商務者，對於該國此項確定額量之輸出限制，認為不滿意時，有權要求召集與所述國家有同樣關係之各國，開會討論此種限制及其他方法，應否實行。

第二部

一九一二年海牙公約之規定，應行修改如左：

(一)第二條應包含可根葉在內。

(二)左列之條文，(第二條附件)應加增於公約內。

凡簽約之國家，應行查驗每次輸入之生土或可根葉，必須領得單獨之入口執照。此項執照，得允許照內指定輸入之額量，在照內指定期限內作一次或分數次運送。

(三)第三條應以左列之條文代替之：

凡簽約之國家，應行查驗每次輸出之生土或可根葉，必須領得單獨之出口執照。此簽約國家，於發給此項護照之先，應行查驗輸入國政府發給之入口執照，存此入口執照上，已注明許可其輸入。領照人於請領出口執照時，應將入口註照呈驗。此項執照，得允許照內指明輸入之額量，在照內指定期限內作一次或分數次運送。除有出口執照之附稿與運輸物同時出發，則發給出口執照之政府，應將附稿送達於輸入國之政府。輸入國之政府，於貨物既經輸入之後，應將出口執照，連同本件之承認書，送還於輸出國之政府。

凡遇呈請輸送出口至某國寄存貨倉時，應由該國政府，發給特別執照，註明此項輸運業經許可。則此項特別執照，得為輸出國政府認可，代替同一事項之入口執照。

(四)第五條應即刪除。

(五)第三章所指高根之釋意，應修改如左：

高根者，即古柯可根(Erytheroxylon Coca)植物名記者註葉上之主要有機鹽基，而含有炭素一七份，水素二十一份，及窒素化之酸素四份($C_{17}H_{21}NO_4$)之原子，不論其爲由古柯可根葉提出者，或用化學配合而成者。

(六)第十條內所載『簽約國家將』應改爲『簽約國將竭力管理，或使受管理。』其『簽約當事者將採用』字樣，應改爲『簽約國家將竭力採用或設法使之採用』字樣。所有『或將對於有權之官廳以如是辦理作正式宣言』一句，應即刪去。所有『此項規章不必適用於藥方及由正當受有許可之化學家出售者』等字句，應即刪去。

(七)第十二條條文，應以下列之條文代替之：

每一簽約國，將察觀第三章所指之公物各項輸入時，必須領有單行之執照。

此項執照，得允許照內指定輸入之額量，在照內指定期限內，作一次或分數次運送。

(八)第十三條，應以左列之條文替代之：

每一簽約國，將察視第三章所指之各物每次輸出時，必須領有單行之執照。簽約國於發給此項執照之先，應察視輸入國政府發給之入口執照，并敍明其輸入，業經許可。入口執照，由領照人呈驗。

此項執照，得允許照內指定輸出之額量，在指內指定期限內，作一次或分數次運送。

除有出口執照之附稿與運輸物同時出發時，則發給出口執照之政府，應將附稿，送達於輸入國之政府。

輸入國之政府，於貨物既經輸入之後，應將出口執照，連同本件之承認書，送還於輸出國之政府。

凡遇呈請輸送出口，至某國寄存貨倉時，應由該國政府，發給特別護照，註明此項輸運，業經許可。則所指之特別護照，得爲輸出政府認可，代替同一事項之入口執照。

(九爲欲海牙公約之條文在自由口岸及地界內完全發生效力起見，公約經此項修改後，各國政府應在其疆土內其他部份，同一執行經業修改之海牙公約所指之管理，與

監察法。

(十)公約經此次協定修改後，凡遇貨物由甲國輸送至乙國，經第三國之國境時，應向輸送經過之國家報告其輸送物之內容及目的地。如不報告，或報告不實，則輸運之貨物，得由輸運經過國家之官廳收沒。而將報告不實之人，作犯罪論。

(十一)除有由輸出國官廳，發給出口執照之正式附稿或有輸入國官廳發給入口執照之附稿時，則經此次協定修改之公約內，所指各貨，無論何種，皆不許轉運裝載。若未得經過輸送國之官廳，發給出口執照，且未經出口執照之附稿，或入口執照附稿內聲明時，而將貨物改變其輸運目的地者，無論何人，皆作違法論。

(十二)經此次協定修改後，公約內所指各種貨物之運輸，有在他國起岸存儲貨倉時，必須將此項輸送物目的地國家之政府所發給之入口執照呈驗，而照內又經指明，此項輸入業經許可者，則存儲貨倉內之貨物，不得經此國之官廳許可而提出或運送於另一國家。

(十三)如遇一國未經簽字於本協定者，除經中央辦事處指定之量額，認為該國醫學上與科學上必需之用者外，各國政府不得允許經此次協定修改後公約內所指之貨物，運輸至此國家。

第三部

禁煙大會提出建議案如左：

(一)每一國家，禁止屬於該國家法權下之人民，在該國以外之任何地方，謀求或幫助違反此地方關於管理經此次協定修改後公約內所指各物之製造，出售，應用，輸出輸入之施行法律。無論何人，犯此禁令者，應受懲罰。

(二)每一國政府，應禁止懸掛該國國旗之船隻，除對於按照公約修改後之條文，已經發給運輸出口執照者外，不得裝載關於此次協定修改後公約內所指之各物，亦不得輸運目的地在執照內指定之外者。

中俄協定給與中國之利害

曾友豪

中俄協定經兩國當局簽押及批准以來，我們中國人對於該項協定贊成的固多，懷疑而至反對的也有。甚至同為反對北京現存政府的人們，而對於中俄協定的態度却完全相反。如孫中山及其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兩國代表簽押該協定後，宣言此種條約，完全有利於中國，實出於蘇俄政府的友誼及恩惠。同時奉天張作霖縱容其部下指斥中俄協定，謂『權利為人剝奪，京政府不惟不加保持，反舉而棄。喪權辱國莫此為甚。』我們遇着這種互相矛盾的解釋，當然要細心把該協定的內容研究，審判其是否有利於中國。由是也可以知道不同的解釋，何故發生了。

細玩中俄協定原文，我們很容易見得該協定所根據的大綱，頗為公平；但在細則上，該協定確實給與片面的利益於俄國。下述六項規定，都是中俄協定中最滿人意的大綱。

(一)中俄兩國聲明採用平等及相互讓與的原則，重新締結條約及廢止舊約。（第三條及第四條）獨立國家締結條約，應該互相尊重主權，方不致淪於附屬國的地位。而中國自一八四二（道光二十二）年與英國締結江寧條約以後，所與外國人訂立的約章，因成立時期，多在戰敗以後，或外交官愚昧之時，故多申外國而抑中國的條文，甚至中國以地方借給外人，尚有『將兩國邦交聯絡，並增武備威勢』的可笑又可羞的規定。（見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德租膠澳專

條。一八六八（同治七）年，清廷派遣美國人蒲安臣（Burmingham）為專使，與美國政府訂立中美續約。（亦稱華盛頓條約。）賴蒲氏的力量，該條約中插入有許多兩締約團體互相尊重主權及互相讓與利益的規定。但不久美政府自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三年又迭次制定拒絕華工入境的法律，中美國際關係，重入於不平等的狀態。中美續約成立以後至民國十年五月二十日，中德兩國新訂通商條約，始有平等及互讓的文字，說中德兩國『悟尊重主權與平等相互各種原則之實行，為各民族間維持親睦之惟一方法。』我們知道中德新條約是中國政府參戰後，僥倖叨同盟國之勝仗的福氣而獲得的好東西。中俄協定是中國乘俄國內亂，強硬取消俄僑在華權利，新俄政府不得不放棄此種權利的結果。然則我們要廢止以前一切和外人締結的不平等的條約，未必一定要組織反對帝國主義同盟，或把這種主義列入黨綱，方能成功呢。

（二）將中東鐵路化為商業鐵路。（第九條）我們略記得中國近時外交史的，都曉得中東鐵路是一八九五年日本戰勝與中國訂立馬關條約後，俄人引誘專使李鴻章允許其建築該鐵路以抵制日本的。前俄國財政大臣威體爵士（Count Witte）在他的追想錄（Memoirs）中，有與李鴻章交接（My Dealing with Li Hung Chang）一章，詳述俄國建築中東鐵路純為達到伸長俄國勢力於遠東的政策。故該鐵路最初之性質，實屬政治的。即在一八九六年九月二日（即光緒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中俄兩國所締結的東省鐵路公司合同中，（該合同用中法兩國文字製定，刊在海關條約彙編內，英文譯本見於馬氏中國條約卷上 John A. Macmurray: Treaties and agreements Concerning and with China. 1894–1919. Carnegie Endowment Foundation, Washington.）也時常流露出中東鐵路是政治事業的話語，例如該合同說：

一，『至鐵軌之寬窄，應與俄國鐵軌一律。……』（第三條）

二，『凡俄國水陸各軍及軍械過境，由俄國轉運經此鐵路者，應責成該公司逕行運輸出境。……』（第八條）

中東鐵路通車後，東三省遂變成為俄國的勢力範圍。一九〇五年俄國被日本擊敗，與日訂立朴茲茅斯（Portsmouth）條約，把長春以南的鐵路讓與日本。日本便與俄國分別壟斷南北滿。俄人據有中東鐵路，黑龍江及吉林兩省之內河航權及警政權。金融界由其操縱，不許第三者干涉。最著名的舉例，是一九〇九年俄國反對美國國務卿羅克斯主張化滿洲鐵路為中立

的提議，及民國二年中國政府向六國銀行團擬大借款時，俄國與日本要求滿洲與蒙古的利益，不能列入擔保品之內。

歐戰以前，沿中東鐵路所駐俄兵共約六萬人。中東鐵路負有政治及軍事的性質，於此可見。民國七年吉林地方政府因俄軍內訌，將俄軍繳械。中東鐵路的警備權，始由中國政府收回。後來英美藉口防俄，日本借履行軍事協定的名義，均思操縱中東鐵路。至華盛頓會議時代，各國尚不能忘情於該路，通過甚麼『維持現狀』的條文，硬要中國政府遵守。更足見中東鐵路不特為中俄兩國的大問題，實在關係全世界的國際政治了。

這回中俄兩國締結條約，直截的把中東鐵路化為商業的事業，眞可把以前一切紛糾劃除。但法國政府以為法國人持有該路債票甚多；美國政府說華盛頓會議，曾通過關於維持該路現狀之案件，要求干預該路。其實該路本來是中國政府被脅俄政府利用，因履行條約而准俄人建築的企業。中國未曾給法國或其他各國以何種干涉該路的權力。這回中俄協定，規定該路為商業性質，由中國資本贖回，原是中俄兩國自己的事務；自不容第三者干涉。華盛頓會議號稱尊重中國主權，自不應該干涉在中國統治權下的中東鐵路。且華會該項決案效力，限於各國與俄國斷絕交通時。今英意及中國皆已承認俄國，該項決案自不能再行適用。

（三）取消領事裁判權及放棄租界。（第十二條聲明六及第十條）中國在領事裁判權及租界制度之下，不特外國僑民不受中國法律管轄，並且使居住租界以內的中華人的統治權，由外國操縱。此種特殊的制度，侵犯中國的主權顯而易見。且產生無數弊竇，最顯著的是：

一，因為租界為中國政府權力不能干涉的地方，中國政治犯遂藉此種地方為逋逃藪，及籌謀反抗政府之區域。上海天津等處租界常為北京或各省政府下令通緝的人們的居留所；希圖破壞內地秩序的人們也以租界為大本營。此種現狀，足使內地貪官污吏因有可逃避，不憚竭力作奸犯科。國內政府，因常有在租界內的反對黨人時來搗亂，也比較的容易搖動。所以租界及領事裁判權之存在，與穩固的中華民國政府之設立，適相反對。

二，在領事裁判權制度下，外國人在內地犯法，須由中國政

府將該犯送至通商口岸該國領事館審判。原告華人因道路遼遠或佐證難尋每致白受其虧。外國人每以無基本金做買空賣空的生意像保險公司等平時他們白吃華人的保險利息。一旦有事捲席而逃。原告華人向領事官呈控，領事官反慢其職務至被告無所追究而後已。

三，外國代表赴中國官署陪審外人爲原告的案件時，每干涉中國司法官的權限。

四，因享有領事裁判權的外國人，不受中國法律拘束，不肖華人常入外國籍借外人爲護符，希圖逃脫祖國法網。

五，在領事裁判權制度下，我們很容易找出下述不良的現象。

(甲)販運違禁物的商人，常掛外國旗幟以圖逃脫。

(乙)中國商人常在外國領事署註册以求免稅。

(丙)犯禁事業如嫖良家女子，賭博，吃鴉片煙，及販賣軍火等，常以外國住家或旅館爲總機關。

六，在華外國領事的職權，本爲外交的性質，而在領事裁判權的制度下，則爲行政官的(如上海法租界的領事是)或司法官，未免有些矛盾。

因爲上述情形，領事裁判權及租界的制度，實無異於在中國政府統治權下，另設政府 imperium in imperio。我們翻開中國與各國締結的條約，很容易知道關於一切外交問題如中外貿易，轉運，稽罰，權度，鐵路，礦務，郵電，勞工，游歷，傳教等事項，中國政府無不因領事裁判權的存在，而受列強干涉。我們中國現存最重要外交問題中之一爲廢除領事裁判權。今中俄協定把這種制度删去，當然是一樁好事體。

(四)中俄兩國規定新關稅稅則時採取平等及互相讓與的原則。(第十三條)我們要知道這一種規定的利益，須曉得現存中國海關關稅稅則所生的弊竇。在中德新條約及中俄新協定未成立時，外國人在華出口入口貨物的『稅餉多寡，均以價值爲率。每百兩征稅五兩。』(中英續約第二十六條)此種貨物經過中國內地時，止須在『路上首經之子口』完納子口稅(Transit Duty)兩釐半，就是每百兩價值的貨物，征收子口稅二兩五錢。

這項受條約限制的稅則，至少發生下述各種不滿人意的狀態。

一，世界各獨立國均有規定本國領土內關稅稅則的權力。這種權力爲國際公法所承認。所以現存中國的關稅制度，實有損害中國的主權。

二，獨立國互相訂立條約，兩方應該有互相交換的讓與。但在現存的中國關稅制度下，這種讓與，却不存在。洋人在中國進口及出口貨的稅則，爲照原價征收百分之五釐。而中國貨物運到外國，却完全受外人苛虐抽稅。例如值一百元的中國茶運入英國，須付關稅二十五元。值一百元的中國煙草或香煙輸到日本，須繳稅三百五十元。值一百元的中國生絲運入日本須付稅三十元。值一百元的綢緞運入美國，須付稅三十五元至六十元。不平等的情形，於此可見一般。

三，世界各國對於日用需要品如米麥等物，及奢華品如艷裝脂粉等物的稅則，常有分別。其理由爲需要品和大多數平民及貧民有直接關係，故稅則常輕。奢華品多由富人購買，規定較重的稅則，既可以減少民間淫佚的風俗；且可加增國家的課稅。但現存的中國關稅制度，却不容有區別此等貨物的機會。無論何種貨物稅則，進出口均止抽原價百分之五釐。

四，現存關稅稅則低下，使中國政府財用不足，不得不另設卡釐，征收本國人運輸的國貨。因此在中國領土以內中國商人所付的課稅，十百倍於外僑所付。且自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成立以還，日本及其餘在中國享受最惠國待遇的外僑得在中國設立工廠。所出貨物，與洋貨享同樣的低下稅則。譬如上海日本紗廠所出棉紗運到漢口，每百元貨物至多不過付關稅及子口稅銀七元半。但如果該項棉紗是中國的出產品，則除了特別免稅外，經過南京，蕪湖，安慶，九江，或武穴時，均須付釐金。如此一百元的貨物，到漢口時至少恐怕也要付二三十元關稅。在這種制度之下，中國商人與外國商人競爭起來，當然失敗了。

五，在現存的關稅制度下，修改稅則，十年只准一次。就是有這一次機會，也還要各條約國一致贊成。那種贊成，差不多是做不到的事實。試看五釐稅則是八十年前規定的，到如今沒有改變。華盛頓會議時，決定開關稅會議，修改稅則。但是至今數年，尚無消息。可見各條約國的沒誠意了。

如果中國關稅皆按照中俄協定的平等及互相讓與的原則而規定，中國的主權存在，中外所受的利益均分，中國得用相

當的方法以區別需用品及奢華品的稅率。中國所收關稅可以多些，而修改稅則較為容易自不消說了。

五，解釋條約的文字，並不偏於兩締約團體之任何一方。從前中國人與外國人締結條約，多以外國人的文字為標準。例如中英續約云：『凡有文詞辯論之處，總以英文作為正義。』因此華文條約上沒有的規定，如果在對方的條約中見了，或中國文字中沒有意義，在對方文字中却有，中國便要吃虧。中俄協定既不以華文為根據，又不以俄文為標準。如此如果兩方有了爭執，任何一方都不能利用善於解釋本國文字，以欺負締約的友邦。這也是中俄協定的好處。

六，拋棄庚子賠款以補助教育。（第十一條及聲明書五）庚子賠款本係列強對滿清縱義和團殘殺外人的一種懲罰。滿清既滅，此項賠款，尚須由中國人民償付，本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體。列強亦明白此種意義，故年來英法日本各國，都想效法美國，把該項賠款補助中國發展文化事業。蘇俄政府把此項賠款在條約上明白規定用以振興中國教育，自然是一件好事。查俄國部分庚子賠款，自經中國政府停止付給後，一部份已列為抵押公債之用。此外尚有九千餘萬元，如果列為教育基金，教育前途自然比較容易發展了。

上幾段文字都說中俄協定的好處，現在我們再來討論中俄協定中不滿人意的規定。

第一，中俄協定雖規定中東鐵路為商業鐵路，而該路的管理權，竟由俄人操縱。暫行管理中東鐵路協定，規定中東鐵路的議事機關，為中俄各五人組織的理事會。但該理事會除保管鐵路的實利及簽押文書外，別無重要的裁制權。鐵路中最重要的職務為管理財政，而理事會只能與俄國三人中國二人組織的監事會共同核准鐵路的預算及決算。理事會及監事會聯席會議時，俄國人數既然較多，當然沒有先代中國謀利益的機會了。

同時該協定說明中東『鐵路設局長一人，由俄人充任；副局長二人，華俄各一。』局長及副局長的職權，現尚未規定。照普通規定則說起來，路局至少辦理運輸，稽核車輛，總理工事路線，及管理局中人員。如此繁雜事務，至歸俄人占多數的機關指揮，我不知北京外交當局對於此事，何以竟不爭執？

更乖巧的事實，是中俄協定中始用公允條文，說明中東「鐵路各級人員，按照中俄兩國人民平均分配任用。」使讀者見了，以為中東鐵路用人，中俄各半，甚為公道。但第七號聲明書，忽然說「此項原則之適用，不得解作以撤換現在俄籍人員，為實行該原則唯一之意義，」又說「各項位置，應照謀事者之能力技術及教育資格補充。」俄國管理中東鐵路既久，其在該路服務的人員常然比較中國人多。這些俄國人員的資格，當然比較中國人員高。按照國際公法，同一條約中，前後不符時後成立條文，應該取消先成立條文的規定，該聲明書老老實實推翻中東鐵路人員中俄各半的原則，而維持該路現時俄人操縱的狀態。

第二，蘇俄撤退外蒙古駐兵問題仍舊不能解決。中俄協定規定兩國正式會議把撤兵期限及彼此邊界安寧辦法定奪後，蘇俄政府方可將一切軍隊由外蒙古撤退。蘇俄既承認外蒙古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而必要堅持先行解決這種問題，究竟包含甚麼意義？蘇俄及代蘇俄政府護辯的中國人，說蘇俄這種態度，是要中國政府擔保外蒙不再為白黨奪去。但蘇俄如果真怕白黨在中國境內圖謀不軌，何以近日報載北京外交當局向加拉罕抗議俄人助奉張事加氏竟藉口援助奉張的俄人為白黨，與蘇俄無關？從加氏前後說話的矛盾，我們可以知道蘇俄不肯撤退外蒙古駐兵，或者是因為蘇俄不肯捨去外蒙古。他一方面竭力教育蒙民親俄排華，一方面容許中國政府在兩國會議時解決撤兵問題。至於該項會議呢？蘇俄政府儘可始而藉口使館問題未解決，繼而宣言奉張不肯奉行中俄協定，再而利用中國內亂，不肯開會。越時既久，蘇俄在外蒙古的勢力已根深蒂固。中俄會議縱使開得成功，中國政府也不容易使外蒙古親俄政府歸附。如是，外蒙古問題不易解決了。

我們把上述的利害相比較，很容易知道表面上中俄協定對於中國的利總比害多些。但我們要知道中國所得的利，並不一定是蘇俄高興給的，其實蘇俄簡直沒有供給這些利益的能力。嘗前俄帝國和中國締結的不平等條約，自民國六年俄國帝制滅亡後，已不再為中國承認。縱使這一次蘇俄政府不肯放棄前俄帝國與中國締結的條約，蘇俄也沒有法子使中國承認。其餘中東鐵路的警政權，治外法權，租界及關稅特權，也早經中國政府收回。庚子賠款俄國部份，久已不付。縱使蘇俄政府不肯放

棄這些權利，也沒有能力強逼中國政府再把這些權利送給蘇俄。中國政府也決然不肯再行斷送。蘇俄政府了解這種情形，便[illegible]腕，於此可見了。一部份中國人士，不加深察，也驚嘆蘇俄的恩惠。蘇俄外交的手利用心理，送給他自己無能力送給的權利；正所謂慷他人之慨。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月十一日國立自治學院編譯委員會

日人目中的中國政局（五）

從予

自袁世凱死後，中國遂四分五裂，成春秋戰國之局。惟在思想界方面，則像從前諸子百家般的人才，殊不多見：這便是中華民族所以不振的原因。但是，中國自己雖沒有諸子百家，海外思潮，却從各方面源源流入。現在的華人已非從前的華人，新思想之在中國，已成爲一種勢力了。不過若以爲此種新勢力，一定要如春雨浸大地般，在民族間得到地盤以後，纔能謀中國的統一：這却是錯的。儒教雖未嘗得天下，然而歷代帝王，無一人不尊崇儒教者。質言之，這只是王位的裝飾，而孔子者，不過係王冠的珠玉了。現在也同從前一樣。將來統一中國政局者，必爲能與新思潮相提攜的人。蓋新思想只是統一的同伴，是統一的明燈，而不是統一的王者。國體既進於共和，新思想似不過燭照共和的光明而已。

在中國歷史上，南北分裂，蓋爲屢見而不一見的事，固非到了今日纔有的；並且其對峙的時期，亦甚久長。所謂統一，大都由於武力。但是現在，却沒有能統一全國的大武力；換言之，即沒有能宰制全國的大軍閥，所以紛紛擾擾，成爲四分五裂的局面。

在今日的中國，軍閥即是財閥。做督軍的大都右手持劍，而左手則拿着算盤。所謂政治家，因爲要保全其生命及財產起見，多棲身於東交民巷或租界中，而其財產則皆存於外國銀行。質言之，中國現在的一羣英雄，多是在外國保證之下，行其縱橫捭闔的政治活動的。每當失敗以後，他們便避至外國，或謀捲土重來，或悠游休養。他們之至外國，非爲留學，蓋當失意之時，不過以外國爲活動的根據及行樂地罷了。

整理我國幣制管見

童蒙正

一　緒言

我國幣制，紊亂已極，民國三年雖有國幣條例之公布，規定以銀為本位，而以元為單位；然迄今未能完全實行，銀兩通行，勢力仍是甚大。以各處銀兩種類之不一，有如北京之公砝，上海之規元，天津之行化，漢口之洋例……等等。至論兩平，亦有關平，庫平，漕平，……種種之殊。其在交易上計算上之不便，不言可知。而我國對外貿易上，反以銀兩為單位，所謂國幣者，不過在國內小交易上行之。又因各省所鑄國幣成色亦多不一，因之洋元亦生各種之市價。故同在一地，其銀洋價種種之折合，已煩不勝煩；何況異地？商民以此而損失者，當不在少數也。年來國人感受此種種痛苦，倡言改革幣制者漸衆，議論紛紛，各抒平日研究之所得，或以平日之經驗，宣示於衆。然綜納各方之意見，廢兩為元，大抵共認為改革幣制之第一着。蓋用銀兩，其缺點最可顯見者，有如左之三端：

（一）銀兩種類錯雜，各地平色不一，計算上記帳上頗為不便。

（二）圓與兩並行，發生銀元之市價，而啓投機之風，市價之高下，使企業者經營實業之盈虧頗難預計，結果金融界時呈不安之象。

（三）妨礙幣制事業之進步與發達。

夫廢兩為元，為現今改革幣制之不二法門，固已毫無疑議。然欲廢兩為元，必先元有代兩之資格與能力，然後方可以實行。試問今日之銀元，可以語此乎？銀元之不能自由鑄造也，成色之低劣

也，補幣之充斥也，紙幣之濫發也，造幣廠之爲營利機關也，業錢業者，往往以此諸端，以銀元不能爲一般價值之尺度，反對廢兩爲元；姑無論其用意之別有所在，然此種扼要之論，固據何理以否認之乎？夫元既無能力資格以代兩，則兩自盛行而無由廢也。故鄙意我國幣制固應急加改革，而改革之初步，不在於廢兩而在於國幣之如何整理？質言之：民國三年之國幣條例，如何使其完全實行也？蓋國幣果能整理統一，則廢除銀兩自易。此雖老生常談，然竊以爲改革我國之幣制，其要着即在於是。

二　銀元之整理

我國古無所謂銀元，一切計算，皆以兩爲單位。自海禁大開以來，外幣源源流入，於是有墨西哥英洋也，西班牙洋元也，美國洋元也，日本洋元也，香港洋元也，安南洋元也，逐漸佔我國金融界重要之地位。迨至光緒十三年間，粵督張之洞，奏請以外國銀元通行各通商口岸及內地，漏卮甚大，由粵省擬先試造外洋銀元，以挽回利權，是即我國仿造銀元之始。其所定重量，每元漕平七錢三分，其後各省繼之。唯所鑄銀元之型色，成色，分量，各有參差。故以省而別，有湖北，有安徽，有廣東，有雲南，有四川，有奉天，有吉林，有北洋機器，有造幣總廠，有大清銀幣等等，其間顯分畛域，甲省之所鑄，不能通行於乙省，乙省之所鑄，不行通行於甲省，使用頗爲不便，反不若英洋之南北通行。迨至民國三年，國幣條例公布，始定國幣劃一之重量，成色，型色，其關於此者，國幣條例上有如左列各條之規定。

第二條　以庫平純銀六錢四分八厘即二十三格蘭姆又九七七九五零四八爲價格之單位，定名曰圓。

第五條第一款　一國銀幣總重七錢二分，銀八九銅一一。

第八條　各種銀幣，無論何枚，其重量與法定重量相比之公差，不得逾千分之三。各種銀幣每一千枚合計之重量，與法定重量相比之公差，不得逾萬分之三。

第九條　各種銀幣，無論何枚，其成色與法定成色相比之差，不得逾千分之三。

其所定之型色，係袁世凱頭側面像者，先由天津造幣總廠開鑄，而江南造幣廠繼之。花樣時新，分量劃一，通商各處及內地無不通行，幾有駕英洋而上之之勢。及至民國四年，上海中交兩行及

錢業公所協商，以各種銀元市價參差計算，頗多不便，乃議決將以前所開龍洋行市，一律取消，祗開新幣行市，江南，湖北，廣東，及大清銀幣四種銀元，均按照新幣行市通用，其他各種龍洋，均得向中交兩行兌換新幣，自同年陽曆八月一日起，所有龍洋行市，一律取消，祗開新幣行市，而我國自鑄之銀元市價，遂以統一。其後上海錢業公會，又首先取消英元市價，僅開龍洋市價，而各種銀元市價，又以統一：此實我國改革幣制上最興奮之時機也。洎乎民六以後，國內禍亂紛起，政府濫借外債，中央經費竭蹶之象，日益暴露。而各省軍隊有增無已，軍費浩大，籌餉之法，遂亦無奇不有。除濫發紙幣外，又以造幣廠為一可營利之機關，於是各省紛紛復設鼓鑄銀銅各幣，計已借款購地築廠置機者，有天津，南京，武昌，廣州，奉天，成都，重慶，雲南，長沙，杭州，安慶，河南各局廠，及尚未竣工之上海，山東，張家口，江西各廠，與附設機器局中之山西一廠，共十七廠。平日收買生金銀，待市面現金缺乏騰貴，然後高價賣出，以獲巨利。遂使國家堂堂造幣機關，一變而為營利之籌餉局。不但此也，其所鑄國幣，又復減低成色，以圖謀銀元本身上之利益，而國幣條例之規定，遂被其破壞無餘。如安徽造幣廠鼓鑄劣質圓幣，由滙豐銀行，交香港化驗師佛蘭克林氏化驗之結果，其重量為四一二・〇格林，其成色為七九六・五；按諸銀幣法定最少重量，應為四一四・五一七格林，法定最低成色，應為八八七・三三，相差甚鉅。夫銀元之所以能作一般價值之標準者，因其有成色上之價值也。質言之；即以銀元所規定成色之價值為準，而衡量各種之價值也。苟銀元成色低劣，則其本身之價值已失其定度，又安能為一般價值之標準乎？夫成色低，則幣價落，物價因之騰貴，而投機之風，亦因之而啓。而外國貨幣，如英洋，香港洋等，皆在吾國曾佔有若大之勢力，嗣以國幣鑄出，成色優良，遂駕其上，流通各地。今國幣成色低劣，又必將趁勢輸入。夫外國貨幣流通於國內，是為侵犯國家所有之貨幣最上公權，而為獨立國家所不可默認者。近年以來，各界努力整理，漸有挽回主權之勢，今不幸而有成色低劣之國幣出現，不但前功盡棄，其如一國之幣制主權損失何？故今日而言整理銀元，最要者即令各廠嚴守成色，如一元銀幣之重量為庫平七錢二分，成色為百分之八十九，其公差為上下各千分之三，故以八九零之千分之三，計含銀量至多不得逾千分之八九二・六，至少亦必達八八

七·三，若稍有出入，即須重鎔另鑄。第二步即希望依照國幣條例第十二條，得許人民請求鑄造。蓋自由造鑄，一則貨幣之需量，得以應時伸縮；二則鑄出貨幣，可以取信於人；三則造幣廠無從營利。然成色如何能防止其低減？造幣廠如何能防止其濫鑄？則本屆全國銀行公會聯合會議決定辦法具在，可遵行也。茲錄其辦法如左：

(一)勸告各地軍民長官及各地商會，應嚴禁鑄造違反幣制條例之銀元。

(二)應請政府不得再准各地添設幣廠，不得再准發給鑄模，並勸告各地軍民長官，禁止行使違反幣制條例之銀元。

(三)應由政府飭令稅務處，遇有鑄造違反幣制條例銀元之幣廠，各地海關即禁止輸運生銀，及其所鑄之銀元。

(四)通告同業及外國銀行錢業公會商會，如遇有鑄造違反幣制條例之幣廠，無論何行，不得代購生銀及代售洋元。

(五)應由各地公會及同業，隨時調查鑄造數目，及揀選銀元送滬公會檢驗成色，發報公告。

(六)查出有爲鑄造違反幣制條例之廠代購生銀及代售洋元者，應將人名行名登報宣布。

(七)以後各省如再添設幣廠，在會各行，公約不爲經購生銀及代售洋元，並勸告會外中外同業及商會共同協助。

以上辦法，果能如法實行，則成色問題，當可無慮。此吾人希望財政當局加以確切之注意，而速謀進行者也。

三　輔幣之整理

我國輔幣，鑄於光緒二十年以後。最先開鑄者，爲廣東湖北二省，其後各省繼之。光緒三十三年，雖亦有一度議定大銀幣一元，折合小銀幣十角，小銀幣一角，折合十文之銅幣十枚，均以十進；然未見諸實行。故銀元與輔幣之兌價，迄無一定。迨民國三年，國幣條例公布，始劃一成色，型色重量，與主幣同時鑄造，流通市面。其關於輔幣重量成色之規定，國幣條例中有如左列各條：

第四條　國幣計算，均以十進。每圓十分之一稱爲角，百分之一稱爲分，千分之一稱爲厘，公私兌換，均照此率。

第五條第二款　五角銀幣，總重三錢六分，銀七銅三。
同條第三款　二角銀幣，總重一錢四分四厘，銀七銅三。
同條第四款　一角銀幣，總重七分二厘，銀七銅三。
同條第五款　五分鎳幣，總重七分，鎳二五銅七五。
同條第六款　二分銅幣，總重二錢八分，銅九五，錫百之四，鉛百之一。
同條第七款　一分銅幣，總重一錢八分，成色同前。
同條第八款　五厘銅幣，總重九分，成色同前。
同條第九款　二厘銅幣，總重四分五厘，成色同前。
同條第十款　一厘銅幣，總重二分五厘，成色同前。

其推行之法，以分期分區發行。第一期在京兆，直隸。第二期在山東，山西，河南，江蘇，安徽，浙江，福建，廣東。第三期在陝西，甘肅，貴州，廣西，雲南。第四期在東三省，湖北，湖南，四川，新疆，蒙古，西藏。第一期京兆直隸兩處，自實行以來，商民頗稱便利，漸向各省流通行使，乃不意各省造幣廠，以輔幣條例所定銀七銅三，以其有利可圖，遂不察市場通用之額，是否盈虧，增鑄不已，以致供給過多；商民交易，若依條例每次授受之限數，則無法行使，迫不得已，遂照小洋之例，暗開行市。而津寧各廠，尤復濫鑄無已，價格遂因之逐漸跌落矣。於是交通部首先通令各路局，自十二年八月十六日起，實行輔幣貼水，郵局繼之，北京銀行公會亦繼之，至此所謂十進制者，全被破壞無餘矣。至銅元之濫發，更不堪言，其成色之低劣，較之國幣條例所規定者，相差尤甚。益以各埠銅元票之濫發，因之供給之數，愈形過剩，致使物價高騰，小民生計日艱。而一般奸商，尤復逞此時機，開行市價，從中壟斷，以謀巨利，商民兩方之損失，何可勝計？而社會亦因之而不寧矣。

夫輔幣之發行，原為圖小交易之便利起見。其價小而量重，用於大額之交易，多有不便，故供給如超過於小交易之必要，則人將不樂接受，而對於主幣之交換，必以折扣行之，於是零售市價，因以騰貴矣。蓋零售商人之售其商品也，所得多為輔幣，而其償價於發莊，不得不易以主幣，其折扣之數，自必取給於賣價，故也。且其過多之量，用於大額之交易，則內犯主幣流通之領域，而良主幣將受格列森法則之作用，流出於國外。此輔幣之流通額所以不可不於其適應小額交易之範圍，而加以限制者也。今輔幣如此濫發，市價漲落不定，奸商壟斷圖利，徒使全國之商民，受

莫大之損失，誠國內經濟界上一大問題也。

爲今之計，以速謀維持原定之十進制爲第一要着，蓋整理幣制，當以推行整個的國幣爲前提，而國幣之推行，則首須注意於十進制之維持。誠以國幣不定，則無以定一尊而收統一之效，十進制打破，則國幣亦淪爲雜幣也。故（一）現在之已行十進制者，當極力維持；（二）其未進行者，當分地集款進行，此皆今日整理幣制最初之要務也。茲先就整理銀輔幣之管見，條陳於后：

（一）官廳於捐稅等收入上，銀輔幣應照法價無限制收受。

（二）商界籌集塡款貸諸幣廠，使恢復法價兌換。

（三）交通部飭令路局，取消輔幣貼水，財政部飭令各造幣廠，暫行停鑄輔幣，並咨請各機關取消市價，維持原定之十進制。

（四）嚴查市上輔幣之成色，不足者收回銷毀之。

以上即關於銀輔幣治標之辦法，至論銅幣，除飭令各造幣廠一律停鑄，徐圖收回市上之輕質銅幣外，別無他法整理之可言。至於停鑄之法，則須實行下列二點：

（一）禁止鑄銅幣用銅板之進口。

（二）對於銅製品以外之銅，課以若干之進口稅。

雖然，以上所言，皆目前救濟之法，吾人今後希望造幣廠，對於鑄造輔幣，根本上當進行而加以注意者，有如以下之各點：

（一）輔幣餘利，宜專款存儲，備爲逐漸收回舊幣之用。

（二）輔幣鑄數，宜照社會需要加以限制，其鑄數每月公布之。

（三）人民使用輔幣，應照國幣條例第六條之規定，附錄原文如左：

「一圓銀幣，用數無限制；五角銀幣，每次授受以合二十圓以內；二角一角銀幣，每次受授以合五圓以內；鎳幣銅幣每次授受以合一圓以內爲限。但租稅之收受，國家銀行之兌換，不通用此種之限制。」

四　紙幣之整理

我國紙幣，行使最早，唐有飛劵，鈔引；宋有交子，會子；元有交鈔，寶鈔；明有大明寶鈔；清有鈔貫寶鈔；唯此皆爲國家紙幣也。咸豐時，又有銀票錢票，於京城內外招商設立官銀錢號，以爲收放

滙兌之機關，則近於銀行兌換券矣。光緒三十一年三月，戶部請就北洋官報局，印製戶部銀行鈔票，是爲中央銀行兌換券之始。三十四年正月度支部奏改戶部銀行爲大清銀行，規定有代國家發行紙幣之權。鼎革以後，大清銀行鈔票，均經收回，絕跡於市。民國元年，各處大清銀行均改爲中國銀行。二年四月公布中國銀行則例，內第十二條載『中國銀行得發行兌換券』，是爲我國銀行獲得發行紙幣權之最早者。與中國銀行同具中央銀行之性質者爲交通銀行，以光緒三十三年由郵傳部奏設，民國三年三月公布則例，內第十三條載『交通銀行受政府之特許，得發行兌換券』，於是遂有兩者類似之中央銀行矣。嗣後各省官銀錢號，因財政之困難，侵入金融之範圍，大發其紙幣，而新設立之銀行，與財政當局有緣機者，皆許其發行權，外國銀行挾其威力，亦發行無忌，於是所謂中央銀行獨佔發行權者，至此遂根本被破壞無餘矣。此實幣制前途莫大之障礙也。計至去年四月止，有發行紙幣權者，有如左列各銀行：

行名	性質	總行地點
中國銀行	官商合辦	北京
交通銀行	官商合辦	北京
浙江興業銀行	商辦	上海
四明商業銀行	商辦	上海
北洋保商銀行	商辦	北京
邊業銀行	商辦	北京
中國實業銀行	商辦	天津
中國通商銀行	商辦	上海
勸業銀行	商辦	北京
中南銀行	商辦	上海
農業銀行	商辦	北京
東三省銀行	商辦	哈爾濱
鹽業銀行	商辦	北京
大中銀行	商辦	重慶
熱河興業銀行	商辦	熱河
察哈爾興業銀行	商辦	察哈爾
中華滙業銀行	中日合辦	北京
中華懋業銀行	中美合辦	上海

華義銀行	中義合辦	上海
震義銀行	中義合辦	北京
華法銀行	中法合辦	天津
華威銀行	中威合辦	北京
中法實業銀行	中法合辦	巴黎
華俄道勝銀行	中俄合辦	巴黎

此外各外國銀行，其各本國在中國享有治外法權者，皆能在租界及北京使館界內發行鈔票，而各省濫發紙幣之官銀錢號，猶未列入焉。據上以觀，可知我國幣制之紛亂矣。

夫鈔票之發行也，無論間接直接，必須有其準備金，不能憑空而發也。如有企業者向銀行借款，而爲生產之用，銀行乃以鈔票付之，企業者卽以此購買販賣貨物，或經營其他生產事業，於是此鈔票卽散諸四方；迨後事業成就，鈔票陸續收回，然仍還諸銀行。故鈔票爲正當營業而發行，有自放自縮之能力。我國各銀行之發行鈔票也則何如？除稍知自愛之銀行，能自守其準備外，餘如各省之官銀錢號，大半濫發於不生產之途，故其發行也，多帶有强制之性質，社會之需要量如何不顧也，準備之多寡不顧也。其所以出此者，蓋在各軍閥勢力之下，各省財政既如此其窮窘，而軍費之浩大，不可一日無之，於是異想天開，侵入金融範圍，濫發紙幣，藉此吸收現金。於是官銀行號，一變而爲籌餉之機關矣。此種紙幣，實已失却通貨性質；無異於財政上一種變相之租稅。近年來湖南，湖北，河南，四川，廣東各省，其受紙幣之害，以此而傾家破產者，何可勝數？夫紙幣濫發，其弊最顯見者，有如（一）物價騰貴，（二）正貨流出，（三）外滙逆勢。之三者，皆關係於商民生計甚大。若不急加整理，前途有不堪設想者！但吾人處今日之政局，亦不敢作十分之冀求，所期望者，民國九年之修正取締紙幣條例，加以實行而已。茲錄該條例原文如左：

第一條　凡官銀錢行號，發行紙幣，除國家銀行外，均須依本條例辦理。凡印刷或繕寫之紙幣，數目成整，不載支取人名及支付時期，憑票兌換銀兩銀元制錢者，本條例概認爲紙幣。

第二條　本條例頒行後，凡新設之銀錢行號或現已設立而未發行紙幣者，皆不得發行。

第三條　本條例頒行以前，設立之銀錢行號，其發行紙幣

業經財政部依法令核准有案者，仍准發行；但以後不准逾額增發。

第四條　本條例頒行以前設立之銀錢行號，其發行紙幣經財政部核准立案時附有特別條件者，仍照核准原案辦理。

第五條　本條例頒行以前設立之銀錢行號，其發行紙幣並未經財政部依法令核准有案者，應自本條例頒布之日起，六個月以內，呈由地方官查明發行數目及準備金後，轉報幣制局暨財政部核定發行數目，暫准發行，惟幣制局暨財政部得隨時定期限飭令收回。

第六條　本條例未經頒行以前，有非銀錢行號而發行紙幣者，限至本條例頒行後一年以內全數收回。

第七條　各銀錢行號，遵照本條例第三第四第五各條發行紙幣，應負隨時兌現之責。

前項紙幣，至少須有六成現款準備，其餘得以政府發行之正式公債票作為保證準備；其有特別情形，暫時未能照辦者，須呈請幣制局暨財政部覈辦。

第八條　發行紙幣之銀錢行號，應每月製成發行數目報告表，每半年製收支對照表財產目錄表，由地方官或監理官，逕呈幣制局暨財政部。

第九條　發行紙幣之銀錢行號，得由幣制局會同財部隨時派員或委託他機關檢查其發行數目準備現狀及保證品，並其他有關係之各種帳冊單據。

第十條　各銀錢行號發行紙幣除遵照第三條辦理外，遇有破爛，必須更換新票時，應先呈請幣制局核准後，交印刷局印製，並將紙幣樣張呈送幣製局備案。

第十一條　各銀錢行號，照第十條之規定，更換新票時，其收換辦法如左：

甲　如向幣制局呈請發給新紙幣一百萬張，第一批祇准領運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其數目由幣制局核定，俟舊票悉數收清後，方准依次領運第二批及第三批。

乙　收回舊票，即責成各地方官派員或由監理官點檢，截角封存，轉報幣制局備案。

第十二條　各銀錢行號，執行業務之經理人董事，違反第

二條至第七條第十條第十一條之規定者科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之罰金;違反第三條至第五條第七條之規定者幣制局暨財政部得隨時取消其發行權。

第十三條　各銀錢行號執行業務之經理人董事監察人,違反第八條之規定,並不遵照報告或報告不實者,科以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之罰金;違反第九條之規定拒絕檢查者科以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之罰金。

以上除第五條第七條,似宜修改規定較為嚴格外,餘均切實可行。苟能一方從事於此之整理,一方確定發行制度,徐圖改革,則紙幣濫發問題,庶可無虞矣。

五　結論

以上所述銀元輔幣鈔票之整理,乃整理幣制上最低限度之要求,而亦不過要略言之者。其所當整理及方法,當有多端,吾人因亦無須一一為之規畫;而因時地情形之不同,其整理之法,亦未謂今之所言者,即以為永是而無誤,唯整理我國幣制之原則上,大抵總不外作者以上之所言也。此外又當注意者,即為上海之造幣廠問題。蓋此幣廠成立,則整理幣制較易入手,如濫鑄問題,成色問題,需供問題,自由鑄造等,在在皆可節制施行。雖然,上海幣廠之設立,固如此重要,而能任此重大責任與否,是又在其組織上,制度上,辦事人之才力如何耳。如組織完備,制度適宜,辦事得人,則整理改革吾國幣制者,自舍此莫屬矣。

辜鴻銘氏的偉論

從予

我國思想界的怪傑辜鴻銘氏最近被聘赴日,在其講演東亞精神文明之真價中有云:

唐代以前,我國古代之精神文明——即有殉難而死的精神的文明,猶有存者。其後因幾次受北方蠻族的侵入,於是此崇高的精神文明,遂橫被蹂躪。真正的中國文明多由江浙等地流入日本。我以為欲救中國的危亡,只有藉此精神的文明。我國現在的所謂政治家,其真能為國犧牲者,即舉國大索,亦無一人。他們在口頭上雖慷慨激昂,但一有危難,即藏身租界。這種政治家,我無以名之,名之曰 Concession politician。

北票煤鑛調查記

于瑾懷

甲　各項彙紀

鑛廠交通　自天津趁京奉車，約七百里，至山海關。又四百里，至錦縣。由錦縣至熱河朝陽縣城，計鐵道二百二十里。由錦縣至北票鑛廠，計鐵路二百里。其間由錦縣至大凌河之一百七十五里，爲朝陽縣城與北票鑛廠所共有之路。惟過大凌河北，一方築至縣城，四十五里，一方築至鑛廠二十五里，爲彼此獨有之路。將來鑛廠運煤外銷，則過大凌河歷義縣以直達京奉路。如過朝陽縣城，則在河北共行鐵道七十里。現在鐵路已築至廠門之內；惟過大凌河之正式鐵橋約長二里許，須九月間方成。

鑛區分部　鑛區總稱北票。面積占地九十里，可分三部：一，最東區，曰尖山子；二，最西區，曰大台吉營子；三，中區，曰岳家營子。現所經營者，即爲中區。

探鑛經過　京奉路局開始打鑽已四年，鑿土曰鑽二三十英尺，一鑽之收，半年或一二年不定。本鑛平均每鑽每英尺費八元，有自五百英尺至一千英尺者。茲分述之：

曾在中區打過一二號鑽眼，其結果在一千英尺之內，採得煤層厚度有二十英尺之譜。

在東區曾打過五六七號鑽眼，其結果較中區爲勝。煤層厚度，約有二十五英尺至三十英尺之譜，亦係一千英尺之內。

西區亦打過十號鑽眼，其結果與中區相等。但西區有一優點，爲中東二區所不及者；因中東區在五百英尺以內之煤，已被前人採盡；西區則完全未經採過也。

三區距離　中西區相距不足十里，東中區相距約三十餘

里。因距離近而易於觀察之故現特先開中區。尙至二千噸出數，尙不足應需要時，則次開西區。其理由不僅中西距離較近之關係，於鐵路通軌亦有關係。現從西區接通軌道，祇須華里五里。若東區接軌，則須三十五里。抑以道路言：西區路甚平坦，接軌自易；東區則高下不一，工程亦較多費。將來西區若亦開至日出二千噸，則幷計中區爲共出四千噸矣。

礦廠組織　全局事務，歸總礦師一人主持之，並設副總礦師一人。下分四部：一，工程處，凡井上井下各工程屬之；二，電汽機械工程處，凡電汽及機械均屬之；三，警務處，管理礦警事務；四，醫院，凡員工治療及預防檢驗等屬之。

又有二部分，雖同受總礦師之節制，仍係由總公司所直轄，與前列四部完全爲礦師部屬者不同。一，駐礦事務所，其職務爲(甲)售煤，(乙)運輸；二，駐礦會計處，其職務爲(甲)會計，(乙)材料。

售煤，運輸，雖規定由事務所辦理，但現無運輸事項，售煤亦祇限於門市。每日收款匯總於會計處，將來外間推銷俟營業部設立時，移轉辦理。

礦廠工程　工廠現有二處：一爲大井，在岳家營子。大井爲豎井二具，井口爲十五英尺直徑，深六百英尺。作工者井下約三百人，井上共分三部：(甲)機匠等約一百人，(乙)木匠等約一百人，(丙)雜工約六十人。井下工人分三班工作，每八小時爲一班。井上工人，開早六時半起至下午五時半止，中間自十二時至一時爲膳息時間。所有井上井下工人，均係通年工作，無星期例假等。二爲斜井，其地在大井以北五里，範圍較大井稍小。井下作工，約二百五十人，井上共約百人。作工時間，與大井同。

工人　井下工人，由包工者承包招來，大抵以唐山及本地人居多。唐山人作工熟悉而狡强難管；本地人管理較易，惟遇農忙時礦工極少，此爲缺憾。

地面工作，預計出煤二千噸時，約須千人。中以鉚工占最多數，約須三百餘人。凡井架，煤車，起重升降等機，及水櫃管子等生鐵工作及修理，皆鉚工任之。井架仔井口裝察升降機之用，現用木材，將來用鋼鐵。

井下工價　井下八小時，爲工頭所規定，公司則不論時間，以出貨數量或挖掘尺寸，由工頭承包，但折合論工，每小時約計

五角。工頭給與工人，則約計爲四角五分。然工匠亦有賠貼時也。

井上工價　(子)機匠自八角至一元六角；鐵工，自七角至一元二角；推絞車自七角至一元；加油生火，約四五角；其餘機匠部分之小工，自三角至四角。(丑)木匠，自三角五分至六角。(寅)雜工，取水及推車，自四角五分至六角。

經常月支　計三萬三千元。

出產數量　一月以前，大井每日夜出八十噸，斜井每日夜一百噸。因大井現在建築時代，工人多數任建築；故煤之出數較少。斜井在京奉路局試辦時，卽行開採，故出數較多。十日以前，大井斜井每日夜各出一百噸，現在大井出數漸增矣。

採煤成績　每八小時，一人能剷六尺長，七尺寬，一尺厚之煤；有時遇易採之煤，二十四小時能剷四尺以至六尺之厚度，則八小時且在一尺半至二尺矣。

出煤狀況　現在大井第一號設備，可出五百噸。將來大井第二號可出二千噸。但一號井將來專備工人及材料上下，並通風之用。二號井井架及蒸汽機，均須本年底(卽十三年)到廠，約至明年六月，可以應用。將來井下運煤道途用騾車，出井後，仍用人工推送滑車。煤篩則有循環旋轉之鐵篩，其下有二十噸以上之運貨車，分別預備裝運鐵煤末煤。煤由鐵篩過時，派童工在旁檢除雜質。運貨軌道，擬設四路，以便兩來兩往。每輛貨車裝滿，卽過六十噸之磅出運。

平安界線　大井爲鑛廠所在，以附近一千尺內(卽四周各五百尺)爲平安界，分二項辦法：(一)開採後仍行塡好；(二)地面上遇有重要建築物所在，永不開採，祗能通路。現在所得尙係通路間煤，須累線外，方爲正式出煤。惟東面已至五百尺地位。

預計產量程序　本年九月，約三百噸以上；年底，約四百噸以上；十四年三四月，約五百噸以上。

大井方面機器設備，出至四百噸已足，餘賴斜井補助出數。運機設備，至明年冬間完成後，可出八百噸。以後逐漸增加，每月以六十噸計，遞加至十五年冬，約可出　千五百噸之譜。出至二千噸時，大井完成，斜井作廢。

成本計算　以出井計，其項目爲工人工資，材料，燃料，鑛場員薪，修理用具，餘如房屋地圖，機器，及總公司開支，均另算。現約每噸三元，出至八百噸時二元，二千噸時一元五角。

煤之售價及用途　末煤每噸四元，塊煤七元，統煤五元六角，但統煤向不出售。其售之路局者，則塊煤五元，末煤三元，路局以減低運價爲交換。現計每日所出二百噸之煤，除供京奉五十噸外，自用三十噸，出售一百至一百二十噸。

道路及種植　自義縣北行至大凌河兩岸之鐵路工程，均鑿山架河，所費必巨。附近大凌河南岸，車行隧道，歷十餘分鐘，其長可想。義縣以北，尚在錦朝路建築未竣時代，故無正式開車之規定。義縣以南所經各站，如泥河子，七里河子，上雞臺，許家屯各站，地既清潔，室亦幽雅，北方得此，殊屬出人意表。上雞臺至許家屯十餘里間，村落相接，雞犬相聞。有廟占屋百餘間，殿宇巍煥，高約六七丈，且嶄然一新，其地方材力之厚，略可概見。至錦縣車站，則塵埃蔽目，紛亂特甚。

北票之氣候　北票氣候，四月解凍，八月即可結冰。夏日氣候，有熱至華氏表百餘度者，惟午間十一時至三時爲止，此則常在八十度左右，故夜間必覆棉被。蚊則絕無，以無水草故。蠅則以牛馬成羣，故甚多也。氣候乾燥，故人意極爽，不覺炎暑之酷烈耳。

沿途之風景　南北氣候土質不同，所產動植物因之而異。錦朝路線，義縣以北，無魚蓋河則沙石急湍，盈涸無定；且距海已遠，故藉水以生之動物，飛潛皆不經見。予於京奉錦朝津浦，沿途視察，覺濟南以東無蛙聲；過南宿州而始見草徑；過明光而下溼高厚，青葱漸遍，與江南之寧鎮間相等；過滁州而始見蓮塘；迨自滬寧鐵道經過蘇常，則綠陰幽草，秀逸天成，固絕非北方可比。惟正值黃梅天氣，蒸溼逼人，則甚不爽意也。

乙　紀事分篇

大井參觀述略

六月九日上午九時，攜電石燈，由一號井口乘升降機入井，約六百尺；歷二時二十餘分鐘出井。井下所見如左：

抽水機，每百分抽三十次，每次六加倫。

輕便鐵道及煤斗車，均運煤至井口，由升降機出井。

石築門框，門係木質鐵葉，爲隔絕炭氣用。

磚砌甬道，爲環洞式，係永久保存通行之用。

縱橫木架，以楊樹截成段落，支柱於井中，若梁柱然，防止坍卸用。

通風鐵管，爲井中窒息處透入空氣；用風由井外輸入斷層，爲火山冲發時將煤層隔斷，致須開炸砂石，以求煤層復見。

在井中見斷層一處，石隙流水甚多，現暫停採，俟設備後，繼續施工。

二號井建築處，因去冬寒凍停工，現已築砌將成。

安設牲口處，將來運道漸遠，人工推送太費，則以牲口代用；又有鑿石通路，其路名曰石門。

各煤槽發見之煤，有自二英尺以至二十五英尺之厚度，堅鬆不一。其實大井已發見煤層，計可分六層：

第一二層　厚二三英尺

第三層　厚五英尺以上通稱爲頂槽煤

第四層　厚七英尺左右通稱爲中槽煤

第五層　厚二三英尺

第六層　厚七英尺左右通稱爲底槽煤

斜井調查記略

約深四百餘英尺。分一號二號軌道：一號軌道，現因絞車移設於大井，故停運。二號軌道，可日出煤一百三十噸，現祇出八十餘噸，因農忙工人不齊故。二號軌道，設絞車房，每次起重煤車二部，約煤一噸。職員入井，乘空車行；工人則徒行，以免費時損工。

距絞車房二丈許，軌道將曲下處，設長方木框。框上倒垂一長方鐵框，其形式如下：曲木框之兩柱，插於地中，鐵框倒垂於上，所以防空車傾入。

打鐵及修理間三楹，鍋爐間五楹，鑪係舊式。計七具，常用四具，備用三具，每七日一洗。井下抽水，井上絞車，其蒸汽原動，皆取資於是。

有平台十餘丈，設半噸之木箱數具，爲售煤時量煤之用，滿即傾於車中裝載甚便，現以出售不多，暫停不用。

大井售出之煤，概用大車載運，禁止驢馱，以防擁塞。斜井出數較少，並不禁止，故以驢馱煤者，均集於此。

此間出煤，宜於煉焦，尤以五槽所出爲佳。

煉焦狀況　檢取煤之小塊一英寸左右者，並檢去砂石雜質，水洗去泥，堆成尖圓形，以火煉之，每次以十四至十六噸煤入煉，煉成以六折計。

焦煤用途　翻砂，及農民以之鎔鐵鑄犂。

焦煤售價　從前末煤售三元時，焦煤每噸售八元四角，現在公司不售。但本地售價，每石一元五角，合每噸二十五元四角，運費在內。

外間焦煤來歷　工人每七日給與末煤二斗；二十五斗爲一噸，先以准售書面給與工人，隨時以現款隨同證書照普通售價，向售煤處照購，以免藉詞缺少柴火，向外尋覓，致生曠工之弊。但此項末煤，不盡自行用去，時以餘煤私行出售，故外間得自行煉焦，輾轉相售以此。

公司煉焦成本　以三噸末煤，包與工人，包煉一噸交帳，合價十二元。

煉焦手續　檢洗，裝堆，發然，封土，約十五六噸之煤，半月可成。

又聞農民多有以塊煤煉焦者，因每噸七元之煤，煉成六成之焦，計作十石，每石二元，共爲二十元，除去人工一切不及十元，尚可得餘三元數角云。

售煤見聞錄

煤之用途　除鐵路及自用外，甲，煮飯與燒炕；乙，燒鍋；丙，燒磚；丁，燒石灰。甲項占十成之七八，乙項占十成之二三，丙丁項不及成分。因燒磚除租地訂約外，尚有附近他窰；至燒石灰，則純係包工者爲之，以供公司井上下建築之用耳。

銷煤區域　朝陽附近三四百里內。

銷煤狀況　其說不一，逐記如下：

(子)販子或客店，或預定百數十噸，或現購半噸至二三噸，陸續或一次用火車載去。躉數預定，由總鑛師處收款簽單，知照鑛廠發煤。零數現購者，均在廠門售煤處交款，憑發單至煤倉照發。客店購去，專售居戶，或燒鍋預儲應用。小販則售與經紀人居多，經紀人專售與用戶。因縣境一千數百店，經紀人週轉於客店，以俟販子之至，而購其所販之煤，雖皆現款，惟均銅子票，販子以票倒換銀圓，再至本廠購販。

(丑)本廠塊煤，現市售每噸十六元。

(寅)有人許販子但能有煤一噸出廠門，即照原價給與三元之贏利，費用外加，因數百里內無採煤處，煤亦較佳也。

(卯)從前寶聚窰未封時，日出煤八十餘噸，今則完全歸於

本廠，故煤甚賣貴。

（辰）夏日雨水多而道路泥濘難運，故購者絕少。上年夏間曾積存四千噸之多，有一日而僅售煤數噸者。

（巳）去夏所存四千噸之煤，為從前所積。一因附近小鑛有煤出售，二因小鑛收用款項甚為通融，三因鐵路未通，不能行銷及遠。以後情形當然不同，可以無慮。

（午）廣定塊煤七元，末煤四元。惟現時祗售塊煤，末煤不售。緣末煤亦隨之而和入。

（未）末煤甚需要，軍人鐵路工人而外，本無餘剩，至販子所購，本皆塊煤，當時因不及分析，致帶入末煤，則在所不免。公司並不得益，故並非有意攙入。（按午說為大井售煤處所述，未說為斜井售煤處所述，蓋今昔情形不同耳。）

（申）躉數預購時，有壟斷不特操縱市價，妨害公司營業，且令現購之居戶無煤可得，空勞往返，發生缺憾。又有人以現款購得發煤憑單，在公司附近轉售攫利，以致待用之戶，轉無現煤及公司定價之煤可購。故特定防弊之法二種。一，躉購預定者，每日付煤，以一噸為限，在需要時，且展緩其起付期。二現款零購，必須有大車隨同，始准購給發煤憑單。

（酉）朝陽市價，塊煤每噸約十八元四角，除去用費，（如牲口大車人工食宿）約不足八元，可餘三元四角。每噸約合十七石，較法定噸數多煤二十斤之譜，每石售票洋二元三角。折合大元每噸十八元四角。

用煤狀況　燒鍋本在夏秋，但煤則春冬預儲，因道路乾燥易運，夏秋水潦不便。至居戶燒炕，雖在夏間，亦所不輟。蓋灶與炕通，煮飯即寓燒炕，不分二事也。惟冬令所燒尤多。

載運及程途　一車載煤，大者二噸許，小者半噸或一噸；大者以牲六七駕車，小者以牲三四。鑛廠去朝城九十里，三日一往返。然則輕重載平均，日行五十里耳。

由鑛區北行百餘里，地名貝子府，即有匪，不能安全通行。又過此百餘里，地名下窪，產牲畜與皮革甘草。土人以各品至朝陽出售，載煤以歸，須賄託保標者，得其旗幟，始能通行。下窪地近赤峯。又東區紫藍營子，向北五十里，亦不易行。

勞動心理

美國桑戴克著　黃石譯

勞動問題是近代的一個大問題研究者非常之多。然而據我所知，學者研究這個問題不是取經濟學的觀察點，便是取社會學的觀察點，本篇的著者，獨能另闢蹊徑，從心理學的見地去討論這個問題，其理論亦新穎可喜。我們中國是一個未開發的國家，但勞動問題的潮流，已捲到這裏來了。我以為要發展中國的實業同時又想避免大企業的弊病，非深入底裏，謀根本解決不可。此篇所論，頗覺精到，又裨實用，所以特譯之以供實業家及留心勞動問題者的參考。原文載在一九二二年五月的 Harper's Magazine——

我們大多數都聽說勞動是一種免不了的災難，人類為博取工資或利潤起見，乃不得不執勞役；此其理與日出於東，日沒於西，或二加二等於四一樣的真確。人類自始祖亞當以來，即受勞苦的咒詛。勞動少者，乃為有福；解脫職業的困阨，即為我們所企望的伊甸園。減少勞動時間，增加工作報酬，便是世界的勞動者達到幸福的兩條路——這是我們時常聽到的話。

人們也許會承認勞動含有增進健康和道德的價值，但他們總覺得在天堂享福，勝於在地上執勞役，從自私自利的眼光看來，勞動不啻一朵雲，工資便是唯一的點綴的色彩。但是要有若干噸煤炭，就要出若干的力去採掘，產生若干擔麥，就可換若干碼布。世人寧可執勞役，但不願缺乏日用品。因為勞動誠是苦事，然若缺乏物品，則雖有工資與利潤，亦無從購買，其苦更甚。人之所以勉強從事勞動，無非想妨止此種更難堪的痛苦罷了。

此種見解，反映於勞動法規，勞資爭執，——至少在表面上是爭執——及增進勞動者的幸福的計畫中。然而從勞動的心理學看來，這是一個不健全而且危險的見解。欲得人性與勞動的關係之確切的見解，非統觀生產勞動的一切重要事實不可，

僅憑多數人視爲可厭的事實，是不行的。所以研究勞動問題者，必須考察一切勞動的情狀，勞動的結果，及工資的多寡等等。

我們首先要知道人類絕不是厭惡身心之活動的。反之，身心的活動，若果以個人能力的質，量，及繼續的定度爲限，不至於太過，那麼，身心的活動，並不是可厭的。打獵比田工較爲吃力，但成人和兒童，都願意撇開田事而打獵。下棋比做節略更費心，但法律家却丟開節略的思索而下棋。刺繡比修補衣裳更費神，但婦女却放下修補工夫不作，去做精細的刺繡。可見人們並非討厭作工了。

進一步說，生產的勞動實際上也不見得比游戲的活動更爲可厭。小孩子極願望他所玩的泥堆可以吃；獵人都想獲得有用的狩獵品；若果法律家能夠用一種魔術，使原本生一片葉的地方，生出兩片葉來，他所感的快樂，一定不減於下棋。並且，若果他以此爲有價值的心理訓練，或合衞生的精神娛樂，他就愈加快樂了。於此可見人們並沒有喜歡做無謂的事情的偏好了。

實在呢，世間沒有一種有酬勞的事業而不被男女們拿來做快樂的消遣的。划船，趕羊，園藝，駕車，修理自動車，耕稼及牧畜等，都是顯而易見的。蜚聲天下的及無聲無臭的人，曾以鋸木爲娛樂；好些有名的著作家亦嘗以鑿窟窿和記賬爲玩樂；雖然這不是他們享盛名的原因。

有很多青年男女，對於智識極感快樂，所以即使有豐厚的資產，仍繼續幹他們的生產事業；尤以熱誠的發明家，音樂家，實業界領袖，及其他的科學家爲最甚。此外還有許多人，不論如何，都盡心於生產的勞動。我提出他們來正因爲他們不是『看錢面上』去做工。這不獨學問家爲然，一般人亦差不多都是這樣。自動車司機之中，也許有四分之三寧願駕車而不願過英皇所過的生活。汽車的司機，也許會嘆辛苦，希望坐在車廂裏吸烟，但他的眞願望，也許就在他所受傭的工作哩。

說到這里，經濟學者也許會反駁道：上面的例，只可以語精巧的技藝，不可以語普通的工作。他們也許會說：大多數勞動，如耕田，開鑛，工廠的工作，書記之呆板的職務，買賣，及主持家務等等，都是很可厭的。這些職務，即使不致於太難受，至少也是不快意的。除了爲金錢的報酬之外，誰願意整天的搾牛乳，挖窟窿，打錐子，排字，做盒子，抄寫姓名，洗碗碟，或擦地板呢？

回答道：經濟學家當然不願意幹這些事情叫經濟學家做一年擠牛乳或清馬廐的工夫，不消說是大犧牲。若果他出人意外地去幹這些事情，而我却一口咬定他是受了人家的報酬，做他所喜歡做的事，則經濟學者非難我不合邏輯和事實是對的。然而他不是做這些事情的人，若果做這些事業的是身體強壯，腦筋愚鈍，不喜歡他人強迫他運用思想或決斷力，或離開他習慣的軌道，或是喜歡與動物為伍，或是以喜於擠牛乳為榮的人，那麼，經濟學者的非難我便大錯特錯了。要知道這種人全不討厭擠牛乳和清馬廐。正如大學教授不討厭演講和著作一樣。經濟學者對於寢室侍婢的職務，沒有一個不討厭的，但精神薄弱的婦女，雖然不受任何的報酬，却差不多沒有一個不滿意做這些職務的。她們恐怕被人奪了疊被鋪床的職務，正如上流階級的太太恐怕要退出戲院；又如美國的總統恐怕下屆選舉要失敗。一般智力有限的婦女，對於傾瀉汚水而不濺溼地板的職務，也許會感到像經濟家批評基因教授對於戰爭之經濟的結果的議論所得的滿足哩。

若果駕飛艇的飛機師，汽車，自動車，及電車的司機，買賣的商人，推載物車的工人，及推着裝滿了磚瓦的獨輪車的勞動者，他們的勞動，不完全是可厭的，為工資之故而執行的勞動更不是免不了的災禍，那麼，世間就不必有缺憾了。以駕駛自動車為快樂的人，不消說比以推獨輪車為快樂的人多一點，然而世間也未嘗沒有以推獨輪車而感滿足的人。總之，勞動不完全是可厭的，更不是以工金為糖衣的令人作嘔的藥丸啊。

工資與利潤，並非勞動之唯一的報酬。有很多勞動者作工，不是為什麼，只是因為喜歡作工，以博得他人稱贊他的技藝與成績，以此為報酬的一部分，這種人更多了。還有些勞動者，以交際，或主人的友誼為報酬者。實在呢，人類的一切根本嗜好，都可以從生產的勞動獲得若干的滿足。

我們不要這樣想：當勞動者去作工時，他丟開人性的大部分，一心去做金錢的熱中者，我們須顧及深深的潛伏在心內的種種本能如習慣，牠們鼓舞人們去作工，正如鼓舞人們與家人休息，或與朋友游玩，爭鬬，選舉，或結婚。

人類天性中含有五種傾向，我們要特別注意的。第一種傾向，便是生理或心理的活動的成功所感的滿足。人當醒覺時，都

喜歡做點事情，疲倦時都想休息。人當交際時，或受新奇的聲色之刺激，或想勝過那些不能偷懶的人，或想炫耀其權能與財富，才會受繼續偷懶的誘惑。至於養病院或監獄一般的安逸，只能誘惑身體疲乏，或精神萎頓之人而已。所以研究勞動問題，不在去除人們的惰性，而在納他們於有益社會的活動之軌道。

第二種滿足，是管轄他人的滿足。有很多男女覺得使人退避，使人屈膝下跪，使人不敢仰視，使人服從命令，其價值比之精金尤爲貴重。鉛匠之有助手，農夫之有工人，侍役之有小廝，果眞是要這些助手來增進他們作工的效率嗎？抑或要這些人來滿足治人的欲望呢？這倒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第三種滿足，便是服屬於正當的人。一個人一方面極力設法管治他人，他方面又服從那些體格，聲音，勇力，及道德，都勝過他的人，且奉之如主人，這似乎是互相矛盾的。一個人管轄他的傭工，非常專橫，且引以爲樂；同時又甘心服從商界的巨子，或玩野球的英雄，或自己的夫人，甚至於阿諛諂媚，也是有的。此種忠心服從的趨勢，強弱的程度各不相同。大概普通女子，總比男子爲強。同是一個人，他於某人自然而然的忠心服從，但對於別種人，却自然而然的發生反抗心，甚至於設法反對人治。又有一種人——例如工人，絕少不厭惡管理他的領袖的。

現代的工業若果不使不滿意的事得其均衡，則以現在的情形看來，恐怕不成罷。因爲大多數人服從的要求太多，而治人的機會却太少了。大概說來，勞動者太過服從，是不適宜的。但服從不一定是可惜的。服從與管轄，雖然時相背道而馳，但不常常是如此的。若果某甲在某乙面前，顯出要做主人的樣子，某乙也是這樣，他們便都不能滿足了。然而他們不必而且不是免不了要衝突的。若果某乙對於某甲，顯出偉大人物的樣子；笑容可掬，點頭像祝福一般，命令使人信奉不疑，則兩者便都覺得愉快了。

第四種滿足，是結伴尋樂的滿足。人本來是合羣的，而且很喜歡他人對他感到快樂。他很喜歡與人類同處，而且和顏悅色的向他，不是板起面孔，或愁眉苦臉的向他。有很多女子的家庭生活，很不舒服：上有申申詈人的母親，下有喧鬧啼哭的兄弟，那麼，分部買物的商店和工廠，便成爲她們的避難所了。有很多青年人，在事務所裏忙得不開交，而他們所得的快樂，却不減於游公園或坐汽船游河呢。

第五種滿足，是做成一事之後，爲社會所尊敬。這是一種最重要的感情；我們可以稱之爲喜歡受贊美的感情之滿足。一個人若受謙恭的贊美，例如尊敬的注視，及一切我們以爲是贊美的表示，都覺非常之滿意。若果被平輩或尊輩打斷贊美的感通，或受人嘲弄侮辱，他便不滿意起來，因而感受極端的痛苦了。除了這些外表的贊美，人們還反應自己的內在的影像。譬如有人輕視他或侮辱他，他便以爲人家『有眼不識泰山』；這麼一想，他便自滿自足了。宗教之所以能安慰人心，不外因爲牠擔保人在上帝之前，或來生的地位，必高出於現世的富翁或成功者之上罷了。

這種喜好尊重，贊美，和好高的欲望，是鼓舞人生的一種大勢力。照美國現在的情景看來，這種勢力可以說與飢渴，性欲，身體安全的欲望，及肉身痛苦的難堪等主要動力不相上下。

英國新式的主婦，做鋪沙，洗爨器，及毫不顧惜的地掃除床下及暗陬的塵土，並非爲工資起見；她的丈夫寧可多給她一點錢，不願意她打掃得這麼乾淨。她之所以整理家庭，無非想使她去賓朋有意或勉強表示稱贊的顧盼罷了。婦女們費很多工夫的修飾打扮，大多數並非爲兩性的吸引，却是想博得衆人——尤其是婦女的稱贊。聽說鑛工都願意犧牲一點工資，裝設汽笛，使別的鑛工走過，稱贊他們的技能。雖說其中也有例外，却差不多是普遍的例了。

勞動增加人生的意義和價值，比金錢的報酬還要多。若果在人生的意義與價值之上減去勞動，人生就有缺憾，雖有工資，或別的想念，亦不能補足。

總而言之，勞動的報酬，不單是工資，雖然工資能換衣食住的用品，及一切物件；此外還有工作給予人的種種滿足。勞動者作工的災禍，不只是工作時間長，而收入微，却是要貫注全力去做不適宜的工作，服從卑鄙的律例，喪失在世界上的地位——總一句話說，就是背戾自然的根本衝動。

人去作工，不只是做某某機械的司機，並且是一個人。工作帶給他的，不只是一星期的工錢，並且給他四十八小時的生活。各人的欲望之強弱，差不多判若霄壤，所以我們必須以適當的方法，把他們當作人和勞作來看待。

還有一層，我們若想了解勞動問題，就得統察全局——工

作自是其中一部分。人性都傾向於歸咎外表的事實，例如一所地方，一個人或一種職業，不管與之相聯的感情是什麽也不管眞實的原因何在。所以僧侶稍微有點抑鬱病便一口咬定他的牧師無宗教，無熱情，不協作，雖然前人後人都沒有這種怨言。大戰的勞頓與憂慮的結果，致使我們困倦艱苦，我們便都埋怨威爾遜總統或上議院之愚蠢失策。工人因抱病，或受了妻子的氣，便抱怨工作太難，機器不好，或埋怨工頭不公道。勞動者與僱主一樣，或因家庭不良或因食物或因普通社會的怨恨和愁慘，而大異其態度。

一間工廠，絕不能獨立生存，牠的工作，從全社會得到美名或惡名。聰明的僱主就看出這一點。他們之所以憎惡煽亂者，專門家或不務事業的人，其主要的原因就在這裏。他們說：煽亂者對於工人，一點價值都沒有；他們以憤懣與猜忌代替和平滿足和好感，因此對僱主與傭工，都一樣的極其有害。

主人或管理人的家眷的行爲，雖然與工作無關，也會安慰或激怒工人。同樣，交通的情形也會被看作職務的一部分。要是工人距作工地點太遠，要站在不投機的羣中同行，他就有意或無意地把這些算入工作之中了。雖然他或者只歸咎轉運公司貪婪，但是他的作業却也受到影響了。

末了，每個勞動者的勞動問題，也多少有點分別。工作之中，何者是可愛的，何者是可厭的，以及和工作相聯的一般社會情形是什麽，都因人而異。個人的體力，視覺的銳鈍，眼球筋的耐久力，愛秩序，條理，整齊的性情，記憶力及一切特性，一部分由於先天的性質，一部分亦由於受訓練的情形而各有不同。郵差天天背着信包，行脚奔波，在這個人以爲是消遣，在別一個人却覺得不勝累乏了。銀行或保險公司的會計職務，對於某種人，正像打結子之於自力強健喜爲瑣事的青年女子一樣容易；但另一種人，却以爲是受不了的苦工。有一種人學會在電話機聽號，報告幾個字，和幾個數碼，如東局某某號之類，就會因單調平易而討厭，但另一種人，却專心致志的幹下去。

污穢，單調，喧擾及寂寞，其窘人的差異程度，從零度，或差不多零度起，以至於苦惱難堪的程度。人格與職業的衝突，亦有種種差異：有人以此爲人生的苦惱，亦有人以此爲人生之樂事。禮貌，沉思，及鋪頭老板所當具的詞令，就不啻是多數鑛工，機器工

人，及牧人的口中之灰了。

輿論的贊揚是人們耐勞的一個大因素或動力，但亦有絕大的差異。某街的酒保，對於坊衆稱許他計數分明，比之一切以酒保的職務爲卑鄙的著作家，格外有意思。固然人們對於普及一切團體的稱贊，都有普通的感覺，而且，這種感覺，亦極其重要。可是每個社羣，都有特殊的輿論。不甚非議不熟練的工人的團體，時常產生不熟練的勞動者或機器工人。他們總不覺得不能爲專門人才或熟練職工，便是失敗，他在這羣之中所受的評量，正如職工在職工的社羣之中一樣。成功的鉛匠，通常不以不能做名醫爲墮落，然而一般醫生，都以不能做巴斯條爾或里斯德爲墮落，因爲鉛匠生活於鉛匠的世界中。奪得錦標的打手，不甚理會經濟家嘲罵他們的智力，也不理會道德家對於他的事業的批評，倒反很注意得勝的打手對於他的幼稚的拳術的批評，因爲他們生活於勝利的打鬪者的世界中。

人們若接納上述的事實的批評，便可以幫助僱主與工人去改良勞動的管理了。我們希望滅除實在可厭的勞動，而不免除一切勞動；注意勞動者精神的報酬，而不斤斤於物質的報酬；考慮影響工人的全部狀況，而不考慮表現公司中的生產計畫中的職務；且以人爲具有複雜的個性來下研究工夫。誠如是，則勞動的質更好，量更大，同時人人便都得到滿足了。

近代有些個人根據這些事實，以謀改善，故能成功；忽略這些事實者，却感着困難，由此可見上面的話之眞確了，大略提及彼等，也許是有益的。

有些討厭的勞動狀況，可以不費一錢而減輕，或完全去除的。過乎工人能幹之所及的工作，足以產生痛苦的壓迫；而不能使工人充分發揮能幹的勞動，亦足以產生怨恨的煩悶。商店的老板，不會拿木鋸來鋸鋼，或開一半速率的，聰明的僱主，日夕研究他的人員與機械，都異口同聲的報告這是有益。

領袖，警察，及其他居於治理地位的人，稍微不尊重工人，就會使他們視工作爲畏途，侮辱他人的，亦流於破壞了。自僱主——不論大小——犧牲工人的福利，以滿足個人權力欲之日起，便損失對工人的聲價了。以後的損失，也許一天比一天迅速。嘉爾敦、巴克爾因驅逐乘載女客的升降機的幾個縫衣廠女工去坐載貨物的升降機，而被指爲工業界著名的爭執；此事惹起一

宗最困苦的罷工。可是一切被要求者，都要求工人等候，或暫時拋棄特權呢。

普通對待男工人更壞。男工會在作工時憶起女工人所受任何的侮辱，總比革退好一點。但凡沒有自治力以行試驗者，儘可以問一問心理分析家。

要知道侵犯個人的權利與尊嚴，不是主要的紛擾，他們往後還記念此事，及天天感受的意中的受苛暴的痛苦。還要知道去除無謂的苛暴，並不是說把工作理想化，或彬彬有禮的對待工人，因為他們以為這是怯懦與恐懼的表徵。兩者的分別，不在粗暴與溫雅的待遇，而在指揮他們樂意作工，或專以指揮人來滿足治人的欲望。商店的主宰，不是僱主的意志，却是事業的利益。

『經濟家』所得的工錢之外，還有一種非物質的報酬。這種報酬，只須花一點錢，或者簡直不費一錢。有很多當事人，費若干金錢設立工人俱樂部，結果却歸於失敗，沒有多大用處。於是乎他們便變更政策，犧牲一部分報酬，以博得俱樂部的特權，他們這回成功了。凡人都願意為自尊之故而花錢的。某工廠的管理人，在戰時戰後的時期，以簡單的規則治理男女工人，所以沒有勞動的紛擾，遂大大的成功。例如選聲音容貌藹然可親的人為門房，便是一端。要是能够，他都一一招呼工人的姓名。領袖者很難記憶每個新工人的姓名，及在第一天正確的說出他或她的名字，但他們時常學習招呼工人的姓名，忘記了便去查察，不久，凡和他親近過的人，他都稱他或她的名字。從此便沒有『你來這裏』『你——那邊那一個』『你——十二號』的聲音了。

有些公司，却用相反的辦法，他們使尋工者沒遮攔地冒雨等候傳見，許久許久，還不宣佈僱用誰。許多人等了許久，直到登廣告的職位已經滿了，才通知尋工者，說人已够了。

商業與製造業，能够滿足工人的天性中多少根本傾向，這倒是研究和經驗的一件事。若果別的事情都平等，則工人作工所得的快樂，一定比現在多。可是別的事情，却不一定是平等的。這裏有一些重要的問題：我們應否給各種職位以尊貴的銜頭，使青年人能夠說『我是第四十三號的副助手』，以代替『我是一個機器匠』呢？每個御者，應否御同一的車，使他不只更加負責，以減少意外，而且以此為生活之一因而發生忠心與悅意發

揮占有和治理的本能呢?「屬於」某種事情的欲望，社交的和體育的俱樂部，應該使其會員得多少滿足呢?主張把商店管理的一部分移交工人，對於由此所生的個人尊嚴的重要欲望，有多少滿足呢?把銀行或事務所的會計之姓名和銜頭，寫在他的桌子上，使喜歡稱呼的人，能夠知所稱呼，這是否愚蠢的辦法呢?在分部的商店中，施行這個辦法，是否完全愚蠢呢?個人與局部作對，有什樣用呢?抑遏一般人的憂悶，及作工所得的愉快的社交，其眞義是什麼呢?

我們虛心平氣研究社會與國家的全般的勞動問題，便知一切有價值的利益，都要獲得。勞動是生活總體的一部分，生活全體受其影響，同時又受生活總體的影響。其他的事情若果都平等，有良好的學校，教會，醫院，公園，及友誼的結社，則生活之於勞動者，是優美的，和平，有禮，和快樂，使人樂於作工。反過來說，弊端，疾病，及一切爭論，都足以斷送人們的生產力和快樂。社會若看重優游度日的騙子，貧富的游民，便足以壓低勞動了。但凡隱藏根本事實之虛妄的經濟預言，却都是使勞動陷於歧途的。

若果別的事情都平等，則美國的工人，便儘可以使自身父母，和妻兒的生活，豐裕愉快了。

然而此種欲望，必須適於他們的實際天性，萬不可聽博愛家或社會哲學家的話。堂皇的大廈，對於嗜好極發達而敏銳的紳士，特別適宜。但在我却以為這反不及我所喜歡的，及親自參與建築之簡陋的住宅。我們也許會注意藏書樓充滿了不可少的，但無人讀的書，和只有富家方能進的學校哩。

最大的成效，也許就是使勞動適應個人的種種能幹和嗜好，及教人適於世界工作的教育。固然，我們不能保證工人完全適於作工。世界上骯髒的工作，也許會比不怕骯髒，而能隨便做去的人多；單調的工作，也許會比不厭單調的人多。然而，說除非我們為青年人造出空幻的理想，則此種希望，永遠不能實現，這話是不對的。嗜好愈大，則聰明而有條理的工作，就比有能幹而喜歡思索，策畫，及執行的人多了。

現在的職業指導，是根據朋友報告他們的職業，不合理的偏見，及故事書造出的空幻希望之混合物；所有這些，都不懂世間的工作，及個人能力和性情；但若果照我們所說的來做，至少會勝於現在的。僱主至少能夠看出：除非使僱員覺得自己適於

那個職位，及能够做得很好，並且從此得到合理的滿足，那時候工作方能完成，否則都不過是苟且之計而已。

一切成功，都在乎僱主與衆人的努力，而不在勞動者自身，這是事實。照這樣做法，似乎便利一點。但我不是說，這些一般的勞動心理的研究，包括一切災禍與報酬，因爲各種人主要是僱主與衆人造成的。反之，我們亦極希望勞動者自己供獻工作之科學的研究，及做有希望的事業，以改良工作的效能和快樂，並取得和維持公平的工作時間和工資。有很多有組織的勞動之好友，都希望牠成爲勞動各方面的正確知識之泉源呢。

人類之新官能

幼雄

人之官能，不止五種，至少當有十種已爲心理學上爲公認。視，聽，嗅，味，觸，這五種是普通人所深知的。但據最近的研究，觸覺完全不能說是一種獨立的感官，他是由三種感覺——壓迫感，痛感和熱感——同時集合而成。在我們皮膚上各有一定之點，某點我們只用以感受熱度，某點我們只用以感受壓迫，同樣在某點我們却能感受痛楚。除此以外，最近十年來的研究，更發見一個從前所不曾認知的感官，就是『等重』的感知。又在筋肉和關節的感覺中也有特別的幫助器官把關於我們身體一部分的位置消息報告我們。我們對於飢渴也有特種的感覺器官，能把這些感覺入於我們知覺以內，因爲我們的身體內部本來應有特別感知機關，把內部的生活作用進行狀況，報告我們的。此外如呼吸困難，困苦等，同樣須經過感知器官，傳達於知覺。而這些感受機關，我們都可稱爲感受器官。可見人類的官能不止五種了。

國音沿革序

吳稚暉

這本小册子是追原注音字母的祖先整理出來的一種特別的國故。胡適之先生常說整理國故要用索引式結賬式等做新的入手方法。現在叔遠先生用的是結賬式。他的方法最合結賬的，便是純用客觀，不參一毫主觀。於是條項的清晰，引據的簡賅，排比的正確，都自然的精當。這是他整理國故的小試驗。而注音字母家要知道一點注音字母祖先的故實，這便是他們不可少的小册。因爲講到注音字母的發音價值，及他的應用方法，都已比較的有些詳細的述作。在他的歷史方面，却尙未有記得系統分明，比較稍精細，好像這本册子的呀。

我要在這本册子前面介紹給讀者的，就是上面那幾句話。我自己本來也想要記着這樣的一筆賬，但我的毛病，終是意緒繁亂，說不到如此簡要，自知不合做結賬的工作。現在見着叔遠先生不慌不忙的寫了出來，所以尤其欣服。我從前還搜到幾筆宕賬，在叔遠先生的清賬上是不該結進去的；我却可以借了這個機會，姑且提起一聲，候將來證佐再多了一點，到從新結賬時，或者也可以結了進去。

我搜到的宕賬，就是唐以前幾筆船來的糊塗賬。反切及字母的問題，有的說是受着梵文進了中國的影響，有的說是不對。字母的發生，并且攷定了，雖然起原於佛家，但是舍利造三十字母，守溫添六個，都在反切盛行了五百年後的唐代。然而我感觸到中國人「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老把戲，自古迄今，自今至於無窮，終是繼續了演將下去。拏眼前的事實做個證據，便可推想到古代注音字母受了西洋字母的影響，誰也不能否認罷？但現在注音字母的面孔，儼然還像脫胎於字母切韻要法。聲母是三

十六母的縮小，韻母是十二攝的對照；若要分辨牠的背影，完全不是西洋字母，又誰敢堅持呢？但是「瞎子吃餛飩肚裏有數目」，造注音字母的動機，却惟一的觸起於西洋字母。於是我就用我的主觀，去搜索古代的宕賬。

我止在慧皎的高僧傳上，得到了兩個注意點，便造成我的宕賬。因爲慧皎是梁代紹興居住的和尚，他是西歷六世紀初年人，記載三四世紀的事，當然是比較可信。他是陸法言等的前輩；與一班草頭韻學家周顒王儉沈約之徒，都是同時。在他口裏講出來的話，不算沒有價值。

一是反切的起原，說是歸根到我們古代已有雙聲疊韻的細胞，撒播在空氣中，故觸着了便自然發明了反切，這是不能不承認的；但是不先不後，却在佛說大行的曉光中發生了反切，恐怕是中學雙聲疊韻的體，加進了西學梵文的用，才得到實現，必未可定。漢末儒家談佛的頗多，通曉音韻而又篤信佛氏的，則有魏的崔光。陳志替他作傳，說他「崇信佛法，禮拜誦讀，老而逾甚」。又說「光在太和中依宮商角徵羽本音而爲五韻詩，以贈李彪」，雖崔光與著作聲類的李登同時，而又同用五聲紀律音聲，但還算不得魏世音韻受佛氏影響的確證。等到再讀慧皎高僧傳的第十五卷齊釋慧忍傳，其中有云：「自大教東流，乃譯文者衆，而傳聲者蓋寡。良由梵音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曲以詠梵文，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言有譯，梵響無授。始有魏陳思王曹植深愛聲律，屬意經音，既通般遮之瑞響，又感漁山之神製，於是刪治瑞應本起，以爲學者之宗。傳聲則三千有餘，在契則四十有二。」據這一段的話，在二世紀的東漢，因梵響無授，反切還發生不出。到三世紀初年的魏，曹植屬意經音，傳聲三千有餘，於是託足許都的應瑒，服官曹氏的孫炎，都做了反切出來，篤信佛法的崔光，亦能做五音詩，李登且據五音爲聲類一書，音韻開創的元祖，都在曹魏，這可以算做偶然的事麽？

但這一筆反切的宕賬，沒有明顯的關係，姑且宕在廢賬上再說；更有一筆字母的宕賬，却痕迹較爲顯明，終得算牠一算才好。隋書經籍志上有幾句話，叫做「自後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與八體六文之義殊別。」什麽是十四字，從來沒有人問過，惟有這「十四字貫一切音」人人知道，猜詳起來，終以爲有十四個字母，

可以拼切種種的聲音罷了。十四個是什麼字，大段因為那本婆羅門書不傳，所以也追究不出來。等到我前年讀慧皎高僧傳，讀到第七卷朱釋慧叡傳，牠後面說道，『陳郡謝靈運篤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達解。迺諮叡以經中諸字，幷衆音異旨，於是著十四音訓叙，條例梵漢，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據焉。』方曉得那個十四字不但載在婆羅門書上，而且傳播在六朝士大夫的口中，謝靈運問明了和尚慧叡，便把十四音條例梵漢起來，這還不是用印度字母來整理漢音的確據麼？

惟有這十四字或十四音，到底是什麼東西，畢竟找不出來。後來反覆的把隋志玩讀，他說十四字與八體六文殊別。有一天看了廣韻的附錄，他第一是載的雙聲疊韻法，第二是六書，第三是八體，第四是辨字五音法，第五是辨十四聲例法，第六是辨四聲輕清重濁法。大家終以為這種劣陋的歌訣一類的東西，止是隨便引附，沒有什麼價值，更沒有什麼類例。但細細一考較，說不定古人還看作最重要的例法。廣韻所載必是陸法言切韻之原物，乃是隋唐以前的流傳要法。玉篇卷首所載，既把隋唐以前要法，載之於前，或亦由顧野王等自己所手附，而後人又附以唐代諸要訣。二書皆秩然有別。雙聲疊韻法，在切韻為韻書以音為先，又認為雙聲疊韻，起自遠古，故載於六書之前。玉篇則為字書，故用六書列首。切韻用四十一類法（經陳蘭甫錢玄同兩氏所考定）故不取通俗的因煙人然等切字要法的三十類。玉篇則認為由晉代傳來的舊法，故次於八體，而以雙聲疊韻法歸類於九弄反紐圖之下。終之六書八體皆列最先，即隋志所謂八體六文，中國紀綱文字之古法也。次為雙聲疊韻法或切字要法，亦中國雙聲疊韻之舊。於是受外來之影響，復欲將雙聲疊韻畫成幾個總類，則依仿五行五色之老門道，而五音法生焉。此即發始於崔光五韻詩李登聲韻時代。雖非八體六文之舊，還確是東方面目。若所寫十四聲法，直即舶來新法（她本是駱駝來的，船來者洋輦成趣耳。）曰為謝靈運等所介紹而通俗者也。彼法尚在四聲未作以前，故列於辨四聲清濁法之前。然則十四聲法即謝靈運所叙之十四音，亦即隋志之十四字也。

於是隋志的十四字有著落。而且說到隋志的十四字便是廣韻上的十四聲，又發見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老把戲。且讓我慢慢說來。

印度字母至今是五十一個

摩多就是韻母，凡十六。除去R·L·長短四母不算，凡十二摩多為六音：

(一)長 a 短 a

(二)長 i 短 i

(三)長 u 短 u

(四)長 e 短 e

(五)長 o 短 o

(六)長 am 短 am

體文便是聲母，凡三十有五。除去遍口聲或超聲內一個『濫』字，凡三十四體文為八音。

(七)k kh g gh n

(八)c ch j jh ñ

(九)ṭ ṭh ḍ ḍh ṇ

(十)t th d dh n

(十一)p ph b bh m

以上所謂比聲二十五，為五音。

(十二)y r l

(十三)v ç sh

(十四)s h ksh

以上所謂遍口聲或超聲九，為三音。

各種字母之數有不同者，如金剛頂經等稱為五十母，則去濫字數之也。玄應所引大般涅槃經等稱四十七母，則去長短魯字二母，又濫羅二母也。泥洹經等稱四十八母，去濫母，後去長 e 及短 am。如華嚴經等稱四十二母，則摩多止留長 a。諸如此類，皆有特別意旨，删削無關係之字母數之耳，非字母原有多少也。五十一字母，每母各有其佛法之取義，故字母排列之次序，有以音理為次者，即如上文所引，如泥洹經，大般涅槃經，金剛頂經，悉曇字記之類是也。有以佛理為次者則不依音理，如光讚經，華嚴經，大日經之類是也。

佛經中附字母者，最古為西晉竺法護之光讚經，以佛理為序。其以音理為序者，較古則為東晉沙門法顯所譯的大般泥洹經。其第十四章文字品云，『佛告迦葉初十四音名為字本，是十四音常為一切不盡之本。』今將其四十八母，依音理別之（原次如是，惟不標數字。）

(一)短阿 長阿

(二)短伊 長伊

(三)短憂 長憂

(四)嘢

(五)烏 炮（原注，於十四音炮爲究竟）

(六)安

(七)迦 呿 迦 重伽 俄

(八)遮 車 闍 重闍 若

(九)吒 侘 茶 重音茶 拏

(十)多 他 陀 重音陀 那

(十一)波 頗 婆 重音婆 摩

(十二)耶 羅 輕重羅

(十三)和 賒 沙

(十四)婆 呵 羅（原注，來雅反，）

蘿蘿樓樓（今注，此四母不在十四音之內）

經文又結之曰「吸氣之聲，舌根之聲，隨鼻之聲，超聲，長聲，以斯等義，和合此字。」

其次則爲大般涅槃經亦由法顯初譯。至劉宋則釋慧觀與謝靈運再治之，又經劉宋沙門慧嚴與靈運等依泥洹經加之品目。今其第十三章文字品云，『佛復告迦葉，……善男子有十四音，名爲字義。所言字者，名曰涅槃。常故不流，若不流者，則爲無盡。夫無盡者，卽是如來金剛之身。是十四音名曰字本』。今亦就其五十母原次，爲加數字列之如下：

(一)短阿 長阿

(二)短伊 長伊

(三)短憂 長憂

(四)嘢 野

(五)烏 炮

(六)菴 痾

(七)迦 呿 伽 重音伽 俄

(八)遮 車 闍 重音闍 若

(九)吒 侘 茶 重音茶 拏

(十)多 他 陀 重音陀 那

(十一)波 頗 婆 重音婆 摩

(十二)邪　羅　輕囉

(十三)和　賒　沙

(十四)娑　呵　羅

魯流盧樓（今注四母不數）

經文又云「吸氣舌根隨鼻之聲，長短超聲隨音解義，皆因舌齒而有差別。……」

我爲什麼要煩瑣的把泥洹經及大般涅槃經的字母羅列出來呢？因爲那個大般涅槃經，經着玄應引在一切經音義內，便變了花色。又經錢大昕同陳澧去解釋一下，更變了些面孔。因此不能不列出來比較比較，也可以見得唐朝人便不懂了六朝的十四聲法，漸要趨向他的三十六母。現在又把玄應的原文加了數目字列之如下：

文字品

玄氏原注，（字者文字之總名，梵云羅刹。羅刹譯言無異流轉，或言無盡。無盡是字字存紙墨可得不滅，借此不滅，以爲常住。凡有四十七字爲一切字本。其十四字如言三十三字，如是合之以成諸字。）玄氏此注，卽於十四音爲字本之理，一筆勾銷。不幸十二摩多加上理釐二母，名曰字音十四，又成字面上之糾紛。且理釐兩母之故，不能說明，被陳蘭甫拉向來母，尤落十丈雲霧。

字音十四

(一)裒（原烏可切）　阿

(二)壹　伊

(三)塢（原烏古反）　烏

理（原注，重）　釐（原力之反）

今注，此二母不列十四音之數。且理釐當於慈嚴原本之魯流，尙有盧樓未引，亦可怪。不知玄氏作音義，所據何本？

(四)黳（原烏奚反）　藹

(五)汚　奧（原烏故反）

玄氏自注云，此十二字以爲音，一聲中皆兩兩字同，長短爲異。皆前聲短，後聲長。

(六)菴　惡

玄注，此二字是前裒阿兩字之餘者，若不餘音，則盡不一切字。故復取二字，以窮文字也。

比聲二十五字

(七)迦　呿　伽　暅（原其柯反）　俄（原魚賀反）

原注舌根聲。凡五字中第四字與第三字同，而輕重微異。

(八)遮（原注，重）　車　闍　膳（原時柯）　若（原耳賀反）

原注，舌齒聲

(九)吒原注重，　咃原丑加　茶　咤原佇賈

原注，上齶聲

(十)多　他　陀　馱原徒柯　那原奴賀

原注，舌頭聲

(十一)婆　頗　婆原注去　摩原莫个

原注，唇吻聲

(十二)虵原注重　邏原盧舸　羅原李柯

(十三)縛　奢　沙

(十四)婆　呵

原注，此八字超聲。

今注，超聲九字又脫去一字，玄氏的鹵莽滅裂甚可怪。又十一第一字之波，刻本誤而爲婆超聲第七字之娑，亦誤爲婆。超聲第一字之虵又被陳蘭甫誤作牀母，便弄到一榻糊塗。

上面將玄應所引大般涅槃經，與今佛藏中慧嚴的原本比較一下，一是正了錢大昕陳澧等之疏，二是舉出七八九十十一的五音，玄氏原注加上舌根聲舌齒聲等字樣，後與唐代智廣的悉曇字記宋代惟淨的天竺字源，亦不合。今比較之如下：

	(玄)	(智)	(惟)	(等韻)
(七)	舌根聲	牙聲	牙聲	牙聲
(八)	舌齒聲	齒聲	齒聲	正齒聲
(九)	上顎聲	舌聲	舌聲	舌上聲
(十)	舌頭聲	喉聲	喉聲	舌頭聲
(十一)	唇吻聲	唇聲	唇聲	重唇聲
(十二十三十四)	超聲	遍口聲	融轉喉舌二音	喉半舌半齒輕唇齒頭等聲

寫到這裏，便可以把廣韻的十四聲例法列舉如下：

(一)開口聲，阿哥何等，並開口聲。

今注，此即第一音的長a短a

(二)合口聲，菴甘堪諳等，並是合口聲。

今注，此即第六音之長am短am。玄應所謂裏阿之餘，故以次阿言合口者日是合口也。

(三)蹴口聲，憂丘鳩休等，能所俱重也。

今注，此即第二音之長i短i。惟所注憂字佛經皆屬第三音，無屬第二音者。然按下文撮唇聲之烏枯乎枯第三音已存有着落，此必爲第二音無疑。既曰蹴口，憂丘等又在舌前，亦應歸第二音之一證。

(四)撮唇聲，烏姑乎枯能所俱重。

今注，此即第三音之長u短u。

(五)開唇聲，波坡摩婆能所俱輕。

今注，此即第十一音之 p ph b bh m。所以次於此者，即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之真相，當於下文說明。凡言能所俱重者皆爲摩多或韻母，言能所俱輕者，皆爲體文或聲母，亦一可注意之條件。

(六)隨鼻聲，灼蒿考姑等能所俱重也。

今注，此即第五音之長o短o。姑字元刻玉篇作好，乃得其正。疑灼字亦爲炮字之誤。炮者泥洹經以爲十四音究竟之字。炮蒿考好音亦諧矣。

(七)舌根聲，奚雞溪等能所俱重。

今注，此即第四音之長e短e。奚雞等古音正爲 ai 也。舌根隨鼻等名目，並見泥洹，涅槃二經，隨鼻至唐代翻經遂無其名，亦可證明廣韻十四聲法，確係六朝舊物。

(八)蹴舌下卷聲，伊酌等，能所重。

今注，此即第十二音之 y r l 也。此本體文，獨破例而爲能所重者，即喻爲影匣之先聲，且邏羅雖與脣齒異致，終視爲與尋常聲母不同，亦古今一揆。伊指 y 母，酌疑爵之誤，謂 r l 也。目中明言下卷，亦指 r l 無疑矣。

(九)垂舌聲，遮車奢者，能所俱輕。

今注，此即第八音 c ch j jh ñ 也。

(十)齒聲，止其始等，能所俱輕也。

今註，此即第十三音 v ç sh。止字必係乏字之誤。其玉篇作具，始玉篇作所，皆通。v 言齒者此即當時輕唇將誤唇齒，不僅雙唇之證矣。

(十一)牙聲，迦佉俄等，能所俱輕。

今注，此即第七音 k kh g gh ṅ。

(十二)齒鴉聲，顎囂等，能所輕。

今注，此即第十四音 s h ksh。囂玉篇作器乃合。

(十三)喉聲，鴉加瘕等能所俱輕。

今注，此即第十音之 ṭ ṭh ḍ ḍh ṇ。以舌頭音爲喉聲本悉曇字記等承古代相傳之誤。玄應改爲舌頭聲，於音理自合。然字記等自守其六朝佛經派之舊，玄應已有唐代字母家之意味。證明廣韻之十四聲，幸有字記等殘存舊法，方能密合。而鴉加瘕三字皆誤，此必妄人見其爲喉聲，妄意改耳。

(十四)牙齒齊呼開口送聲，吒沙拏荼能所俱輕。

今注，此即第九音 t th d dh n。知徹等音，想在六朝開始流行，不能定其發音之狀態，故繁重其詞，名曰牙齒齊呼開口而送，亦可笑矣。

倘問廣韻十四聲之次序，何以與佛經之次，截然不同。此即仿照婆羅門書之十四音，重新用東方面目變換之，定爲中國自己之十四聲例法是也。其次依照何例爲先後，即照辨字五音法。

五音法者，反切成立後，第一步用西學做成這中學之體。時代在漢末。於是再用西學之十四音，按照中學之五音法，成功十四聲例法。其時代在晉宋間。

開口　合口　撮口

此口也，在五音之外。

撮脣　開脣　隨鼻

即一脣聲幷餅。鼻在外表脣之一條線上，故附焉。

舌根　蹴舌下卷　垂舌

即二舌聲靈歷。

齒

即三齒聲陟珍。

牙　齶

即四牙聲迦佉。

喉

即五喉聲綱各，立名目者，見着白鬚就喚爺，所以取亞等之謡名，彼喉我即喉之。而一知半解之妄人却知綱各不可以類多他，故以加瘕等易之。

牙齒齊呼開口送

這是沒有了辦法，姑屏於五音之外，綴附例末。

所以辨字五音法者，六朝時候古等韻字之七音也。辨十四聲例法者，六朝時候等韻字母之胚胎也。凡雙聲之事，六朝常曰體語，則與體文之名恰合，又一旁證矣。

但是當時雖有十四聲例法，能通解其法者必係謝靈運輩的通人。若一般學者及市民，則用雙聲疊韻法，守其四十一類之舊反切；或用因煙人然從五音法擴大的三十切字要法，以便通俗。猶之乎宋元以來，雖有等韻字母，而學者猶守其反切之門法，俗人則擊鼓揮扇，空谷傳聲，自有其捷訣。十四聲例法，一變而為三十六字母之等韻，則因煙人然等三十類切字要法，實爲其過渡之樞紐。因煙人然三十類的切字要法，多數人皆以爲創始於晉。彼之三十，於等韻之三十六，缺者爲『知徹娘床非奉』。呂介孺謂舍利三十字母所缺爲『幫滂娘床微奉』，守溫爲之補完。知徹因照穿而缺，猶之乎床則因澄而缺，缺得在情理之中。若忽缺最不易缺之幫滂，必非事實。所以呂介孺言舍利缺去幫滂娘床微奉，定是知徹娘床非奉之謡。今質言之，切字要法之有澄無床，實

卽有床無澄；亦卽完全沒有知徹澄娘。此因知徹澄娘，十四聲例法名之曰牙齒齊呼開口送，附於五音之末，時人不善讀出可知。我嘗改爲非奉是唇齒敷微爲雙唇，切字要法有雙唇而無唇齒，亦證明雙唇是舊音，唇齒是采取印度法之新音。故呂介孺謂舍利缺徹奉，亦不若切字要法缺非奉之當。照此說法，舍利三十字母實卽將切字要法，化雙爲單，又改正十四聲例法，用新佛經家（卽玄應之徒）牙舌唇齒喉等之分類，一整理之，遂成三十字母耳。守温參合韻學反切家之四十一類，以爲知徹澄娘的舌上音不可少，唇齒的輕唇當添，遂成三十六母。此乃顯然易見之變遷，乃主舍利字母爲出於切字要法者，止淸道光時滕陽人作切字肆考的張耕一人，亦可異矣。至於舍利字母爲李氏音鑑所引，既與切字要法不合，復與呂介孺之說亦不合，並無『照穿床敷微』之迹，卻重『見溪群疑』等音，不知李氏果何所本，必爲傳抄之謬品無疑。

以上這幾筆宕賬，就是我望附了叔遠先生的淸賬，引起更多的報告，添了確切佐證，將來把牠結了進去；卻不料說得太冗長了，占去篇幅不少，抱歉得很。

十三，二七，十。

卜留沙夫死了

從予

卜留沙夫（V. Bryusov, 1872–1924）是近來俄國文壇上的象徵派的先驅，是俄羅斯帝政時代來與巴爾芒（K. D. Balmont）齊名的作家。巴爾芒以抒情詩著，而卜留沙夫則以理知的詩人名。他由理性，科學，智識而進於詩的境域。俄國自革命以後，多數有名的作家都對勞農政府懷抱反感，奔避國外；獨卜氏與高爾基留於國內，共事蘇維埃政府的文化運動。卜氏曾被任爲教育部人民委員會之文藝部長及莫斯科大學文學教授。

據卜氏的自傳說他自十三歲來卽有志於詩歌，洎一八九〇年他因受范爾藍納及鮑多萊爾的影響，從此在他面前便展開了一個新的世界。他的著作，包括詩歌，小說，評論等，計有藝術論，街路與十字街，阿托爾斯泰伯，地軸及火之天使等。最近出版的台亞利係他的詩集。

文藝上幾個根本問題的考察

日本廚川白村著 仲雲譯

一 豫言者的詩人

我們的生命力，得以絕對的自由而表現的，只有文藝。人們創造的慾求，總是想向更高大宏深的生活躍飛前進，想不受一切束縛而自由表現，因爲在此處，常暗示着偉大的未來。生命之流，從過去以至現在這樣繼續着的，也只有在文藝作品上，得到莫可比擬的自由的飛躍，由是而超過人間其他的活動——這是常要受四圍種種的壓迫的——成就了所謂『心的冒險』(Spiritual adventure)而脫離常識，物質，法則，因襲及形式的束縛，以發見新的世界，創造新的世界。如那在經濟政治以及社會現象上，所未曾顯現的事物，在文藝的作品上，所以能早已有所啓示者，便全由這個緣故。

加萊爾在所著英雄崇拜論及般斯論中，其拉丁語的vates一字，初爲豫言者的意味，後復轉爲詩人之義。意思就是詩人係如能先感知的豫言者般的詠歌的人，申言之，就是能傳達神之託宣，能感知人所不能感得的事物以示之一代民衆的人，正如古以色列將神的意志傳諸民衆的豫言者一樣。迨到了羅馬人手裏，此字復轉用作教師的意義，質言之，vates 一字，其中表

示着詩人豫言者及教師的三種意義。我們由此，可知文藝家所負使命的重大了。

故所謂藝術上的天才，實就是想突飛前進的『心的冒險者』不過成就大事業的英雄，不論誰何，其後必有無數無名英雄的努力；同樣，凡大藝術家的後面，必有時代，社會思潮為其背景。文藝固為個性的表現，然其個性的另半面，實為伴有普遍性的普遍的生命，而屬於同時代同社會或同民族者。詩人由這普遍於人們的普遍性，使自己成為先驅者，故其所表現的事物，類皆能指示一代民心的歸趨，及時代精神之所向。如彼得所謂文藝家係『文化的先驅者』，便是指其能暗示有更高大的生活之可能這點而言。

凡一時代及一社會，總有其時代生命，社會生命，繼續着不斷的流動與變化。這就是思想的潮流，及時代精神的變遷，而為一種因時運的迫促向各處發動的能力。在其初時，這差不多無具形及體系，只是一種茫漠不可捉摸的生命力。藝術家之所表現，即係此生命力；惟不為固定凝固的思想，及概念，當然也非可稱為某主義的性質的事物。所謂文藝作品，實就是一種不能壓抑的只向着應行之道而發展的生命力之具象的表現。此種事物，潛伏於一代民衆的胸中，隱匿在『無意識』心理內，一般人雖有不安與焦躁的感覺，然卒不能捉住而加以表現。惟藝術家以其特異的天才，乃能加以表現，象徵化為如夢般的事物。疾速地將這捉住而加以表現反映，而成為文藝作品。於是遂變為一種有體系的思想及觀念，而造成一種哲學或學說。這種思想或學說，要是在世界上變為實行，那就是政治運動，社會運動，已早逸出藝術的範圍了。此種事象，觀之往昔文藝史，蓋歷歷可證。如在法國大革命前，則有盧梭等浪漫主義的文藝以為之先驅。又如近世維多利亞朝貴族的保守的英國，在轉變為今日民主的社會主義的英國以前，自前世紀末葉以來，即有蕭伯納威爾斯等打破因襲的文藝之產生；並且，在此以前，頑固的英國，以受法國頹廢派文學的影響，已在詩文上現着近代英國鮮明的激變。至如日本亦復如是。若賴山陽的純文藝作品日本外史般的敘事詩，實為明治維新的先驅；若日俄戰爭以後所發生的自然主義文學運動，則為最近德模克拉西運動與打破因襲改造社會運動的先驅：這都是文明史上確無可疑的事實。至文藝作品之最

原始的，則類皆為簡單的童謠與流行唄(hayari-uta)以發於民衆之自然的聲調暗示時運之默變，此不獨古代各國如是，即在日本歷史上亦為屢見的現象。如日本紀中古時的 wazauta，即那時純粹的民謠，多為用以卜國民之禍福吉凶的事物。至若近代，則自德川末年以降，下洎明治初年，在此民族生活之動搖時代中，如流行唄之類，其對於時代生活痛切的批評警告，預示，即在現今似還歷歷在我們的心頭呢。

美詩人有句云：

First from the people's heart must spring
The assions which he learns to sing;
They are the wind, the harp is he,
To voice their fitful melody.

——B. Taylor, *Amran's Wooing*.

情熱之為物，初萌動於民衆的胸中，而加以具體的表現者，則為文藝家。如像在琴枝上捉住了不知來自何處的風而奏出微妙的音樂的 Æolian lyre 般，詩人捉住了一代民心的機微而加以藝術的表現。天才者以其銳敏的感性(sensibility)疾速地捉住了不能顯見的民衆無意識心理之內容，而與以表現。這樣，在十九世紀浪漫時代，拜倫雪萊所表現的革命思想，實就是近代史的豫言；其後如加萊爾，托爾斯泰，易卜生，梅特林克，白朗吟等，蓋莫不是新時代的豫言者。

由因襲道德法則及常識的眼光以觀，則文藝作品似難免要目為暴亂危險的事物，惟文藝的本質在超越一切事物而為純粹的創造生活之產品。如天馬(Pegasus)般，我們可以於天才的飛躍看出其重大的意義。

凡豫言者，多常不容於故國；詩人也是這樣，因多為時代的先驅者，所以也常受人之迫害或冷視。如勃雷愛格直待百年以後始為世界所公認，便是其最顯著的適例。他如雪萊，斯溫盤，白朗吟，易卜生等凡持革命及反抗態度的詩人或豫言者，則其前半生，——甚至全生涯，俱莫不常處坎坷困頓的狀態，其例蓋不可勝舉。弗羅貝爾當在世時，幾全不為人所歡迎；樂聖威克耐在未得巴威略王知遇以前，實長在流離轉徙的生涯中。我們現在回想起來，真大有不可思議之感。

昔人有云，民意即是天意(Vox populi, vox Dei)。其傳達

神意，而代之宣示於人者，則爲豫言者，爲詩人。但是所謂神及靈士披里純者，實不存於人間以外，而爲民衆內部生命的慾求，爲潛伏在『無意識』心理之下的生的要求。即在經濟生活，勞動生活，社會生活，政治生活等當中，常須受物質主義，利害關係，常識主義，道德主義及因襲法則的束縛壓制的內部生命之要求。此『無意識』心理之慾望，以絕對自由之創造性的發揮，乃得表現爲如美夢般的詩及藝術。

因主張無神論而不容於大學，因激烈的革命論而失戀，後以失足溺死於斯北沙海，像雪萊這樣果敢地終其三十年的生涯的抒情詩人，他托思於蕭颯的西風，而激烈的歌詠道：

Drive my dead thoughts over the universe
　Like withered leaves to quicken a new birth!
And, by the incantation of this verse,

Scatter, as from an unextinguished hearth
　Ashes and sparks, my words among mankind!
Be through my lips to unawakened earth
The trumpet of a prophecy! O Wind,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Shelley, *Ode to the West Wind.*

自革命詩人雪萊舉起『豫言的喇叭，向睡夢的世界』呼出這詩歌以後約一百年，到了現在，鮑爾希維主義使世界都爲之戰慄，地球各處徧布了要求改造與自由的呼聲。雪萊是世界最偉大的抒情詩人，但同時，他也是偉大的豫言者的一人。

二　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

或者說，文藝之社會的使命有二方面：一是那個時代與社會的忠實的反映；一是對於未來的豫言的使命。前者以現實主義(Realism)的作品爲主；後者以理想主義(Idealism)或浪漫主義(Romanticism)的作品爲主。但從我的創作論的眼光說來，則此種區別，實不成問題。文藝既想深入其時代，社會而加以描寫，想達到把持潛伏在時代意識，社會意識之底的無意識心理，當然對於未來的要求及慾望有一種暗示。本來離去了現在又何來未來的存在？描寫現在既能深入其核心，而達到常人

所不能目覩的地方，那末同時對於未來自然也有大的啓示及豫言。據弗羅特一派學者所唱的解釋夢的慾望說，象徵說而言，由夢以占卜未來實不必是癡人的迷信。同樣，文藝便是由過去現在以夢想未來的事物。文藝既是在突入現在生命的中心，則除在生命上有永久性及普遍性外，必能由過去現在以暗示未來。譬如醫生診病，如欲察其病源，明白其病苦之所在，則對於疾病的治療法及病人的要求也自然應該清楚。要是對於爲病人的未來的治療法，漫不知悉，則對於病人現在的病狀勢必至誤斷而爲一個庸醫。因是，所以只描寫現實，而對於未來，無豫言的使命的作品，到底不能稱是偉大的藝術品：這大概也不是過言能。

三　短篇「頸飾」

莫泊三有一篇短篇小說，名叫頸飾，是被評爲他的傑作之一的。這小說的內容很簡單，是：

有一個小吏，他的妻子在赴夜宴的時候，向友人借了一串金剛石的頸飾。這夜回轉家來，不知怎樣拿來遺失了。她不得已便與丈夫商議，向人家借了數千金，另買一串同樣的頸飾來償人。他們倆爲卸除債務起見，拚命儉約的勤勞了十年。在這期間的生活，眞是困頓萬狀。後來債務清償了，仔細一考察，從前借來的頸飾，原來是一串贋鼎，連一百塊錢也不値呢。

我們要是只由爲夢的外形的事象來觀察，則此篇小說實不過一則極細小的故事。雖然，凡詩歌戲曲小說等之所以有藝術的創作價値者，似不在其所描寫的事象之如何。不論其爲虛構抑爲實事，爲本自作家的直接經驗或間接經驗，爲複雜的或簡單的，爲現實的或夢幻的，但從文藝的本質說來，這些都不成問題。那成爲問題的，只是他的象徵究竟具有多大刺戟的暗示力？作家以此事象爲題材，是怎樣處理着以創造他的夢的？在作家無意識心理的底下，是潛伏着何種東西的？我們所應注目的便是這些地方。莫泊三這篇頸飾的事實，或聞自他人，或係自己虛構，抑或本自一己的直接經驗，這姑暫不置論；我們所首當敬服的是作家怎樣將可驚的現實性加以描寫，巧妙地把讀者引入幻覺的境界，而在這刹那暗示以生命現象之眞的技能。人生

之中本有極諷刺而悲劇的，他這樣乃絲毫不涉概念之哲理的暗示給我們，使我們立刻得直感的，生之本然的而獲得，而與生命現象之眞相接觸；並且，如我先前所述達到鑑賞的第四階段似的對於其巧妙的處置題材的手腕，使我們不勝其驚奇。至於那則故事，則不過他所用的象徵及暗示的器具能了。如涉翁的三十七篇戲曲，其所用的材料都不過是莫須有的歷史故事，傳說，逸聞和新聞上的社會事件，然而他却從此表現了他空前的創作生活。

但是莫泊三當初要是將可名為「人生苦痛的諷刺(irony)」之抽象的概念意識的加以表現為那篇頸飾，那末在藝術品上，這不過是一篇簡單而低下的 allegory，決不能有那樣強烈的現實性，實感味，而在生命的表現上，勢必至不失敗不止。而他們夫婦倆悲涼慘澹的生活，也不能躍躍如生的現於我們目前了。莫泊三惟其能將在無意識心理的苦悶，如夢境般加以象徵化，所以此篇頸飾能成為美妙如生的藝術品，能將生命之振動傳之讀者胸中，能引誘讀者想見其同樣的悲痛之夢。

或有以為凡小說家自己若無直接經驗，必不能成為藝術品的材料：這是大謬的見解！要是這樣，那末描寫賊盜的作家，便非曾為賊盜不可；描寫殺人的作家，便非殺過人不可。如涉翁那樣上自王侯，下至庶人，舉凡弑逆，戀愛，鬼怪，戰爭，高利貸等事無不敍述的作家，若事事必經本人直接經驗，試問以這般短促的人生，豈能盡歷千百年的事變？同樣，若謂作家敍述姦淫事件的，則其人必曾有淫行：這是多麼誤謬的話！文藝作品之能有偉大的藝術價值，全在其描寫之如何。故凡對於所描寫的事，能美妙地加以象徵的；或者其事雖係間接經驗，甚至是虛構的，只要能如直接經驗或實有其事般描寫得出來，都可說是有偉大的藝術價值。因為文藝是和夢一樣，全在其徵象的表現法的。

話已說到此地，但我對於直接經驗，似還有幾句話要說。從前歸心於道而度其極端的禁慾生活的高僧，常有歌頌戀愛的詩文；因是，一般人遂多致疑於他的行為，以為必有不可告人之隱。夫僧侶既名為人，則在其直接經驗上雖無戀愛事件，在其體驗的世界，亦豈能無美女，無戀愛？他不過對於性慾加以壓抑作用罷了。當然這在其心坎上是有損傷的。故我以為他們的所以表現為如夢般的詩歌，實在也是意中事。

上面說到僧侶而有戀愛的詩歌，我不禁想起心理學家所謂二重人格與人格之分裂等學說。如斯蒂芬孫的傑作，那篇名叫"Dr. Jekyll and Mr. Hyde"的，其中卽以同一人格表現着善人傑克耳與惡徒哈特的二種精神狀態。實可視爲我前此所述將二種力量的衝突加以具體化的東西。我想人性之所以有矛盾者，蓋卽由於我們有人格之分裂與二重人格。申言之，卽一面具着罪惡性，惟以平日的壓抑作用，故多被壓入無意識中不能現於意識的表面。然而若一旦入於催眠狀態或至於如歌詠那樣自由創造的境地時，則此罪惡性與性的渴望常突然躍出意識的表面，一般善人或高僧之所以有與平日意識狀態絕不相似的行爲和歌詠，便是這個緣故。如佛教的所謂『降魔』，福羅貝爾的小說聖安東尼的誘惑，卽爲心的傷害之苦悶，由無意識而出現於意識的精神狀態之具體化。故以平日非常陰鬱而憎人的人，多有成爲滑稽作家者。如日本夏目漱石氏那樣陰鬱的人，而其所著小孩，我們是貓，則完全係 humorist 的作品。他如佳奈山、斯活夫那樣的人而作桶的故事 (Tale of a Tub)，十返舍一九那樣極陰沈的人而作膝栗毛，這都是可用人格分裂說來解釋的。原來平日加以壓抑而潛伏在無意識域內的事物，只有於純粹創造的文藝創作時，能躍出表面與自己意識相結合。故精神分析學派的學者亦有以此解釋 cynicism 者。

藝術創作的時候，打一個譬喻說，正和酒醉時一樣。血氣方盛的辦事員，當其在公司辦事室中，對於董事和經理等總是低首下心。這是因爲自己有利害關係，與年終的獎勵金有影響的緣故，所以不得不自己壓抑。然若於酒席之間，酩酊而醉，則雖當着董事課長之前，亦無絲毫顧忌，如利害關係善惡批判等的壓抑作用幾完全除去，只猛然地表現着他的眞生命。到了次日，再向董事之夫人處謝罪，或託其斡旋時，於是如瓶蓋栓塞般再自己加以壓抑，這樣與前夜遂完全成爲二人了。羅馬人曾說：『酒中有眞』(In vino veritas)。藝術家創作的時候，實與醉時相同，最純眞無僞地表現着他的自我。至若爲機關報作社論的主筆，則其爲文時的心理狀態，那當然是大相逕庭，不能並論的。

四　白日之夢

從前一般詩人及藝術家常有所謂『煙士披里純』(inspir

ation）中言之，就是神來的靈感。當然，這種事物沒有突如的來自天外之理；質言之，實卽是從作家無意識心理之底所湧出的生命之跳躍——是我們的自我，我們的個性。只因、他是無意識心理的產物，所以彌可珍貴。否則，要是爲顯在意識表面的精神作用之所產，那末這種作品只是彫琢而成的事物，必不能傳強烈的振動於讀者的中心生命。因是，我相信所謂制作感興，實是發自無意識心理淵深之底奧的。

文藝作品要是眞爲作家創造生活的產物，則其作品中爲描寫的對象之事物，必爲作家自己的生活內容。他的描寫雖常爲『我』以外之人物事件，然實則仍無異『我』的描寫。——鑑賞者因由這作品的欣賞，於是亦發見其自己的『我』。惟欲研究其作品，則對於此作家的體驗閱歷不可不有一種了解；然而我們由他的作品亦可推知作家之爲人。如弗蘭克、哈利斯之不據古籍舊記而單由莎翁的戲曲以推論莎翁，便是此類。這種大胆的態度，殊足以驚動向來以考證自命的學究。我相信此種研究法實是很有意義的。我們試翻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與可目爲他的自傳的詩與眞實，盧梭的戀愛小說新盧伊斯與他的懺悔錄第九卷，則此偉大天才在實生活上以失戀而生的胸中的煩悶，如夢般象徵化於作品上的事想，誰都會明白的罷。

以上所述，在解釋文藝創作的心境係一種像夢似的境界，以後，我想讀者諸君倘能於古來的詩人或作家、對夢的經驗的意見加以檢討，大概當不難明白了。我近來在與謝野夫人的隨筆集愛理性及勇氣中，讀到如下所述的話，茲附引於此，以便參考。

如古人般在夢中並無感得妙歌的經驗，而於夢中獲得小說及寓言的意想者，殊不一其例。其中含着空想的事物，此蓋爲夢中意識集於一方的緣故。這不僅比微妙的心理與乎覺悟複雜的生活狀態時還能更寫實的加以觀察，並且明晳適當整然爲一藝術品而立體的浮現其意想。在此情狀，人們之能有夢，這並不是睡眠，以我之見，或者就是藝術家最純粹的活動罷。

因是，我們平日漠然不明或不知怎樣解決的問題，在夢中反能明白的得到解答：是可知夢境與現實之間，實在沒有什麼界限。故我以爲夢雖然是不可捉摸的，但像小野小町

般愛夢的心理，却可從此想像而得了。

——與謝野夫人著愛、理性及勇氣一四七頁

此固不但創作時爲然，卽鑑賞的時候，我們亦須離去日常的實際生活而入於『夢』的境界，才始可能。從前所謂文藝的快感，其要素在無所容心 (disinterestedness)，就是指此而言。換言之，只有超於實際生活之利害關係，始能觀察現實，批評現實而有所體認。例如在動物園中，我們見獅子雄壯的形狀，便可想像其在山野中不可一世的生活；然而若無鐵柵以爲之間隔，則我們身處猛獸之旁，正危懼恐怖之不暇，又那能靜自觀察呢！現在因有鐵柵的間隔，使我們得置身於無所容心的狀態以爲觀察：這便是藝術的觀察。又如有一著時髦的，拘束的服飾的人忽然受躓傾跌，這是一樁很滑稽的事。可是那人若爲自己的親戚兄弟，與自己間有利害關係或實際上的 interest，則我們恐不能認是一種痛快滑稽的事能。故一定要在自己實際生活間存有餘裕與距離，我們才能感得深的現實。這便是上面與謝野夫人的所謂在夢中能更寫實的觀察一切而爲藝術家的活動了。

或者會說，在五官中，其爲藝術之根本的則惟視聽二官。申言之，惟此二官，則不若其他味，嗅，觸三官般爲直接的實際的，而有間隔存於其間。——卽視聽二官，其間係存有間隔不與物接觸的。故雖怎樣柔軟的天鵝絨，怎樣可口的肴饌，决不能說這是詩，是藝術品；而廚司等人也不能說是藝術家。因爲觸覺與味覺是沒有間隔的，所以不能說是入於文藝領域的感覺。若欲說這是藝術的，那終厭太肉感的及實際的。此種情狀，正如獅子而無鐵柵以爲之隔絕的情形一樣。——上述的所謂『夢』，意卽離於實際的生活。若再確當的說一句，便是『醒覺者之白日的夢』，實卽是詩人的所謂“waking dream”

此所謂『非實際的』者便是使我們脫去利己的情慾以及其餘種種雜念，而營絕對自由的創造生活。換言之，要想脫離一切的抑制而營淨化的藝術生活，批評生活，思想生活，則此所謂『非實際的』，『非實利的』，實爲一種最重大的要素。若見美女而思據爲己妻，覩黃金而思佔爲己有，這是我們在實際生活上的心理；要是始終這樣，則只是動物生活，而決不是有靈的精神的方面之人間生活。我們的生活，一定要使之能由所謂『實利』『實際』而淨化醇化，而入於能『超然的觀察』的夢境，這樣才能

把生命提高加深,使之增強而擴大。然如欲把這渾沌而無統一無秩序的世界當作整個的有秩序統一的世界而觀,則惟有求之於『夢的生活』,惟有掃盡自『實際的』所生的雜念,使心境清朗如明鏡止水般,這樣纔能達到藝術的觀照生活之極致。

我們『在白日之夢』中閉上了肉眼,張開了心眼,以入於靜思觀照的三昧境。於是我們乃能離去實行及慾念,超於外界的紛擾而至自由的美境。我們叡智的靈光乃得如中天明月,照徹一切。然此種幻象,此種情景,却除由象徵的以表現外沒有別法了。

凡屬文學上的一切藝術創作,質言之,都是在看如渾沌不統一的日常生活的事象中認取聯貫及統一的。——這就是作家,鑑賞者,及一切人由無意識心理的作用,為自己選擇作用的活動。由這各人的選擇作用,以不同的立場不同的態度,從渾沌的事象採取連結出來的便是有統一的創作。淺近的打一個譬喻:我的書室中是原稿紙片,文具,書籍,報章等紛然雜置,在他人看來,確是非常混亂的。但是我却不願有人前來動他。蓋由我自己的眼光看來這却是整然有序的。要是有婢僕來加以整理,則因為是由別人的立場來行選擇作用的緣故,要緊的原稿反誤作字紙了,書籍位置的順序也弄錯了,應放在手頭的却置在遠處了。這於我實是非常不便的。夫以不同的立場與態度觀察事物,此固人各不同;但即在同是一人,也常可看出不同的統一。文藝創作之必以個性為基礎者,便由於此。例如有一景色,A之所見與B之所見,其所得者,常有非常的差別。又如由東以觀,與由西以觀,或左右上下以觀,則因立場的不同,各人的選擇作用亦遂不能相似。甚至同屬一人而觀察同一的對象,從股間以倒看景色與普通直立所見的也絕不相同。因此,凡不知以藝術的眼光視自然人生之形式法則萬能主義者與道學先生,譬說起來,他們正和整理我書室的婢女一樣。他們毫無所知的,只知依書籍的大小顏色,或因襲的見解去位置硯台煙灰盤等事物;然而我所謂個人的書室的眞味,却被他們毀壞以盡了。

五　文藝與道德

最後,我還要就文藝與世上普通所謂道德的關係來說一說。有一般不徹底的明白文藝與人生的關係的人,常以為文藝

而描寫罪惡鼓吹不健全的思想這是大可駭怪的故凡不述說高尙的道德與健全的思想者決不能說是大作云。

夫文藝爲生命絕對自由的表現爲我們脫去在社會生活，經濟生活，勞動生活，政治生活等善惡利害的價值判斷而不受何種抑制作用的純眞的生命表現。故所謂道德的不道德的，美的醜的，利益的禍害的這些事，在文藝的世界都是置之不問。原來人類是神性與獸性惡魔性同時並具的，在我們的生活上，有美的一面也有醜的一面：這實是不能否定的。所以在文藝的世界上，有一般有價值的作家對醜而主張美，對惡而高唱善；但同時在近代文學也特多惡魔主義的詩人——如鮑多萊爾般惡之華的讚美者，如自然派似的描寫獸慾的作家，都是承認其有充分存在的意義的。因此所謂文學，固不必以 moral 爲必要條件，也無以 immoral 爲條件的必要，因爲這乃是如上所述般，以超乎「實際的」世界所通用的一切價值判斷爲立場的 non-moral 的事物。

或者難道：然則歷來文學上以殘殺，淫穢，貪鄙等爲材料的罪惡的東西，爲什麼特別多呢？這可以分兩方面說：由作家的方面說來，則因爲常受壓抑的生命之危險性，罪惡性，爆發性的一面，只有在純粹創造的文藝世界能夠自由的表現出來。從讀者鑑賞者這方面說來，則因爲只有與文藝作品相接觸時，存在人間性中的惡魔性罪惡性，才能離去壓抑與作品共鳴共感，而爲一種生命表現。原來在人間生命的存在的限度內，在求解放的慾望的限度內，人間對突破壓抑作用而說是罪惡的興味，總是永遠存在的。這固不僅文藝，即文藝以外的事物亦莫不如此。例如在電影上與報章的社會記事上，其中搶刼奸淫的事，所以常惹起我們的興味者，便由這個緣故。法國高爾蒙曾說：「許多人都愛聽穢聞，這因爲他人醜行的暴露可以使他見到自己隱着的醜行。」這就是我上述所說有自己發現的喜悅之共鳴共感了。

因爲這樣，所以在文藝的內容上，實含着人間生命的一切。其中不僅有善與惡，美與醜，且還可以看出喜與悲，愛與憎，可以聽出心靈的呼叫與難以抑止的慾情的叫聲。換言之，不受道德與法則的制限之流動無礙之新天地的存在，是在與人間生命的飛躍相接近。我們要深深的自己省察，要觀照眞的實在，則只

有入於不受拘束的「超然以觀」的境地，才始能夠。此則不論科學文藝都是一樣。原來科學也是離去所謂「實用的」「實際的」而觀的事物。二點間的最短距離爲直線，惡貨幣驅逐良貨幣；這都是科學的理論。至於是道德與否，是善和惡與否，科學是不問的。考理論 (theory) 一字的語源係來自希臘文的 theoria，意爲靜加觀察，與所謂劇場的 theatron 同出一源：這實是很有研究的興味的。

六　酒色聲歌

由上所述的意味，則所謂「爲藝術的藝術」(l'art pour l'art) 實是很正當的主張。藝術是爲藝術自身而存在的，只有得自由的營個人的創造這點，藝術才含着「爲人生的藝術」的意義。否則，若以爲藝術是隸屬在人生他種目的的，則在此刹那，藝術絕對自由的創造性，已有一部分被否定被毀壞了。因是，若沒有爲藝術的藝術，那便也不成其爲「爲人生的藝術」。

希臘古代阿奈克良的抒情詩，波斯古詩人峨曼耶謨的四行詩 (Rubaiyat)，這都是歌詠得到酒色之刹那間的歡樂的。又歐洲中世的大學生徒，也常以「酒色聲歌」(Wein, Weib, und Gesang) 這三種享樂當作一種事物而加以讚美。而這三者，實也含着一種使古今來的道學先生皺眉長歎的共通性。即酒色二者主肉感方面，聲歌——即文學——主精神方面，實則都是使生命得到自由解放與昂然飛躍，使我們有歡愉與快樂的。歸根結柢的說一句，這都是想在日常生活上脫離壓抑作用，由此而意識的或無意識的謀暫時的脫去「人間苦」之痛切的慾求而發生的。陶醉於 alcohol，與求性慾的滿足，這和文藝之創作鑑賞一樣。不外是使人脫離壓抑而味道「生之喜悅」，經驗「夢」之心的狀態。不過這二者是專偏於生活之肉感的感覺的方面，是一時的淺薄的興奮，與「聲歌」——即文藝——的性質是完全不同的。（參見「文藝思潮論」六十七頁以下）

商務印書館出版

六大教育雜誌

★教育雜誌

(編輯者)李石岑　全年十二册一元五角

每册一角五分　郵費每册一分

本誌發行已十六年、近年來更竭力提高程度、充實內容、其宗旨在提倡美育、體育、職業教育、以及各種設計法與測驗法、對於重要問題、常刊行專號討論、

★新教育

(編輯者)中華教育改進社　每册二角

全年十册一元七角　郵費每册二分

本誌由陶知行先生主幹、內分二十一組、都由當代教育專家擔任編輯、近來對於測驗、平民教育等問題、提倡最力、關於實地教育的調查、亦多發表、

★初等教育

(編輯主任)俞子夷　全年四册

每册定價二角半　郵費每册二分半

本誌由中華教育改進社初等教育組及江蘇附小聯合會等十八個初等教育機關聯合編輯、是專門以初等教育爲研究對象的一種定期刊物、爲服務初等教育界者之良友、

★中等教育

(編輯者)中國中等教育協進社

全年五册一元二角　每册二角五分

郵費每册二分

此爲研究中等教育的唯一刊物、今後的主旨、在多做些實地研究的功夫、如課程標準、課程編制、教授方法、能力分組、以及測驗、訓育等問題、都要多加討論、

★教育彙刊

(編輯者)東大南高教育研究會　全年四册

每册二角半　郵費每册二分半

本誌爲研究便利計、共分設計教學法、中等教育、和兒童用書三組、發表的文字、對於最新的教育學說、尙多紹介、尤注重於教育的實際問題、

★革新

(編輯者)廣東高師學生出版組

全年六册　每册三角　郵費每册二分半

本誌討論的問題、雖也及於文學、哲學、史地、博物各科、但討論教育的佔着最大部份、更着重於中等教育方面、

梅嶺之春

張資平

一

她的住宅——建在小岡上的屋有一種佳麗的眺望。小岡的下面是一塊叢生着青草的牧場。牧場的東隅有一座很高的塔，太陽初昇時，投射在草場上的塔影很長而呈深藍色。塔的年代很古了，塔壁的色很蒼老，大部分的外皮受了長期的風化作用，剝落得凹凸不平。塔壁的下部滿貼着蒼苔，塔的周圍植着幾株梅樹，其間夾種有無數的桃樹。梅花固然早謝落了，桃樹也滿裝了淺青色的嫩葉。

朝暾暮雨和正午的炊煙替這寒村加添了不少的景色。村人的住宅多建在岡下，建在岡上的只有三兩家。她站在屋門前石砌上幾可以俯瞰此村的全景。

村民都把他們的稻秧種下去了。岡下的幾層段丘都是水田，滿栽着綠蔭蔭的青秧。兩岸段丘間是一條小河流，流水和兩岸的青色相映襯，像一條銀帶蜿蜒的向南移動。對岸上層段丘上面也靠山的建立着一列農家。

村民的生活除耕種外就是採樵和牧畜了。農忙期內，男的和女的共同耕種和收穫。過了農忙期後，男的出去看牛或牧羊，女的跑到山裏去採樵。

她的母親一早就出去了，帶一把砍刀，一把手鐮，一條兩端削尖的竹槓和兩條麻索出去了。她的丈夫也牽着一頭黃牛過鄰村去了。她沒有生小孩子以前是要和她的母親——其實是她的婆婆——一同到山裏樵採去的。可憐她，還像小女兒般的她，前年冬——十六歲的那年冬，竟做了一個嬰孩的母親了。

「啞啞啊！我的寶貝睡喲！啞啞啊！我的乖乖睡喲！」她赤着足，露出一個乳房坐在門首的石砌上喂乳給她的孩子。

鄰村的景伯姆肩上擔着一把鋤頭走過她的門首。

「段妹兒你的乖乖還沒斷奶麼？」她的生父姓段，村人都叫她做段妹子。

「早就想替他斷奶。但夜間睡醒時哭得怪可憐的，所以終沒斷成功。」

含着母親的乳房，快要睡的小孩兒聽見他媽媽和人說話，忙睜圓眼睛，翻轉頭來望景伯姆。可愛的小孩兒伸出他的白嫩的小手指着景伯姆，「唉，呀呀！唉，呀呀！」的呼。景伯姆也跑了過來，用她的黑而粗的食指頭輕輕的向小孩兒的紅嫩的小頰上拍。

「乖乖！你這小乖乖！你看多會笑。乖乖幾歲了！」景伯姆半向她，半向她的小孩兒問。

「對了歲又過三個月了，景伯婆。」村裏稱嬰兒滿了一週年為「對了歲。」她笑着說了後若有所觸，歎了一口氣。「歲月眞快過呀，景伯姆。我們不看小的這樣快的長大，那裏知道自己的老大。」

「這不是你們說的話，這是我們快入墓穴的人說的話！你們要享後福的，你要享這小乖乖的福的。」景伯姆一面說，一面擔着鋤頭向古塔那方面去。

「景伯姆，看田水去麼？我送你一程。」她抱着小孩子跟了來。小孩子更手舞足踏的異常高興。

「是的，昨晚下了一夜的大雨，我的稻秧不浸壞了麼。我想把堤口鋤開些，放水出去。」

「你太多錢了，買田買過隔村去。你們有錢人都是買苦吃的。」她且說且行，不覺的送景伯姆到塔後來了。她不敢再遠送，望着景伯姆向岡下去了。小孩子還伸着手指着景伯姆，「唉的，唉的」的叫着要跟去。

她翻轉頭來呆望着塔背的一株古梅出神，並不理小孩子在叫些什麼。她呆呆的望着那株梅樹出了一回神，才半似自語，半似向小孩子的歎了一口氣。

「牯兒——這還是你的爸爸取的名——牯兒，你去年春在這梅樹下和你的爸爸訣別，你還記得麼？你爸爸向你的小頰

上吻了一吻就去了，你也記得麼！」她說了後覺着雙目發熱。她還是癡着的望那株梅樹。

對岸農家的雞在高聲的啼，驚破了大自然的沈靜。遠遠的還聽見在山頂樵採的年輕女人在唱山歌

「蓬蕀灘頭水滿隄，迷娘山下草萋萋，暫時分手何珍重，豈料離鸞竟不歸。」

「共住梅江一水間，下灘容易上灘難，東風若肯如郎意，一日來時一日還。」

她們的歌聲異常的悲切，引起了她無限的追憶——刻骨的悲悽的追憶。她望見岡下和隔河農家的炊煙，才懶懶的抱着小孩兒回去。

二

怙兒的來歷的祕密，不單她一個人知道，她的丈夫當然知道的，她的婆婆也有些知道，為了種種的原因終不敢把這個祕密說穿。

她的乳名是保瑛。保瑛的父母都是多產系，她的父親生了她後僅滿一週年，又替她生了一個弟弟。她的父親是個老而且窮的秀才，從前也曾設蒙塾為活，現在受着縣署教育局的先生們的壓逼，這碗飯再吃不成功了。像她的父親的家計是無僱傭乳母的可能。她的母親只好依着地方的慣例，把她送到這農村來作農家的童養媳了。

魏媽——保瑛的婆婆，是保瑛的母親的嫡堂姊妹。她的丈夫魏國璇算是村中數一數二的豪農。魏翁太吝嗇了，他的精力的耗費量終超過了補充量。他的兒子——保瑛的丈夫——生下來不足半年，他就棄他的妻子辭世去了。丈夫死後的魏媽，很費力的把兒子泰安撫育至三週歲了。泰安斷了奶後，魏媽是很寂寞的，和保瑛的母親有姊妹的關係，聽見她要把保瑛給人家做童養媳；所以不遠五六十里的山路崎嶇，跑到城裏去把保瑛抱了回來。在那時候，才週歲的保瑛，嫁有了一個三歲多的丈夫了。

保瑛吃魏媽的乳至兩週歲也斷了奶。魏媽在田裏工作時，他們一對小夫妻的鼻孔門首都垂着兩條青的鼻涕坐在田堤上。這種生活像刻版文章的繼續至保瑛七歲那年，段翁夫婦

才接她回城去進小學校。魏媽對保瑛的進學是始終不贊成的，無奈段翁是住城的一個紳士，拿義務教育的艱深不容懂的名詞來恐嚇她，她只得聽她的童養媳回娘家去了。但魏媽也曾提出了一個條件，就是保瑛到十六歲時要回來和她的兒子泰安成親。保瑛住娘家後，每遇年節假期也常向這平和的農村裏來。

保瑛和她的弟弟保珍同進了縣立的初等小學校。初等小學畢業後再進了高等小學校。保瑛十四歲那年冬，她和弟弟保珍也同在高等小學畢業了。這八年間的小學校生活是平板無奇的，保瑛身上也不起何等的變化。高等小學畢業後的保瑛姊弟再昇進中學否，算是他們家庭裏的一個重要問題了。

「姊姊，你就這樣的回家去不再讀書了麽？」保瑛當着他的父母面前故意的問保瑛。

「够了，够了。女人讀了許多書有甚中用！還是早些回魏家去罷。你看魏家的姨母何等的心急。每次到來總嘮嘮叨叨的歎息着說她家裏沒人幫手。」

褲脚高捲至膝部，赤着雙足，頭頂戴着一塊圍巾，肩上不是擔一把鋤頭就擔一擔糞水桶：這就是農村女人的日常生活——保瑛每次向農村去，看見了會吐舌生畏心的生活。保瑛思念到不久就要脫離女學生生活，回山中去度農婦生活，不知不覺的流下淚來了。

「教會的女子中學要不到多少費用，就叫姊姊進去罷。」

「再讀也不能畢業了。姊姊十六歲就要回魏家的，高等小學的程度儘够女人受用了，不必再讀了。」段媽還是固執着自己的主張。

「不畢業有甚要緊！多讀一天有一天的智識！」保瑛惱着反駁她的母親。

「她既然執意要讀，就由她進教會的女中學罷。基督教本來信不得的，但有時不能不利用。聽說能信奉他們教會的教條的學生們，不單可以免學費，還可望教會的津貼。你看多少學生借信奉耶教為名博教會的資助求學。最近的例就是吉叔父。你看他今年暑假回來居然的自稱學士，在教會的男女中學兼課，月薪六十五塊大洋！大洋喲！他在H市的教會大學——濫收中學畢業生，四年之後都給他們學位的大學——四年間的用費全由教會供給他們。心目中只知道白燦燦的銀，教會資助他們

的銀，所以不惜枉着自己的良心做僞善者。其實那一個是眞知有基督的。他們號稱學士又何曾有什麼學問！普通科學的程度還够不上，說什麼高深學問？但他們回來也居然的說要辦大學了。眞是聾子不怕雷！這些人的行爲是不足爲法的。不過你們進了教會的學校後，就不可有反對耶穌教的言論，心裏不信就够了，外面還是佯說信奉的好，或也可以得教會的津貼。這就是孟夫子所說「權」也者是也。」

「是的，你提及吉叔，我才想起來了。今天早上吉叔母差人過來——差她家的章嫣過來問瑛兒可以到她家裏去住一年半年代她看小孩子麼？她說，瑛兒若慢回婿家去，就到她家裏去住，她家離教會和學校不遠，日間可以上課，早晚就替她看顧小孩子。」

「有這樣好的機會，更好沒有的了。瑛兒，你願意去麼？」

「……」含笑着點點頭的是保瑛。

段翁和吉叔的血統關係不是『嫡堂』，『從堂』這些簡單的名詞可以表明的了。他們的血統關係是「他們的祖父們是共祖父的兄弟——嫡堂兄弟。」

「聽說吉叔是個一毫不茍的基督教徒。你看他的滿臉枯澁的表情就可以知道他的脾氣了。他對你有說得過火的話，你總得忍耐着。吉叔母倒是個很隨和的人，她是個女子師範出身的，你可以跟她學習學習。」保瑛初赴吉叔家時，她的母親送至城門首再三的叮囑。

「吉叔父——叔父兩個字聽着像很老了的，聽說他祗三十三歲，那裏就會像有鬍老人般的難說話。我不信，我不信。」保瑛在途中擔心的是吉叔父。「眞的是可怕的人，我就少見他罷，我祗和章嫣，和叔母說話。」

吉叔父的住家離城約五里多路，是在教會附近租的一棟民房。由吉叔住家到教會和學校還有半里多路。禮拜堂屋頂豎立着的十字架遠遠的望見了。學校的鐘樓也遠遠的望見了。人種上有優越權的白人住的幾列洋樓遠遠的望見了。在中國領土內只許白人遊耍，不准中國人進去的牧師們私設的菓園和菓園中的塔也遠遠的望見了。最後最低矮的白人辦的幾棟病室也遠遠的望見了。經白人十餘年來的經營，原來是一塊單調的河畔冲積地，至今日變爲一所氣象最新的文化村了。

「科學之力呢？宗教之力呢？小學校的理科教員都在謳歌科學之力的偉大。但吉叔一班人說是基督教之力。」保瑛抱着這個疑問，正在思索中，吉叔的住家早站在她的眼前了。

三

最先出來迎她的是吉叔的兒子保琇，今年四歲了。其次出來的是章媽。章媽說吉叔在學校還沒有回來。章媽又說，叔母吃過了中飯說頭暈，回房裏午睡去了。章媽最後問她吃過了中飯沒有。

「謝謝你，我吃過了來的。」保瑛攜着保琇的手跟着章媽進到會客廳裏來了。廳壁的掛鐘告訴她午後一點半了。

「姊姊今後住在我們家裏不回去麼？」保琇跟他的父母回到老祖屋時，常到保瑛那邊去耍，今見保瑛來了，靠在保瑛的懷裏像靠在他的母親懷裏一樣的親熱。

「是的，琇弟！以後我們常在一塊兒。你喜歡麼？」

「啊！喜歡，大喜歡。比媽媽還要多的喜歡你。媽媽是不和我頑的。」

「啊啦！你聽，瑛姑娘！他那張嘴真會騙人愛他。」章媽和保瑛同時的笑了。

「瑛姑娘，你今年多少歲了？十六？十七？」

「你看我有那樣多歲數，章媽？」保瑛臉紅紅的。

「無論誰看來都定猜你是十七歲，至少十七歲！」

十五歲喲，章媽。我是年頭——正月生的，才滿十四歲喲。」保瑛同時感着近來自己身體上起了生理的變化，禁不住雙頰緋紅的。

「我不信！祇十五歲？」

「真的，瑛兒今年才十五歲。」裏面出來的是吉叔母——歲數還在二十五六間的年輕叔母。叔母的臉色始終是蒼白的。行近來時，額上幾條青色的血脈隱約的認得出，一見就知她是個神經質的人。

「章媽說你頭暈，好了些麼，叔母？」

「中飯後睡了一忽兒，好了些了。」吉叔母一面伸出兩根蒼白的手指插入髻裏去搔痒，一面在打呵欠。打了呵欠後，

「學校的用書你叔父都代你買便了。你的房子章媽也代

你打整好了你和琇兒同一個房子。房子在我們寢室的後面，和你叔父的書房相聯，是很靜緻的，方便讀書。琇兒，你不帶瑛姊到你們房裏去看看？」

中廳的兩側是兩大廂房。近門首的是章媽的寢室，那一邊的是叔母的寢室。大廂後面有兩間小房子。其實一間大房子，中間用木牆分截作兩間小房子。章媽寢室後面的，一間是廚房，一間是浴堂。叔母寢室後面的：一間是叔父的書房，一間是保瑛和保琇的房子。廂房的門和廳口同方向。保瑛的房子和吉叔父的書房是同一門出入的。經過書房，再進一重木牆的門就是她的房子了。書房的門正在中廳的屏風後的左隅。木牆門上掛一張白布簾，就是書房和保瑛的房間的界線了。

保琇轉過屏風後，早跑進書房裏去了。叔母和保瑛也跟了過來，祇有章媽向反對方面的廚房裏去了。書房裏的陳設很簡單，靠窗一個大方桌，桌前一張籐椅子。近門首的壁下擺着一張茶几，兩側兩把小靠椅。靠廂房的方面靠壁的站着兩個玻璃書櫥。木牆的門，距書櫥的垂直距離不滿五寸。接近大方桌靠着木牆擺着一張帆布椅。大方桌上面文具之外亂堆着許多書籍。

「叔父不是在書房裏歇息？」保瑛看了書房裏的陳設，略放心些。

「不。他早晨在這裏豫備點功課。晚上是很罕到書房裏來的。就有時讀書也在廳前，或在我的房裏。」

保瑛的房裏的陳設比較的精緻。靠廂房方面的壁面着窗擺了一張比較寬闊的木榻，是豫備她和保琇同睡的。榻裏的被褥雖不算華麗也很雅潔的。靠窗是一張正式的長方形的書檯。叔母告訴她，這張檯原是叔父用着的，因為她來了就換給她用。靠內壁也有一個小玻璃書櫥。書櫥和寢榻中間有一臺風琴。這風琴給了保瑛無限的歡喜。書檯的這邊靠着木牆有一張矮籐棹和矮籐椅。籐棹上面放着許多玩具。近木牆門口有一小桌，桌上擺的是茶具。

保瑛和叔母在房裏坐了一會，同喝了幾杯茶，章媽跑進來說保瑛的行李送到了。她的行李是很簡單的——一個大包袱和一個籐箱子。

「瑛姑娘來了麼？」保瑛和叔母坐在廳裏聽見吉叔父問章媽的聲音。

『回到家裏來，第一句就是問我來了沒有，吉叔父怕不是像母親所說的那樣可怕的人。』保瑛尋思着要出來，叔母止住她。叔父也走進廳前來了。

晚餐的時候，一家很歡樂的圍着會客廳的長檯的一端在啜稀飯。地方的習慣，早午兩餐吃飯，晚上一餐不論如何有錢的人家都是吃稀飯的。幾色菜也很清淡可口。保瑛想比自己父親家裏就講究得多了。

『歲月眞的跑得快。我還在中學時代，瑛兒不是常垂着兩條靑鼻涕和一班頑皮的小學生吵嘴麼？你看現在竟長成此來了。』

『啊啦！叔父眞會說謊。叔父在中學時代，我也有九歲十歲了，那裏會有靑鼻涕不拭乾淨給人看見。』像半透明的白玉般的保瑛的雙頰飽和着鮮美的血，不易給人看的兩列珍珠也給他們看見了。鮮紅的有曲線美的唇映在吉叔父的網膜上比什麼還要美麗。

到了晚上，小保琇很新奇的緊跟着瑛姊要和她一塊睡。他在保瑛的榻上滾了幾滾，很疲倦的睡着了。叔父和叔母也回去歇息了。祇有章媽還在保瑛的房裏自言自語的說個不了。她最先問保瑛來到這裏慣不慣，其次問她要到什麼時候才回婆家去。保瑛最厭聽的就是有人問她的婆家；因為一提起婆家，像黑奴般的泰安赤着足，戴着竹笠牽着牛的姿態就很厭惡的在她眼前幻現出來。章媽告訴她，吉叔父對我們是正正經經的臉色很可怕，但對叔母是很甜甜蜜蜜的多說多笑。章媽又告訴她，他們是很風流的，夜間常發出一種我們女人不該聽的笑聲。最後章媽告訴她吉叔父是一個怕老婆的人。

章媽去後，保瑛暗想吉叔父並不見得是個很可怕的人。他對自己的態度是很懇切的。無論如何，叔父今天是給了我一個使我生快感的印象。叔父的臉色說是白皙，寧可說是蒼白。高長的體格，鼻孔門首蓄着純黑的短髭。此種自然的男性的姿態在保瑛看來是最可敬愛的。

『媽媽！媽媽！』保瑛給保琇的狂哭驚醒了。保琇睡醒時不見他的母親，狂哭起來。

『琇弟，姊姊在這裏，不要怕，睡罷，睡罷。』保瑛醒來忙拍着保琇的肩膀。保琇只是不理，還是狂哭不止。

『啊，琇兒要媽媽，要到媽媽床上睡去，去，到媽媽那邊去。』叔父聽見保琇的哭聲，跑過來。

辮髮微微的鬆亂着，才睡醒來的雙目也微微的紅眼，純白的寢衣，這是睡醒後的美人的特徵。這種嬌媚的姿態由燈光的反射投進吉叔父的眼來，他禁不住凝望了保瑛片刻。給叔父這片刻間的注視，保瑛滿臉更紅熱着低了頭，感着一種不可思議的羞愧。

四

『叔父，我不上學去了。我祇在家裏，叔父早晚教我讀英文和國文就够了。』保瑛由學校回來，在途上忽然的對吉叔父說。

『為什麼？』吉叔父翻首笑向着她。她臉紅紅的低下頭去避他的視線。

『她們——同學們太可惡了。如何酷的笑話都敢向我說。』

『什麼笑話呢？』吉叔父還是笑着問。他一面想身體發育比一般的女性快的保瑛在一年級的小兒女們的羣中是特別會引人注意的。她的美貌更足以引一班同學們的羨妬。

『你不想學他種的學科，就不上學也使得。』

『數學最討厭喲。什麼博物，什麼生理，什麼地理歷史我都自己會讀，就不讀也算了。我祇學英文國文兩科就够了』。

『不錯，女人要不到高深的數學。高等小學的數學儘够受用的了。』

『……』保瑛想及她們對她的取笑，心裏真氣不過。

『她們怎樣的笑你？』吉叔父還是笑着問。

『叔父聽不得的。』保瑛雙頰發熱的祇答了一句。過了一刻，『真可惡喲！說了罷！她們說我讀什麼書，早些回去擔鋤頭，擔大糞桶的好。』保瑛祇把她們所說的笑謔中最平常的告訴了叔父。

她們笑她，她和叔父來也一路的來，回去也一路的回去，就像兩夫婦般的。她們又笑她學校的副校長和異母妹生了關係的醜聲全縣人都知道了；段教員是個性的本能最銳敏的人，有這樣花般的姪女同住，他肯輕輕的放過麼？副校長和段教員難保不為本教會的雙璧。

保瑛是很潔白的，但她們的取笑句句像對着她近來精神狀態的變化下針砭。她近來每見着叔父就像有一種話非說不可，但終不能不默殺下去；默殺下去後，她的精神愈覺得疲倦無聊。她有時負着琇弟在門首或菜園中躑躅時，叔父定跑過來看看保琇。叔父的頭接近她的肩部時，就像有一種很重很重的壓力把她的全身緊壓着，呼吸也很困難，胸骨也像會碎解的。

二月杪的南方氣候，漸趨暖和了。一天早上保瑛很早的起來，跑到廚房窗下的菜圃中躑躅着吸新鮮空氣。近牆的一根晚桃開了幾枝紅艷的花像對着人作媚笑。保瑛走近前去，伸手想採折幾枝下來。

「採花嗎？」

保瑛忙翻過頭來，看叔父含着雪茄也微笑着走進菜圃來了。

「叔父！晚桃開了喲！」她再翻轉頭去仰望着桃花。「一，二，三，四，五，六，六枝喲！明後天怕要滿開罷。」

雪茄的香味由她的肩後吹進鼻孔裏來。她給一種重力壓着了，不敢再翻轉頭來看。處女特有的香氣——才起牀時尤更濃厚的處女的香氣，給了他一個奇妙的刺激。

她把低垂着的一枝摘下來了。

「那朵高些兒。叔父，過來替我摘下來。」

吉叔父把吸剩的雪茄擲向地下，蹬着足尖，伸長左手探採那一枝桃花。不提防採了一個空，身體向前一閃，忙把右臂圍攬了保瑛的肩膀。他敵不住她的香氣的誘惑，終把她緊緊的抱了一忽。

廚房的後門響了，章媽的頭從裏面伸出來。保瑛急急的離開吉叔父的胸懷，但來不及了。章媽看見他和她的親暱的狀態，把舌頭一伸，退入廚房裏去了。

「對不住了，保瑛。」吉叔父望着她低着頭急急的進屋裏去。保瑛經叔父這一抱，久鬱積在胸部的悶氣像輕散了許多。

那晚上十二點鐘了。保瑛還沒有睡，癡坐在案前望洋燈火。叔父在叔母房裏的笑聲是對她的一種最可厭的誘惑。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這種笑聲竟引起了她的一種無理由的妬意。

「我還是回母親那邊去罷。我在叔父家裏再住不下去了。我再住在這家裏不犯罪就要鬱悶而死了——真的能死還可

以，天天給沉重的氣壓包圍着，胸骨像要片片的碎裂，頭腦像一天一天的固結；比死還要痛苦。今早上他是有意的，我承認他是有意的。那嗎對他表示同意共犯罪麽？使不得，使不得，這種罪惡是犯不得的。我不要緊，叔父在社會上的名譽是要破產的。走嗎？我此刻捨不得他了。」

自後不再怕叔父的保瑛的瞳子對着叔父像會說話般的——半惱半喜的說話般的。

「有一種怪力——叔父有一種怪力吸着我不肯鬆放。」

保瑛身體內部所起的激烈的搖動的全部，在這一個簡短的句語中完全的表示出來了。她幾次想這樣的對他說，但終沒有勇氣。她近來對叔父祇有兩種態度：不是紅着臉微笑，就沈默着表示她的內部的不滿和恨意。但這兩種態度在吉叔父眼中只是一種誘惑。

「明年就要回山村去了。回去和那目不識丁的牧童作伴侶。我算是和那牧童結了婚的——生下來一週年後和他結了婚的，我是負着有和他組織家庭的義務了。社會都承認我是他的妻了。禮教也不許我有不滿的嗟歎。我敢對現代社會爲叛逆者麽？不，不，不敢……除非我和他離開這野蠻的社會，到異域去。」保瑛每念到既姻而未成親的丈夫，便感着一種痛苦。

五

造物像有意的作弄他們。那年秋吉叔父竟賦悼亡。有人說叔母是因流產而死的。又有人說是叔母身體本弱，又因性慾的無節制，終至隕命了。衆說紛紛，連住在他們家裏的保瑛也無從知道叔母的死因。

那年冬保瑛回山村的期限到了，段翁因族弟再三的請求，要保瑛再在他家中多住三兩個月替他早晚看顧無母之兒阿琇。保瑛自叔母死後，幾把叔父的家務全部一手承辦，不想再回小村去。但她在叔父家裏住愈久，愈覺得章媽可怕，時常要討章媽的歡喜。

冬的一晚，寒月的光由窗口斜投進保瑛房裏來。她唱着歌兒把保琇哄睡了後，癡坐在窗前望窗外的冷月。章媽早睡了，叔父還沒有回來。寂靜而冷的空氣把她包圍得怕起來了。她渴望

着叔父早一點回來。

「旣深夜還有人在唱山歌。」梅嶺的風俗淫蕩，下流社會的青年男女常唱着山歌，踏月尋覓情人。「她們唱些什麼。」保瑛在側耳細聽。

「不怕天寒路遠長，因有情妹掛心腸。妹心不解郎心苦，只在家中不睬郎。」男音。

「行過松林路漸平，送郎時節近三更，花叢應有鴛鴦睡，郎去莫攜紅燭行。」女音。

保瑛凝聽了一會，追憶及兩個月前坐在叔父膝上聽她們唱山歌和叔父詳釋給她聽時的歡樂，望叔父回來之心愈切。

狗吠了。叔父回來了。保瑛忙跑出來開門。

「阿呀！我自來沒見過叔父醉到這個樣子！」保瑛提着手電燈把酒氣衝人滿臉通紅的叔父接了進來。

「可愛的可憐的小鳥兒！」吉叔父把嬌小的保瑛緊抱近自己胸膛上來。

他和她攜着手回到書房裏對坐着默默的不說話。

「完全是夫婦生活了，我和她！」她也在這樣的想。

「完全是夫婦生活了，我和她！」他也在這樣的想。

默坐了半點多鐘，保瑛先破了沈默，

「叔父今晚在什麼地方吃醉了？」

「我們在H市的大學同學開了一個懇親會。雖說是懇親會，實是商議對副校長的態度。因爲近來有一班學生要求副校長自動的辭職。我們當教員的當然不能贊許學生的要求。最公平無私也只能取個中立態度。學生們說副校長不經教會會衆的推選，也不經誰的委任便自稱爲副校長。學生們又說副校長近來竟私刻名片，揭華校長的頭銜混充校長了。學生們又說副校長是蓄妾的淫棍，沒有做教徒的資格。學生們又說副校長和異母妹通情，久留在他家裏不放回妹夫家去，害得妹夫向他的老婆宣布離婚。學生們又說副校長借捐款籌辦大學的名替正校長的美國人聚歛；美國人是一見黃金就滿臉笑容的，所以死也庇護着副校長，默許他在教會中作惡。學生們又說學校能容這樣道德墮落的校長，學校是全無價值的了；爲母校恢復名譽起見，不能不把副校長放逐。可憐的就是有一班窮學生，希望着副校長的栽培——希望着副校長給他的兒子們吃剩了的殘

羮餘飯給他們吃，死擁護這個不名譽的校長，說副校長就是他們的精神上的父親，攻擊副校長即是破壞他們的母校，罵副校長就和罵他們的父親一樣，他們是認副校長做父親的了！」

「你們當教員的決取了什麼態度？」保瑛笑着問。

「還不是望副校長栽培的人多，叫副校長做父親的多！取中立態度的祇我和K君兩個人。其他都怕副校長會把他們的飯碗弄掉。要顧飯碗就不能不把良心除掉！現在的社會只管顧着良心是會餓死的！你看副校長住洋樓，吃麵包牛乳，他的生活幾幾乎趕得上人種上有優越權的白色人的生活了，這全是他不要良心的効果！」吉叔父說後連連的歎息。

「……」保瑛祇默默的不說話。

「他們很可惡的還取笑我。他們像知道我們……」

「他們取笑你什麼？」保瑛臉紅紅的望着叔父。

「他們說，我是個不耐寂寞的人，這兩三個月來真的守着獨身不是還是個疑問。」吉叔父說了後笑了。

「討厭的他們！什麼話都敢亂說！」保瑛微笑着斜視吉叔父，表示一種媚態。「是的，叔父，章媽真可怕喲！」她像有件重要事要對叔父說，「章媽說，『瑛姑娘你近來變怪了。為什麼專揀酸的東西吃？』她說了後還作一種譏笑，害得我真難為情。真的，我近來覺得再沒有比酸的東西好吃的。」

「真了麼？我們所疑慮的真了麼？」叔父覺自己的雙頰及額都發着熱。

「知道真不真！不過那東西過了期還不見來。」保瑛蹙着額，像在恨叔父太無責任了。

「……」叔父祇歎了一口氣。

「萬一是真的說話，我這身體如何的處置，叔父！」

「你就回去，快回去和你的丈夫成親罷！」無責任的卑怯的叔父想把這句話說出來；但怕傷了姪女兒的心，又吞下去了。

兩人又沈默了一刻。

他祇能默默的。

「除了這梅城地方外，他處更沒有吃飯的地方了麼？」保瑛像籌思了什麼方法的樣子，很決意的問。

「你為什麼這樣的問？」

「我們三個就離開這個地方不好麼？」

由教會的栽培，造成的師資祇能在教會學校當教師，別的學校是不歡迎的了，就像個刑餘之人了。到外地找飯吃的問題，在怯卑的吉叔父是完全沒有把握。他還是默默的。

六

保瑛回山村去時，正是春花盛開的時節。保瑛回去四五日後就寄了一封信來。她的信裏說，他和她的相愛，照理是很自然而神聖的，不過叔父太卑怯了。她的信裏又說，最初她是很恨叔父之太無責任，但回來後很思念叔父，又轉恨而爲愛了。她的信裏又說，叔父雖無責任，但叔父的苦衷她也能諒解，她和他的分離完全是因爲受了社會習慣的束縛和禮教的制限。她的信裏又說，總之一句話，是她自己不能戰勝性的誘惑了。她的信裏又說，從夢裏醒來，想及自己的身體會生出這種結果，至今還自覺驚異。她的信裏又說，此世之中本有人情以外的人情，她和他的關係，由自己想來實在是很正當的戀愛。她的信裏又說，她對他的肉體的貞操雖不能保全，但對他的精神的貞操是永久存在的。她的信裏又說，她回來山村中的第二天早上，發見那牧童睡在她身傍時，她的五腑六臟差不多要碎裂了。她的信裏又說，她此後時常記着叔父教給她的"Love is Eternity"這一句。她的信裏最後說，寄她的愛給琇弟。

叔父讀了她的信後，覺着和她同居時的恐怖和苦惱還沒有離開自己。保瑛雖然恕我，但我誤了她的一生之罪是萬不能辭的。他同時又悔恨不該在自己的一生涯上遺留一個拭不乾淨的汚點。

他重新追想犯罪的一晚。

妻死後兩週月了，他很寂寞的。有一次他看見她身上的衣單，把亡妻的一件皮襖兒改裁給她。那晚上他把那改裁好了的皮襖帶回來。他自妻死後，每天總在外邊吃晚飯，要章媽睡後才回來。

「你試把牠穿上，看合式不合式。」他坐在書房裏的案前吸着雪茄。

「走不開，琇弟還沒熟睡下去。」保琇自母死後每晚上祇親着她，要她偎倚着才睡。

「你看，他聽見我們說話又睜開眼睛來了。不行，琇弟那裏

每晚上要摸着人的胸懷才睡的！你再來摸，我不和你一塊兒睡了。』

叔父聽見保琇醒了，走進保瑛房裏來。

『不行喲！不行喲！人家脫了外衣要睡了，還跑到人的房裏來。』保瑛笑惱着說。帳沒有垂下，保瑛擁着被半坐半眠的偎倚着保琇，她祇穿一件白色的寢衣，胸口微微的露出。吉叔父癡看了一會，給保瑛趕出書房外去了。

過了半個時辰的沈默。

『睡了麼？』

『睡了，低聲些。』叔父聽見她下牀的音響。不一刻她把胸口的鈕兒鈕上，穿着寢衣跑出來了。

『皮襖兒在那裏？快給我穿。冷，真冷。』

她把皮襖穿上後，低着頭自己看了一會，然後再解下來。

『叔父，肩脇下的衣扣緊得很，你替我解一解罷。』

吉叔父行近她的身傍，耐人尋味的處女的香氣沁進他的鼻孔裏來。關於皮襖的做工和價值，她不住的尋問。她的一呼一吸的氣息把吉叔父毒得如癡如醉了。他們終免不得熱烈的擁抱着接吻。

『像這樣甜蜜的追憶，就便基督復生也免不了犯罪的。』他歎息着對自己說。

自後半年之間，她並無信來。一直到十月初旬才接到她來一封信。

『……叔父，今天是我們的紀念日，你忘記了麼？我前去一封信後很盼望叔父有信覆我，但終歸失望了。叔父的不理我或是怕寫給我的信萬一落在他人手裏，則叔父犯罪的證據給人把持着了。如果我所猜的不會錯時，那我就不能不笑——真的不能不笑叔父的卑怯。我不怕替叔父生嬰兒，叔父還怕他人嘲笑麼？我想叔父既然這樣無情的不再理我，那也就算了，我也不再寫信來惹叔父的討厭了。不過，叔父，你要知道我的身體，因為你變為不尋常的身體了。我因為這件事，我的眼珠未曾乾過。叔父若不是個良心死絕的人，不來看看我，也該寄一封信來安慰我。我的丈夫和婆婆都有點知道我們的秘密，每天的冷譏熱刺實在令人難受。叔父，你須記着我在這個月內就要臨盆了。我念及此，我

寂寞得難耐，我想我能夠因產難而死——和可憐的嬰兒一同死去，也倒乾淨，省却許多罪孽。叔父，你試想想，我這腹中的嬰兒作算能生下來，長成後在社會中不受人鄙賤，不受人虐待麼？叔父你要知道我們間的戀愛不算罪惡。對我們間的嬰兒不能盡父母之責才算是罪惡啲！最後我望你有一回來看我，一回就夠了！我不敢對你再有奢望了。……」

自她生了嬰兒後，氣量狹小的社會對吉叔父發生了一個重大問題——名教上和教育上的重大問題。社會說，如果他眞的有這種不倫的犯罪，不單要把他從教育界趕出去，也要把他從這社會趕出去。族人們——從來嫉妬他的族人們說，若她和他眞的有這種不倫的關係，是要從此地方的習慣，把女的裸體縛在柱上一任族人的鞭撻，最後就用錐鑽刺死她；把男的趕出外地去，終身不許他回原籍。雖經教會的醫生證明說，姙娠八個月餘就產下來的倒很多，不能硬把這姙娠的期短，就斷定女人是犯罪；但族人還是聲勢洶洶的。

吉叔父看見自己在這地方再站不住了。教會學校也暗示的叫他自動的辭職。他把保琇託給親戚後，決意應友人的招請，到毛里寺島去當家庭教師。他臨動身，曾到山村的塔後向她和她的嬰兒告別。他和她垂着淚接吻時，聽見採樵的少女在山上唱山歌：

『帆底西風鬢鬢酸，阿郎外出妹搖船，不怕西風寒透骨，怕郎此去不平安。』

一九二四，八，八日稿於蕉嶺山中。

愛的教育（原名Curoe）（續）

意大利 Edmondo de Amicis 著　夏丏尊譯

夏　二十四日

詹諾亞少年瑪爾可的故事已完，這學年只剩有六月份的每月例話一次，試驗兩次，功課二十六日，六個木曜日五個日曜日了。學年將終了時例有的薰風，拂拂地吹着。庭樹長滿了葉和花，在體操器械上投射着涼蔭。學生都改穿了夏衣了，從學校退出去的時候，覺得他們一切都已與前不同，這是很有趣的事。垂在肩上的髮，已剪得短短的，足部和項部，完全露出，各種各樣的麥桿帽子上，背後長長地垂着絲帶。各色的襯衣與領結上，都綴得有紅紅綠綠的東西，或是領章，或是袖口，或是流蘇。這種好看的裝飾，都是做母親的替他兒子綴上的，就是貧家的母親也想把自己的小孩打扮得像個樣子。其中，也有許多不戴帽子到學校裏來，像個由家逃出的。著白制服的也有。在代爾卡諦先生那級的學生中，有一個從頭至足，著得紅紅地像熟蟹似的人。又有許多著水兵服的。

最有趣的是『小石匠』，他戴着大大的麥桿帽，樣子全像在半截蠟燭上加了一個笠罩。再在這下面露出兔臉，眞可笑了。可萊諦也已把那貓皮帽改換了鼠色綢製的旅行帽。華梯尼穿着有許多裝飾的奇怪的蘇格蘭服，克洛西袒着胸，潑來可西被包在靑色的鐵工服中。

至於卡洛斐，他因已脫去了包含萬有的外套，現在改用衣袋貯藏一切了。他的衣袋中所藏着的東西，從外面都可看見。有

用半張新聞紙做成的扇子，有行杖的柄頭，有打鳥的彈弓，有各種各樣的草，黃金蟲(Maybugs)從袋中爬出，綴在他的上衣上。

有些幼小的孩子，將花束拿到女先生那裏去。女先生們也穿着美麗的夏服了，只有那『尼姑』先生仍是黑裝束。戴赤羽的先生仍戴了赤羽，頸上結着紅色的絲帶。她那級的小孩要去拉她那絲帶時，她總是笑了逃開。

現在又是櫻桃，胡蝶，及街上樂隊，野外散步的季節。上級的學生，都到濮河去水浴，大家等着暑假到來，每日回到學校裏，都一天高興似一天。只有見到那著喪服的卡隆，我不覺就起悲哀。還有，使我難過的就是那二年級時代的女先生的逐日消瘦，咳嗽加甚。先生行路時，身已向前大屈，路上相遇時那種招呼的樣子，很是可憐。

詩

安利柯啊！你似已漸能瞭解學校生活的詩的情味了。但你所見的還只是學校的內部。再過二十年，到你領了自己的兒子到學校裏去的時候，學校將比你現在所見的更美，更為詩的了。那時，你恰如現在的我，能見到學校的外部。我於等候你退課的時候，常在學校周圍閒步，側耳內聽，很是有趣。從一個窗口裏聽到女先生的話聲：

「呀！有這樣子的T字的嗎？這不好。被你父親看見了將怎麼說啊！」

從別個窗口裏又聽到男先生的粗大的聲音？

「現在買了五十尺的布——每尺費錢三角——再將他賣出——」

後來，又聽那戴赤羽的女先生大聲地讀着讀本·

「於是彼得洛、彌卡用了那點着火的火藥線(Then Pietro Micca with the lighted train of powder)……」

間壁的教室裏嚀着無數小鳥似的聲音，這大概是先生偶然外出了罷。再過去轉過牆角，見有一學生正哭着，聽到女先生叱他誘他的語聲。從樓上窗口傳出來的，是讀韻文的聲調，偉人善人的名氏，以及獎勵道德，愛國，勇氣的語音。過了一會，一切都靜了，靜得像這大屋中已無一人一樣，斷不相信裏面有着七百個小孩。這時，先生偶然一說可笑的話，笑聲就同時哄起。路上行

人，都用了同情向了這有着大群青年而前途無限的屋宇屬目。

突然間，摺疊書冊或紙夾的聲響，拖腳的聲響紛然從這室傳到那室，從樓上延到樓下，這是校役報知退課了。一聽到這聲音，在外面的男子，婦人，女子，年青的，都從四面集來向學校門口擁去，等待自己的兒子，弟弟，或是孫子出來。立時，小孩們從教室門口水也似地向大門瀉出，有的拿帽子，有的取外套，有的拂着這些東西，環跑着大喧鬧。校役催他們一個一個地走出，於是才作了長長的行列，齊了步出來。在外等候着的家屬，乃各自探問：

「做好了嗎？問題出了幾個？明天要預備的功課有多少？本月月考在那天？」

連不識文字的母親，也翻開了筆記簿看了種種地問：

「只有八分嗎？宿題是九分？」

這樣，或是躭心，或是歡喜，或是詢問先生，或是談論前途的希望與試驗的事。

學校的將來眞是如何美滿，如何廣大啊！

聾啞　二十八日

因了今日早晨的參觀聾啞學校，把五月的一月好好地結束了。今日清晨門鈴一響，大家跑出去看是誰。父親驚異地：

「呀！不是喬趙(Giorgio)嗎？」

當我們家在支利(Chieri)時，喬趙曾替我們作園丁，他現在孔特夫，到希臘去做了鐵路工人三年，才於昨天回國，在熱諾亞上陸的。他攜着一個大包裹，年紀已大了許多了，臉上仍是紅紅地現着微笑。

父親叫他進室中來，他辭謝不入，突然地躭心似地問：

「家裏不知怎樣了？奇奇阿(Gigia)怎樣？」

「最近知道她好的。」母親說。喬趙歎息着：

「啊！那眞難得！在沒有聽到這話以前，我實沒有勇氣到聾啞學校去呢。將這包寄在這裏，就跑去領了她來罷。已有三年不見女兒了，這三年中不曾見到一個親人。」

父親向了我：

「你跟着他也去罷。」

「對不起，還有一句話要問。」園丁說時，父親遮住了他的話頭，問：

「在那裏生意如何？」

「很好，託福，總算略攢了些錢回來了。我所要問的就是奇奇阿。那啞女的教育是怎樣行着的？我出去的時候，可憐！她全然和獸類一樣的哩！我不很相信那種學校，不知她已把符號學會了沒有？妻寫信來確曾說那孩子話法已大有進步，但是我自想，那孩子雖學了話法，有甚麼用處呢。如果我自己不懂得那符號？要怎樣才能彼此明白啊！啞子對了啞子自己能夠說話，這已經算是了不得了。究竟是怎樣地教育着的？她怎樣？」

「我現在且不和你說甚麼，你到了那裏自會知道的。去，快去！」父親微笑了答說。

我們就開步走。聾啞學校離我家不遠。園丁跨闊了步，一壁悲傷地這樣說：

「啊，奇奇阿眞可憐！生來就聾，不知是甚麼運命！我不曾聽到她叫我做爸爸過，我叫她女兒，她也不懂，她出生以來，從未說甚麼，也從未聽到甚麼呢！碰到了慈善的人代爲擔任費用，給她入了聾啞學校，總算是再幸福沒有。八歲那年進去的，已十一歲了，三年中都不曾回家來。現在大概已長得很大了罷，不知究竟如何？在那裏好否？」

我把步加快了答說：

「就會知道的，就會知道的。」

「不知聾啞學校在那裏，當時是我的妻送她進去的，那時我已不在國內了。大概就在這一帶罷。」

這時，我們正走到聾啞學校了，一進門，就有人來應接。

「我是奇奇阿、華奇的父親，請讓我見見我那女兒。」園丁說。

「此刻正在游戲呢，就去通告先生罷。」應接者急去。

園丁默然地環視着四周的牆壁。

門開了，著黑服的女先生攜了一個女孩出來。父女暫時面面相覷了一會，既而彼此抱住了號叫。

女孩穿着白地赤條子的衣服和鼠色的圍裙，身材比我略長了一些，用兩手抱住了父親哭着。

父親離開了，把女兒自頭至足打量了一會，好像才跑了快步的樣子，呼吸急促地大聲說：

「啊，大了許多了，好看了許多了！啊，我的可憐的可愛的奇

奇阿！我的不會說話的孩子！你就是這孩子的先生麼？請叫她做些甚麼暗號給我看看，我也許可以知道一些。我從此以後，也用點功夫略微學點罷。請通知她，叫她裝些甚麼手勢給我看看。」

先生微笑了低聲向那女孩：

「這位來看你的人是誰？」

女孩微笑着像那初學意大利語的野蠻人的樣子，用了粗野奇妙而不合調子的聲音回答。可是卻明白地說道：

「這是我的父親。」

園丁大驚，倒退了，狂人似地叫說：

「會說話了！會說話了！你嘴已變好了嗎？已能聽見別人說話了嗎？再說些甚麼看！啊！會說話了呢！」說着，再把女兒抱近身去，在額上吻了三次：

「先生，那末不是用記號說話的嗎？不是用手勢達意的嗎？這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不，華奇君，不用記號的。那是舊式。這裏所教的是新式的口語法。這你不知道嗎？」先生說。

園丁驚異得呆了；

「我全不知道這方法。到外國去了三年，家裏雖也曾寫了信告訴我如此，但我全不知道是甚麼一回事。我真呆蠢呢。啊，我的女兒！那末，你懂得我的話嗎？聽到我的聲音嗎？快回答我，聽到的嗎？我的聲音你聽到的嗎？

先生說：

「不，華奇君，你錯了。她不能聽到你的聲音，因為她是聾的。她的能懂話，那是看了你的口唇動着的樣子才悟到，可是卻不曾聽見你的聲音和她自己的聲音。她的能講話，乃是我們一字一字地把口舌的樣子教了她，才會的。她發一言，頰和喉嚨要費很多的力呢。」

園丁聽了仍不懂所以然，只是張開了口立着，兀自不相信起來。他去把嘴附着了女兒的耳朵：

「奇奇阿，父親回來了，你歡喜嗎？」說了再舉起頭來等候女兒的回答。

女兒默然地注視着父親，甚麼都不說。弄得父親沒有法子。

先生笑了說：

「華奇君，這孩子的沒有回答，乃是未曾看見你的口的緣

故。因爲你是將口附着了她的耳朶說的。請立在她的面前再試一遍看。」

父親於是正向了女兒的面前反覆地：

「父親回來了，你歡喜嗎！以後不再去了哩。」

女兒注意地看着父親的口嘖，連口嘴的內部也張望到。既而明白地答說：

「呃，你回——來了，以後不再——去，我很——歡——喜」。

父親急去抱攏女兒來，又爲確實試驗計，問她種種的話：

「你母親叫甚麼名字？」

「安——東——尼亞。(Ain-to-nia)」

「妹妹呢？」

「亞代——利——德。(Ad-e-laide)」

「這學校叫甚麼？」

「聾——啞——學——校。」

「十的二倍是多少？」

「二——十。」

父親聽了突然轉笑爲哭，可是仍是歡喜的哭。

先生向他說：

「甚麼了？這是應該歡喜的事，有甚麼可哭的。你不怕把你女兒也引誘得哭嗎？」

園丁執住先生的手，吻了兩三次：

「多謝，多謝！千謝，萬謝！先生，請恕我！我除此已不知要怎樣說才好了。」

「且慢，你女兒不但會說話，還能寫，能算，歷史，地理也懂得一些，已入本科了。再過二年，知能必更充足。畢業後，可以從事於相當的職業。此地的畢業生中很有充當了商店夥員，和普通人同樣地在那裏活動的呢。」

園丁益怪，頭腦茫然地如失了常度，只是看了女兒搔頭。其神情似更要求着說明。

先生向了在旁的侍者說：

「去叫一個預科的學生來！」

侍者去了一會，領了一個才入學的八九歲的聾啞生出來。

先生說：

「這孩子才學着初步的課程，我們是這樣教着的：我現在

叫她發A字的音，你仔細看！」

於是先生開了口發母音A字的狀態，示給那孩子看，因了記號叫孩子也作同樣的口形。然後再用了記號叫她發音。那孩子發出音來，不是A，却變了O。

「不是。」先生說了，拿起孩子的兩手，叫她把一手當在先生的喉部，一手當在胸際，反覆地再發A字的音。

孩子從手上瞭解了先生的喉與胸的運動，重新如前開口，遂完全發出了A字的音。

先生又接續地叫孩子用手當住自己的喉與胸，教授C字與D字的發音。再向了園丁：

「如何？你明白了罷？」

園丁雖已明白許多，可是却似乎比未明白時更加驚異了：

「那末，是這樣地一一把說話教着的嗎？」說了暫停，又注視着先生。「是把這許多孩子都一一費了長久的年月逐漸教着的嗎？呀！你們真是聖人，真是天使，在這世界上恐怕沒有可以報答你們的東西罷。啊！我應該怎樣說才好啊！請讓我把女兒暫留在這裏五分鐘也好，把她暫時借給了我！」

於是園丁把女兒領到離開的坐位上，問她種種事情，女兒一一回答。父親用拳擊膝，瞇着眼笑。又攜了女兒的手熟視打量，把那女兒的話聲聽得入魔，好像這聲音是從天上落下來的。過了一會，向着先生說：

「可以讓我見見校長，當面道謝嗎？」

「校長不在這裏，你應該道謝的人，此外却有一個。這學校中，凡是幼的孩子，都有年長的學生當作母親或是姊姊照顧着的。照顧你女兒的是一個年紀十七歲的麵包商人的女兒。她對於你女兒那才真是親愛呢。這二年來，每日早晨代爲著衣梳髮，教她針線，真是好伴侶！——奇奇阿，你朋友的名字叫甚麽？

「卡——德——利那，喬爾——達諾。（Cate-rina. Giordano)」女兒微笑了說，又向着父親：

「她是一個很——好的人啊。」

侍者因先生的指使入內，立刻領了一個神情快活體格良好的啞女出來。一樣地穿着赤條子紋的衣服，束着鼠色的圍裙，她到了門口紅着臉立住，既而微笑了，把頭俯下。身體雖已似大人，仍有許多似小孩的地方。

園丁的女兒起立走近前去，攜了她的手同到父親面前，用了粗重的聲音說：

「卡——德——利那、秀爾——達諾。」

「呀！好一位端正的姑娘！」父親叫着想伸手去撫摸她，既而又把手縮回，反覆地：

「呀！眞是好姑娘！願上帝祝福，把幸福和慰安加在這姑娘身上！使姑娘和姑娘的家屬都常幸福！眞是好姑娘啊！奇奇阿！這裏有一個正直的工人，貧家的父親，用了眞心這樣祈禱着呢。」

那大女孩仍是微笑着撫摸着那小女孩。園丁只管如看聖母像般地注視着她。

「你可以帶了你女兒同出外一天的。」先生說。

「那末，我帶了她去，同回到孔特夫去，明天就送她來，請許我帶她同去」園丁說。

女兒跑去著衣服了。園丁又反覆地：

「三年不見，已能說話了呢。權帶她回孔特夫去罷。啰喲，還是帶了她在丘林街散散步，先給大家看看罷。同到親友們那裏去罷。啊，今天好天氣啊！眞難得！——喂！奇奇阿，來攜了我的手！」

女兒著了小外套，戴了帽子出來，執了父親的手。父親走出到了門口：

「諸位，多謝！眞眞多謝！改日再來道謝罷！」既而又轉了一念，立住了回過頭去，拂去了女兒的手，探着衣囊，用了狂人似的大聲說？

「且慢，我難道不是人嗎？這裏有十塊錢呢，把這捐入學校罷。」說着，把金錢抓出放在桌上。

先生感動地：

「啰喲，錢請收了去，不受的，請收了去。因爲我不是學校的主人。請將來當面交給校長。大概校長也決不肯收受的罷。這是以勞動換來的錢呢，已經心領了，同收受一樣，謝謝你。」

「不，一定請收了罷，那末——」說猶未完，先生已把錢強迫的還置在他的衣囊裏了。園丁無法，用手送接吻於先生和那大女孩，拉了女兒的手，急急地出門而去。

女兒用了疏緩的聲音叫說；

「喂，來啊！我的女兒，我的啞女，我的寶貝！」

「啊！好太——陽啊！」

（第八卷完）（R）

回家以後

歐陽予倩

登場人名

紐約大學生陸治平

其妻吳自芳

其父陸期昌

其祖母顧氏

其岳父吳有述

其再婚妻劉瑪利

長工老陳

女僕張媽

村農王三及其他

村婦四五人

小孩數人

地點　湖南鄉間

時候　秋季

佈景

一所鄉紳人家，儉樸的平房。當中大門。屋後有樹；山右邊是通村外的大道；左邊是些豆棚瓜架。門外打麥場上放着幾個晒衣叉，竹竿上晒着幾件外國衣服。地下有兩張板櫈。張媽從門內上場。

張媽　太陽下山了，少奶奶。

自芳　甚麼？（內應）

張媽　衣裳收起來罷！

自芳　（上場）讓我來收，你去伺候老太太去。她是耳朵不大聽見，回頭又說叫你不應。（顧氏在屋內連叫張媽）

張媽　唯唯。

自芳　是不是，叫你了。（張媽笑着下，自芳一面收拾衣服，一面自言自語。）這個口袋發了線，讓我慢慢兒替他縫一縫罷。（她仔細看着那衣服的製法，無意中在口袋的夾層裏抽出兩片乾荷花瓣，很爲奇怪。）唔，外國裁縫還拿花瓣襯在衣服裏呢！唷，怎麼還寫着字。（念道）『永遠的愛情維持我們永遠的生活』（又念那一片）『無最的愛情產生我

們偉大的事業」（她呆了半晌，再將花瓣念一遍，自言自語道。）人家都說治平另外又給人家結了婚，先總當是謠言，誰知被我找出證據來了。原來他們拿海誓山盟都寫在這花瓣兒上。（正在低頭吟思，老陳從門內出來。）

老陳　菜是都預備好了，那個白切肉還是您來切罷。

自芳　你放在那裏就是了。（精神不屬的樣子把花瓣收起。）

老陳　老爺少爺還沒回呢，時候還早，我去看看水車去，不知道修好了沒有。（一面說着，一面向右邊走去。）

自芳　你去罷。（治平從外面回來。）

治平　自芳你在這兒幹甚麼？

自芳　替你晒這些寶貝衣裳呢。

治平　謝謝，不敢當。

自芳　你真客氣，美國人對女人是比中國人對女人客氣些。

治平　男女本來平等，自然應當客氣一點兒。

自芳　客氣就是平等嗎？

治平　那不盡然，可是禮節也是要的，中國不是也說相敬如賓麼？

自芳　怪不得你在家裏，是作客一樣。

治平　人生本來到處作客。（拿出烟來抽。）

自芳　唉，美國城裏作的衣裳拿到中國的鄉下來晒。

治平　我不能永遠在美國，我總要回來的。并且我回家以後覺的一草一木都非常自然。像我們這種鄉村只要沒有西洋人物質的勢力來壓迫我們，我們眞是別有天地，極其快樂。那些繁華都市的罪惡，一樣也看不見，貧富的階級相差也不遠。許多天然的物產同簡單的生活，只要有明白人來加以指導，讓他自自然然一天一天進化，多麼好呢？

自芳　你怎麼會知道鄉下的風味。

治平　我怎麼不知道，我方才走過我小時候念書的關帝廟，又到了外祖母家裏，他們後山的竹子上還有我刻的字呢。從前小時候的情景，如在目前，不知不覺使我愛鄉的心油然而生。

自芳　就可惜在鄉下沒人陪伴你。

治平　你不是我的好伴侶嗎？

自芳　在你學問沒有成就的時候，或者我可以作你的伴侶。如今你在美國大學得了學位，我就夠不上了。

治平　你夠不上誰夠的上？

自芳　自然有人夠得上。

治平　我以爲只有一個人夠得上。

自芳　誰？

治平　是自芳。（說得很柔媚。）

自芳　（微微冷笑）我又沒有到過外國，又不會音樂跳舞。

治平　何必要會。

自芳　我又不會交際。

治平　交際有甚麼道理！

自芳　我又沒有學問，可以拿來擺架子。

治平　學問是專為擺架子的嗎？

自芳　（略緩以壯語勢）我又不會拿花瓣來寫情書。

治平　（變色）這是甚麼話！

自芳　何必這樣兒着急呢？我不過是說說好頑兒罷了。

治平　你一定聽見人家甚麼不相干的話了。

自芳　別怪旁人，這也是你自不小心露了破綻。（對衣服說）謝謝你，傳給我這樣有趣的新聞呵！我今日才知道「永久的愛情才能夠維持永久的生活」呢。

治平　自芳，你這是甚麼意思？

自芳　你也用不着假裝不知道。前年我就聽見說你在外國另外給人家結了婚。不是前天公公還問你，你說沒有這事嗎。

治平　本來。

自芳　當時總說是謠言，有許多幸災樂禍的人，因為你平日自命是進德會的發起人，所以聽見你有這種事，便格外加醬加醋的當笑話兒說。我呢，以為你是個正直有為的青年，以為你能夠體貼老人家期望你的一片苦心，所以人家儘管說得有憑有據，我儘管替你辯論，并且拿我的良心來保證你決無其事。誰想我今天在你衣服的夾層裏頭，無意中看見你們在荷花瓣上寫的字，這才知道你跟人家結婚是眞的。（村農王三持電信數封并報紙上。）

王三　大少爺少奶奶，這是城裏李先生專人送來的一包信，放在這裏罷。

治平　放在這裏就是，謝謝你。

王三　不容客氣，我去了。

自芳　喝杯茶去。

王三　我去了。謝謝少奶奶，我去了。（走去。）

自芳　這裏頭一定有你的那個人寫給你的信。

治平　沒有的話，不要管她。

自芳　不要管她？

治平　我很對不起你。

自芳　見着我就說不要管她，她不是一樣的人嗎？何況是你心愛的人！要說對

得起我，對不起我，與我毫不相干。只望你仔細想想將來怎麼樣？

治平　我也有我的苦衷。

自芳　因爲她實在可愛，怎麼能够不愛呢？

治平　你又來了。不是這樣說。我到了美國非常寂寞，你又在萬里之外，忽然有人來安慰我。我似乎不能辜負人家的好意，所以……

自芳　所以就以身許之。

治平　所以就彼此成了朋友。

自芳　所以就拿結婚來報答朋友。朋友是非結婚不能報答的啊！

治平　由你說去能。

自芳　她姓甚麼？

治平　姓劉。

自芳　不錯，人家也說是姓劉。我還知道她的名字叫瑪利，取出花瓣。這兒寫着呢——給還你罷，別讓你心痛。

治平　你々留着作憑據嗎？

自芳　憑據在心裏呢。——你眞心愛她嗎？

治平　我跟她是朋友之愛。如今男女社交本能公開的。

自芳　要不拿海誓山盟寫在花瓣上就算不得朋友之愛了。……你對她也曾說起過我麼？

治平　我常常說起你。她也很想跟你作個朋友。

自芳　中國的學堂裏爲甚麼不設言語一科，美國的學堂是很注重這一科的。

治平　我并不說假話。

自芳　眞假與我不相干。

治平　你恨我麼？

自芳　先問你愛她麼？

治平　你又來了。

自芳　我看你不見得愛她，我也不願意恨你。你要是愛她，你就不會騙她。我要是恨你，除非我從來就愛你。

治平　你不愛我麼？可是我越聽你的話越覺得你可愛。

自芳　快別這樣說，我眞是害怕死了。

治平　我眞是愛你。

自芳　那我就沒有生路了。

治平　你說的話我眞不懂。

自芳　你的話我又何嘗明白。

治平　我在外頭就算是偶然有些不大妥當的地方，也不過一時候的事情，於我的良心毫不相干。并且多經一次閱歷，跟你的愛情就增加一分。你或者不肯信，你始終總要明白的。

自芳　據你這樣說，胡鬧的事情越多，情分才能好，結婚的次數越多，良心才能堅固。這才知道那些狂嫖闊賭的人都是在那里求閱歷哩。

治平　自芳，你……太……似乎太……

自芳　你說『似乎太過，』是麼？我們鄉下人從來不懂得甚麼叫愛情。這不過是熱鬧場中一句俏皮話。我不幸認識幾行字，就在書裏報裏見着多少女人都死在這種俏皮話底下。唉，你可以算了罷。……唷，只顧着說費話，躭誤了多少光陰，花還沒澆，菜還沒切，酒還沒去倒呢。你的衣裳我跟你照樣放在你自己的皮包裏去，別躭誤你看信要緊。（一面說一面拿起衣服微微冷笑着走進門去。治平望着她說。）

治平　隨便你怎麼樣說罷，我也是無可如何。（望着自芳進門呆立無言深吸一口氣坐下拿起信來自言自語。）這封是她的。唉，太不該回家……可是……（看信。老陳上。）

老陳　大少爺你這下不再出去了罷。老爺眞担不少的心。謠言又多，說是你討了洋婆子不回來了。少奶奶可眞是度量寬宏……（治平急拿話止住他。）

治平　老陳你剛從那裏來？

老陳　去修水車來。鄉下人車水是眞苦啊，要有機器就好了。你們外國是都會作機器。大少爺，我聽見說人的身子也是一個機器，可以拆開來修修的。又說外國人還能拿人的肚腸子剖出來，洗好再放進去，是眞的嗎？

治平　是眞的。

老陳　啊，那眞奇怪，頂好心也可以修理，就更妙哉！哪我們中國人有心病的也實在多，黑心的也眞不少。最好請個外國機器匠來修修。

治平　哈哈，要把人修成機器，那就糟了。

老陳　不過就怕外國人不肯眞把中國的人心修好，反而要修壞了。聽說外國人不抽鴉片煙，儘逼着中國人抽，我想這也是弄壞人心的手段。我們的心還是別讓人家修，還是我們自己修修罷。

治平　你說的話，到也有些道理，修心本來在自己。

老陳　聽說你們到外國去念書，一定有洋婆子來灌迷魂湯，喝了就叫你忘掉本國，眞的嗎？

治平　那兒有這樣的話。胡說八道。你去罷，我還有事呢。

老陳　眞是那兒的話。我們又不是三歲小孩兒，難道說會被人暗算了去。這不

是笑話嗎？……（一面走，一面回頭望望治平，笑說道。）十幾歲的時候翻牆打廟，不知多淘氣，如今到也看了世界回來了。（說着走進屋裏去。）

治平　她要是萬一趕了來怎麼樣呢！……只好趕快動身能。（忽然聽見山歌之聲，男女兩孩子唱着上。）

兩孩子　郎去耕田妻在家，
煮好飯來煎好茶。
夫妻本是同辛苦，
他幫着我來我幫着他。

鄉下的夫妻講恩愛，
城裏的夫妻講衣裳。
衣裳舊了換新的，
恩情越舊越久長。

（兩個孩子看着治平互相耳語，指指笑笑。治平忽抬頭瞧他們一眼，他們就大笑跑了。治平正在疑思，張媽端着一個茶盤上，盤裏一只碗，正要送與治平，治平的祖母顧氏從裏面大聲叫住張媽，一面叫着走了出來。）

顧氏　張媽，張媽，張媽，慢着！……

張媽　不是送給少爺吃的嗎？（一面說一面作手勢。）

顧氏　慢着，慢着，慢着，少奶奶，少奶奶！（自芳上。）

自芳　作甚麼，奶奶？

（顧氏　招招手，又對治平指指，望着盤裏的蓮子羹作手勢，意思叫自芳送去與治平。自芳會意，雖然笑着應允，不免露一些兒勉強之態。張媽卻在一旁抿着嘴兒笑着，自芳將盤端近治平。）

自芳　在這兒想些甚麼？有甚麼爲難的事。這是祖母親手剝好的蓮子羹給你吃的。

治平　謝謝你，（不安的樣子，把幾封信插在衣袋內。自芳看見這種情形，又是好笑，又似不屑。）

自芳　膽兒放大些——快謝謝祖母能。

（治平回頭看見祖母，祖母大笑。這時張媽搬張椅子，請顧氏坐下。）

治平　怎麼你老人家還親手作蓮子羹給我吃！真是，我倒沒有孝順你老人家的……（顧氏并沒大聽見，只管自己說話。）

顧氏　糖夠不夠？

治平　夠了。（點頭。）

顧氏　聽說你要回來了，從荷葉才出水就等起，原說是等你回來看荷花。

自芳　（從旁插一句）荷花瓣上好寫字。（治平大窘。）

顧氏　甚麼？（自芳搖搖頭，笑着走去。）

自芳　沒有甚麼？（下。）

顧氏　誰知道蓮蓬都快老了，好容易你才回來。唉，你們在外頭甚麼好東西沒

吃過，誰還要吃鄉下東西。這不過是老人家一點意思罷了。

治平　外頭也沒有甚麼好吃的。

張媽　少爺，你要大聲些兒，老太太不聽見。（治平正想再說。）

顧氏　老陳，雞鴨都關好了沒有？……

老陳　（內面答應）一隻也不少，關好了，關好了。

張媽　關好了。

顧氏　前回那只黃鼠狼只怕不敢再來了。少爺愛吃雞蛋，別讓咬了我們的母雞。

張媽　少爺會說外國話，黃鼠狼一定不敢來。

治平　胡說八道。

張媽　牠怕少爺拿洋鎗打他。

顧氏　治平，你倒歡喜吃這個。

治平　（大聲）鄉下的東西樣樣都新鮮，所以好吃。在大都會就吃不着這樣新鮮的蓮子。

顧氏　你要吃大頭菜，鄉下也有新鮮的。

（治平笑。）

治平　不是，我說是大都會。是說城裏樣樣沒有鄉下新鮮。

顧氏　是啊，城裏的菜，都是鄉下去的。時候隔久了就不甜了。可是菜不甜事小，沒有熱鬧看事大，我也幾時要到你們上海去看看。就只怕人家看着鄉下老太婆像妖怪，回來我到沒有看着熱鬧，反到被人當熱鬧看了去了，哈，哈，哈！（都笑，治平吃完。）你夠了麼？

治平　我不吃了，真好吃。

顧氏　可惜還老了一點兒，嫩的時候還要好吃。嫩蓮子，心也是甜的，等你回來，蓮子也等老了。蓮子的心也就苦了。（笑）唉，你出去的時候，我那裏捨得。男子志在四方，誰能夠老留在家裏。一直等到接了信，知道你平安到了外國，這才放心。好容易又聽說你要回來了，我又担心你在路上。有一晚我作一個夢，夢見你坐在一隻大海船上，穿着一身光燦燦的衣裳，有很多的洋婆子圍着你。忽然船壞了，許多的人都掉在海裏，大家叫救命，彷彿我在一個高坡上看見，急得甚麼似的。我忽然朝下一跳，好像身上長了翅膀一般，立刻從波浪裏頭把你抱了起來，放在沙灘上。看看你已經沒氣了，我只好仰天大哭，你被我哭轉過來，我正在歡喜的時候，忽然來了一個西洋婆子，跟畫兒上似的，一只手伸在你的膀子裏，拉着你就走了。我又恨

又氣正想追上去有個人拍拍我的肩膀說『這不是你的世界他也不是你的孫子。說着對準我頭上一棒打來，我就醒了，還是睡在床上。』又將聲音放低說。因爲那時有人造過你的謠言，所以我這些胡思亂想的夢也就沒有說給自芳聽。——顧氏嘮嘮叨叨只管說，治平因爲別有心思，糊裏糊塗亂答應。

治平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吃飽了就睡，也要作夢的。其父期昌其岳丈吳有述兩人自外面走來，正好將話叉開。

期昌 請請 大家相見 媽，出來了。

有述 嬸伯母。

顧氏 親家來了。

有述 你老人家出來坐坐，天氣眞好，今天您精神也覺得格外的好。顧氏聽不明白，期昌轉述一遍，治平前去與有述周旋。張媽跟出搬張椅子。

顧氏 親家，如今孫子也成了人，回家來了，一門團聚怎麼不歡喜。我人也眞好了。肝氣也平了。飯也比從前吃得下些。……您請坐，張媽去倒茶叫一聲少奶奶，張媽下。

有述 您請坐。

顧氏 親家請坐。

有述 這下你老人家可以享享福了。

顧氏 託親家的福。張媽倒茶上，自芳來接着茶，先向有述送杯茶，次顧氏，次期昌，顧氏讓親家喝茶。

有述 您請喝茶。

顧氏 怎麼少爺還沒有茶呢，張媽。

張媽 唷，少倒了一杯了，再去倒罷。笑着下。

治平 我不要喝茶，自芳擡出一張小桌子放在當中。

顧氏 親家，從前人家都謠言治平不回來了。如今還不是回來了麼？人不回到家裏回到那裏去？造謠言的人眞可恨，還說他討了洋婆子呢。大家都笑，自芳望着治平，治平也隨便笑笑。

期昌 現在年輕的人本來糟糕的也很多，竟至於連好人的名氣都帶壞了。

有述 壞人惟恐人家不同他一樣壞，千方百計引誘人家作壞事，這也是恥獨爲小人的意思啊。哈，哈，哈！

期昌 可就弄得些同流合汚的人恥獨爲君子了。竟至於有連國家都忘了的。若說對家庭，就除了問父兄要錢之外，別無情義之可言。

有述 世道人心到了今日，本有不可問的地方，總得有幾個中流砥柱的人挽

回顧風才好。治平將來一定是大有可爲的。張媽上

張媽　陳司務請少奶奶去弄菜。

顧氏　少奶奶，你去罷。老陳弄的菜吃不得。治平歡喜吃新鮮雞蛋，你好好兒弄樣雞蛋給他嘗嘗。自芳笑着答應下去，顧氏又追着說。他是歡喜外國派，吃半生半熟的，不要太老了。哈哈！

有述　老太太眞會疼孫子。眞會疼孫子。

顧氏　可憐他祖父去世太早，好容易將他父親守大，全靠着作針線，跟人家洗衣裳，拿一家人家撑持起來。一直等到期昌拔了貢，以後又在甚麼法政學堂裏畢了業，我們家裏是從來沒有改過樣子的。

期昌　那時候學堂還很少，我們在法政學堂畢業出來，好像很新奇似的，而且馬上就有事情作。有述點頭。

顧氏　期昌取了親，就生了治平。可憐我那媳婦不久就去世了，沒有見着治平的成就。大家嘆息。我五十歲的時候，期昌的朋友們定要跟我豎甚麼牌樓。……

有述　那時節我還來請過您的示呢。

顧氏　我那時候說牌樓眞沒有意思。只要大家能夠替治平想法子弄個官費讀書，就比甚麼都好。總算大家幫忙如了我的心願。一個人在世界上空名聲有甚麼意思，只要作事於心無愧就是了。可憐我是一點本事都沒有，又沒有甚麼依旁。如今是老了，格外沒有用了。我也不想享兒孫的福，只要兒孫能夠在世界上作一個有用的人，便死也閉得口眼了。

有述　兒孫有用，還不就是長輩的福氣嗎？你老人家的福氣，都是自己修來的。

顧氏　治平我是眞疼他，老實說，我待他父親是比待他嚴得多。只有獨子最怕溺愛不明，所以格外要嚴些。

期昌　治平他們念書比我們從前容易多了，我們從前想念書沒有書是眞的，連借都借不着。

有述　如今念書可也眞不容易。學費之貴……

治平　並且書又很貴，隨便買一本幾十塊錢不算甚麼。

有述　從此以後，只怕寒士就沒有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了。

期昌　前回看見報上有一個學生向他父親要錢，父親說他用得太大，問他除學費外還有甚麼費用。他說還要女朋友的交際費，說是沒有女朋友念書念

不進去，哈哈！（有述笑，治平也陪侍笑笑。）

有述　那就讓他早討親好了。

期昌　本來是討過的。

有述　那就格外的該死了。（又笑笑，又嘆嘆氣。自芳上。）

自芳　飯好了，擺在後面小廳上呢，還是就在這裏？

期昌　就在這裏罷。

有述　何不就在這空地上，……嫻伯母呢！

期昌　媽就吃飯麼？

顧氏　我到裏頭去，你們坐罷。……親家坐。

有述　你老人家別客氣，外面風也大。

顧氏　你請坐，我現在是真經不起風浪了。（顧氏指點着自芳，又叫張媽幫着擺好桌椅。）

期昌　請坐罷。

顧氏　治平，你多敬丈人幾杯。親家你別客氣，菜是你姑娘作的，一定合你的口味。

有述　這都是你教導得好。

顧氏　那兒的話？回頭吃完了飯，叫治平說些海外的新聞給我們聽聽。我想明年是要拿房子收拾收拾好，請親家來喝喜酒呢。（大家一笑。顧氏進去，期昌，有述，治平，入座。治平斟酒，自芳上菜。大家喝酒，自芳下。）

有述　他老人家精神真好。

期昌　我們家裏多虧他老人家，要是沒有他老人家，就沒有我們這一家了。從前先君去世，外祖母接他老人家回去，他老人家說：「這還不是時候呢。等拿兒子養大，陸家的門戶撐持起來才回娘家。」

有述　咳，現在那裏還聽得着這種話。卻是他老人家也就真受了不少的辛苦。不過有了治平，總算是他老人家替陸家造就了一個爲國出力的人才，也就心滿意足了。

期昌　治平呢，也不能馬上就說是人才。不過到底受過些家庭教育，比普通一班的青年總靠得住一點。

有述　那是自然……啊，好風……甚麼香？

治平　好像是桂花。

期昌　這都是你們令嬡種的。

有述　自芳的種花念書，是成了癖性。

期昌　我們兩家的藏書都被她念得差不多了。可是管理家事，她也很能幹，性情的溫和尤其難得。

有述　也不見得能幹，性情到還好。治平覺得鄉下怎樣？（自芳來上菜）菜太多了。够

了夠了。

自芳　還要酒罷？

有述　酒也够了罷。

期昌　再去添上一壺。（自芳拿着酒壺斟完進去。）

有述　今天暢快極了，可以暢飲。

治平　村酒也別有滋味。我生長在鄉下，始終還是歡喜鄉下的生活，所以回國以後，不知不覺的想回家，回家以後，就好像印證平生的夢境似的，把作小孩子時候的事情從新翻檢出來。又聽見祖母跟父親說起許多古話，越覺得中國的社會，有一種積累下來的精神。

有述　這是不錯的。

治平　早晨醒來，聞見花香，聽着鳥語，比車水馬龍的熱鬧，自然受用得多。就是鄉下人簡單樸實的生活，也比鈎心鬥角的競爭省些煩惱。不過我們爲世界潮流所壓迫，不能不向那絕大的漩渦當中去討生活罷了。（自芳送酒來。）

有述　你這話頗爲沉痛中肯。

期昌　只怕是從繁華地方回來偶爾覺清靜簡單的有趣罷。

有述　不然，一個人總有愛惜故鄉之心。我們生長的地方是我們一身的故鄉。我們在十五二十時所受的教訓，就是我們心的故鄉。如今的人，一面捨不得故鄉，一面愛惜他鄉，所以又是煩悶，又沒有主意，弄得莫明其妙爲止，可是無論他們的心遊到甚麼幻境，始終還是要回想到他們故鄉的景況。

治平　本來中學時代所受的教育，往往支配人一生的思想，有的時候被別種思想的壓迫，生出一種懷疑，便引起很大的苦痛，這種情形，往往影響到一個人的行爲上。

有述　思想的壓迫到還好，只怕是外面的引誘。

期昌　外面的引誘到還好，只怕自己跟自己搗亂。

有述　不錯不錯，剛才你說的那個沒有女朋友不能念書的人，那就眞是自己跟自己搗亂。治平，對不對？（治平不安，無可掩飾，只有發笑。）

治平　哈哈，哈哈！

有述　話也說得不少了，酒也喝得够了，最好吃飯罷。

期昌　再喝兩杯，等素菜來再吃飯。

有述　菜太多了……治平這次回家，暫且不出去罷。

治平　我本想在家多住些時，只是方才

有個外國朋友從漢口寄來一封信，說是要同我組織一個貿易公司。他因爲急於要回國去，不能在漢口久候，只專等我去拿事情商量妥了，他就趕着上海的定期船回國。我恐怕……今天晚上就要動身呢。 期昌，有逑大驚。

期昌 今天晚上？怎麼一直沒有說起！

有逑 遲一兩天，許還不甚要緊罷。你怎麼來得及呢？

治平 恐怕遲了就要誤人家的船期。

期昌 從前你跟他沒有約會嗎？

治平 唔……有是有過……

有逑 貿易公司不是一樁小事，到會忽然發生，而又迫不及待呢。

治平 我是怕錯過這機會。 自芳送菜上。

自芳 爹，這是自己家裏的泡菜，您嘗嘗。

期昌 少奶，治平說他今天晚上就要動身到漢口去。 自芳頗覺驚異，馬上又鎭定。

有逑 他說有個外國朋友約他去開公司，今晚就走，只怕來不及罷。你也不知道嗎？

自芳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有個已經組織好了的公司，恐怕有點新交涉，他要去…… 治平搶說。

治平 那是你弄錯了。

有逑，期昌 甚麼公司？

治平 自芳完全弄錯了，因爲我曾經提起過別人的公司。

自芳 公司總是越多開越好，不過自己多煩點兒神罷了。——爹，你多喝杯酒罷，飯還要等一會兒，老陳下米下遲了。 黯然下。

期昌 既是一定有要緊的事呢，自然應當去。今天晚上坐轎子還好趕火車。祖母面前，我來替你稟明，你大約事情商量妥了，就好回來。

治平 只要不担重大的責任，總回來得快的。 有逑將治平喚過一邊。

有逑 治平，來，我跟你說兩句話……男兒志在四方，本不能長留你在家裏，只是你母親老人家去世很早，祖母愛你撫養你的深情，你總不能忘記，能夠早回最好，多在家裏住住，安慰安慰老人家的暮年。住兩三個月，總不至於躭誤你甚麼大事。這話你老人家是不想對你講，恐怕拿家事絆住了你的前程。要知道你的前程無限，祖母的年紀可是大了，猶如太陽已經靠了山，那流戀骨肉的餘光還照看在你的身上。你祖母是個慷慨義烈的女丈夫，她維持陸氏

一家，決不想圖子孫的報答，可是作子孫的卻也不能置大恩於不顧。

治平　那個自然，我應當拿我將來的事業報答祖母。

有述　顯親揚名自然是一件事，承歡色笑也是不可缺的。（漸說漸走回席，自芳上。）

自芳　爹，這是甜菜。

有述　我勸治平這回去了，總要早些回來。（坐下）

期昌　那邊誰來了，不是王三嗎？……啊，還有人。（王三跑上）

王三　唷，老爺，少爺，吳老爺！……少爺，我來報信的。有個女洋人找你來了。

治平　啊，怎麼？

王三　坐着轎子，還有縣裏派的人送來的，他們來問路，在茶店裏喝茶。我所以先來報個信。女洋人說的好像中國話，我怕聽不懂，沒敢多說。回頭說得好就好，說得不好，就是一個耳刮子。

期昌　誰會來找你。

治平　想必是朋友來遊歷的。

王三　來了，來了……洋姑娘洋太太，這裏呢。（劉瑪利上，後面跟的轎夫，用人，并一羣鄉下男女。期昌，有述都站起來。自芳明明知道是治平的新妻，只偷看治平的態度，治平不知所可，瑪利暫不發言。）

治平　吾愛，你怎樣會來？

瑪麗　我怎麼不會來？難道你還不許我來。

期昌　（問治平）這位女士是誰？

治平　這是劉女士。

自芳　這不是瑪利女士嗎？……這就是我公公，這就是我家嚴，治平就是外子。

瑪利　治平，你已經有妻子的嗎？

期昌　小兒娶親已經七八年了，女士這是怎麼說話？

瑪利　（指治平）你這敗類，……害人的賊。你說你沒有娶過親，你千方百計騙我。

（老陳出來看着奇怪。）

治平　千方百計騙你，我實在沒有。

瑪利　止，……你我在美國，不過見幾次面，你就動手騙我。後來結了婚，問你的家事，你說跟腐敗的家庭早已脫離關係。一直等回到上海，才有我舊時的同學可憐我，來告訴我，說我上了你的當，說你娶我，并不是作妻，只是作妾。那時你已經回家來了，我也無從盤問。你回家的時候，你說只到漢口經營煤礦公司，那時你還說出多少的不便，不許我跟你同走。誰知我以後才打聽到你是怕你父親到上海找你，所以急於回家

敷衍你父親。我一連打了好幾個電報——差不多每天一個，試試你是否在漢口，誰知一個沒有回電，兩個沒有回電，三個四個還是沒有回電，我才決意自己來看你。幸喜我哥哥跟這裏縣知事有些認識，寫了封信託他照應。你以爲能夠一生一世藏着躲着嗎？你以爲我是軟弱無能，隨便讓人欺負的女子嗎？盛怒，拉張椅子坐下，怒着治平，期昌也盛怒。

有述　原來漢口的貿易公司就是這麼回事。說着看治平，回過臉去嘆氣。

期昌　治平，你會作這種事嗎？這種事情也是你作的嗎？想不到你會敗壞我們的家風到這步田地，想不到你會敗壞你自己的人格到這步田地。家庭跟學校總算給了你一些教育，何以你會這樣兒不知自愛。自芳微微低首，瑪利懊悔而泣；大家長嘆無語。張媽此時溜出來看看。自芳趕向張媽說話。

自芳　你跑出來幹甚麼？快去快去。跟老太太不要說起，別讓她知道。張媽一面聽自芳說話，一面瞪着新來的客發怔，自芳跟她咬咬耳朵。推她走去，老陳看得心裏明白。

老陳　唉，怎麼謠言變了眞事？少爺，你總要拿出主意來，別叫老爺着急才是。他一面去趕那些看的人，一面讓轎夫等到後面去喝茶。轎夫等隨老陳繞到屋後去，那些鄉下人退了一退，仍然擠上，有述還想說話，治平已經開口。

治平　求爸爸恕我，我幷不是不知自愛，我今天拿我的心事和盤托出，就當是我表示我的懺悔。我自從跟自芳結婚，我覺得她多少事莫明其妙，所以我跟她的愛情本來不甚濃厚。到了外國，看見歐美婦女那種活潑溫柔的情形，不禁非常羨慕，所以才有跟這位劉女士結合的事情。那時候恐怕不是歐風美雨浸潤過的劉女士還不能引起我的顧盼。我此番回家原想求父親跟岳父商量，要跟自芳離婚。有述大驚，自芳亦不免愕然。期昌握拳抵机長嘆，惟有瑪利女士抬起頭望望治平，似含無窮的柔媚與哀怨，也用尖細的聲音，嘆了一口氣。

期昌　該死該死，該死到萬分！

治平　誰知我回家以後……，瑪利急了。

瑪利　你回家以後便怎麼樣？便怎麼樣？

治平　我回家以後又發現了自芳不少的好處——是新式女子所沒有的好處。

瑪利　我不許你再往下說！我不許你再往下說！

治平　有氣沒力的瑪利，你不許我懺悔嗎？

我自問一切事情不過一時候感情的變遷。

瑪利　感情這樣容易變遷，還成人嗎？

治平　感情要沒有變遷，那不成了麻木不仁了嗎？

期昌　治平，你竟敢在我面前說這種不莊重無賴的話，真是豈有此理。我真想不到有你這樣不知廉恥的兒子！

瑪利　老先生，您有多少遺產給治平？

期昌　這是甚麼話？我那裏有甚麼遺產給治平。我所給治平的詩書禮義，都被他弄得破產了。

瑪利　兒子過了二十一歲，就不歸父母管束。如今的年月，除非是父親有很多的遺產，才有資格管束兒女呢。目下您教訓治平已經遲了，只問怎麼樣解決今天的問題。空口說白話是沒有用的。

有述　這我可不能忍了！天底下那有這種事情。總而言之，男女的關係本是雙方的，既不能專怪治平引誘劉女士，也不能竟說劉女士單獨引誘治平。總而言之，世道人心到了今日，真是青年男女墮落的大關鍵……

瑪利　你說誰墮落？

有述　聽我說完，就今天而論，劉女士怎麼能夠那樣兒質問長輩，就是治平作朋友，期昌先生自然也在父執之列。劉女士似乎措詞失當。治平呢，方才的話，太覺狂妄無稽，也不是對父親應該說的。至於自芳，是我的女兒，是治平的髮妻，應該……（瑪利搶說。）

瑪利　老先生你這是甚麼話？甚麼叫作引誘，甚麼叫措詞失當？這分明是侮辱人！你應當知道公然侮辱是甚麼罪名？

期昌　這些都不必辯論，只是當初女士跟治平結婚的時候為甚麼不打聽打聽明白呢？

有述　一生的大事能夠那樣兒草率，隨隨便便就跟人家結婚嗎？治平有不對的地方，我們自然責備治平。女士有不妥的地方，我們可也不能贊同。總而言之，治平是有婦之夫，女士大約也應當明白自己的地位。

瑪利　我也不願意跟你們這些半開化的人多說費話，反正治平的名譽信用，將來的希望，甚至於性命，都在我手裏。我決不能放過他。治平，你還裝傻嗎？

治平　你要怎麼樣呢？

瑪利　你說怎麼樣罷。

（有述拉期昌一旁去說話。）

治平　一夫一妻的制度本來是很好的。

不過美國也有一種一夫多妻的宗教。法國現在爲人口問題，也正奬勵一夫多妻的制度，我千萬對不起你，只好慢慢兒再來贖罪。一切都因爲愛你而起，我的心是始終沒變，你總可以原諒。幷且你還可以慢慢兒瞧着我到底兒是不是薄倖的人。我決不主張一夫多妻的辦法，不過今天我想對你作一次例外的要求。自芳實在眞是一個很有思想的女子，我願你暫且把目下的事情擱一擱，先跟自芳作個朋友。好在我又不能夠飛到那裏去，你們先把你們的人生觀交換的研究研究，然後再來處置我，好不好呢？（有述與期昌雖是在一旁，仍然聽着看着。）

瑪利　治平，你別弄錯了，我可沒有功夫跟你說廢話。（不理他。）

治平（對自芳）自芳，你自己已經介紹過了。我縱然不足齒數，你們不妨見見。（說到此處看看期昌跟有述）爸爸跟丈人爲兒女操勞得够了。

有述　我可沒有爲兒女這樣操勞過。

治平　我的不孝，本來除掉拿我這一生來懺悔不能補救於萬一。只是決不想拿兒女本身的事情再多叫老人家煩心。難道我們就不能自己想個妥當的法子嗎！（說時，很莊重的樣子。）

自芳　這毫不與我相干。（說時帶一種輕侮而淡漠的微笑。）

瑪利　治平。

有述　自芳，你進去。

自芳　爸爸，你放心罷。我要是避開，不怕怠慢了客麼？

瑪利　治平，你不用再支吾了。如今只有兩個條件：一，你趕緊跟這鄉下的女子正式離婚；二，你以後一切的事情，要絕對受我的監督。你有本事你就殺了我，不然就絕對的服從我。你要想再弄一些兒狡猾，我能夠叫你一生所受的苦痛比自殺還要利害。趕快，趕快！五分鐘以後不許你再遲疑了。害人的賊，專門會把當給人上。

期昌　這……這是那裏說起？

有述　這是中華民國所沒有的嗎？（許多鄉下人都在那裏笑的笑，作些怪相，老陳出來趕開他們。）

老陳　有甚麼好看？有甚麼意思？還不是那麼一回事。差不多的人家都有的。去啊，去啊！（衆人散去）少爺，你怎麼毫沒主意。今天馬馬糊糊混過，最好造一座東樓，一座西樓，請少奶跟洋太太搖彩票，誰

頭彩誰就住東樓……

治平　走開！

期昌　治平你怎麼樣？

有述　唉！（自芳看着不得下臺，打定主意，很大方的走到劉女士面前。）

自芳　瑪利女士，我跟你雖然是初見，大家都是女人，總不妨表同情的。

有述　自芳，自芳。（以目示意，叫他不要說話。）

自芳　我願意爸爸許我說完這幾句話。

瑪利　治平，怎麼樣？只有三分鐘了。

自芳　我求瑪利女士完全當我是不相干的局外人，聽我幾句最誠懇的話。（治平很怕他說出不妥的話，想止住他，又不敢。）我跟治平結婚以來，治平常不在家，他並沒有深知我，我也沒有甚多的機會可以深知他。我父親跟治平的老人家是好朋友，我嫁到這裏來，好比送我寄住在父親的朋友家裏一樣。

期昌　少奶奶，你這是甚麼意思？

自芳　我也不過是這樣想罷了。

有述　唉！

自芳　我常常想，結婚跟離婚，都不過是一種形式，我是從來沒有在這種形式裏求幸福。世界這樣大，難道沒有別一個境界能夠容得下我們。治平跟女士結婚的時候，他心裏本來沒有我，所以他對女士說他從來沒有娶過親。恐怕他哄騙女士，正是他愛女士最深的地方。治平因爲愛女士才大胆娶女士，女士因爲愛治平才放心嫁治平。我決不願拿我這局外人來作煞風景的事，更不願強勉算人家的妻子，來看不起我自己。劉女士你放心罷，你跟治平是夫妻。

期昌　少奶，這是甚麼話？那怎麼能夠？

有述　自芳，你是甚麼意思？

自芳　爹顧全女兒，女兒也不過顧全自己，顧全一家。我想劉女士決不能久在鄉下，治平在倉促之間也沒有辦法。求公公還是讓治平送劉女士回上海去。（對治平。）治平，幾千里路結伴同行，可以溫習舊時的功課了。你的行李是很簡單的，我來替你預備罷。（正想下去。）

期昌　少奶慢着。我決不讓治平爲這種事情離開家裏去。

有述　親家，我方才想自芳的話很有深意，我們已經是過時的人了，我看解鈴繫鈴，還是讓治平自己去了罷。

期昌　唉！……

瑪利　無論你們是手段也好，是誠意也好，只要治平能履行條件就完了。（張媽

上。

張媽 少奶奶請來罷，老太太說，好像外面很多人說話，問是誰呢。他老人家說全不聽見，有時好像全聽見。指指瑪利 怎麼還沒去？

自芳 你別管，你去罷。我就來。說着走了進去。

治平 瑪利，你的條件我都明白了，我們有話……你這兒來，我跟你說。意欲引瑪利一旁去。

瑪利 我們沒有甚麼秘密，有話公開說。

治平 Particular to you

瑪利 外國話我不懂。

有述 治平不必遲疑了。應當怎麼辦就怎麼辦罷。別儘自己跟自己搗亂了。

瑪利 啊，我眞沒見過這種卑劣無賴的男人。我眞受不了這種曝露漫天的光景。我再要站在這裏，一定被野人吃了去。我想不到我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會受這種的侮辱。喂，轎夫！對治平 我不怕你跑了天上去。你再能出頭就算你……轎夫！她氣得上氣不接下氣。老王上。

老王 洋太太，你叫轎夫，我就去，我就去。你輕一點兒，老太太聽見不得了。急下

瑪利格外大聲。

瑪利 治平，你要放明白，你休想再轉灣了，你休想我再饒恕你，你休想能逃出羅網。你記住，這是你欺我，騙我，侮辱我，逼迫我，使我不得不用我最後的手段，加重我最後的手段，你不要後悔！轎夫上。走！

治平 瑪利。

瑪利 走了，走了，走了，我一生拼給你了。你不要後悔！下。

有述 這還不是野人嗎？他懷恨望着瑪利的背影，期昌手足顫動，連話都說不出來。

期昌 我，我一家都完了！我辛辛苦苦撐持的一家完了，完了！

治平 爸爸放心，那是萬不會的。

期昌 你說不會，你說不會。

治平 劉瑪利縱然利害，也不致破壞我一生。

期昌 不要人家來破壞，你自己已經破壞你自己了。劉女士不知自愛不去說她，家裏還有你的妻子呢。你怎麼對得起她？又怎麼對得起丈人？我自此還有甚麼面目見人！祖母倘若知道又怎麼樣？你自己是不用說了。劉女士就憑好說話，社會上也未見得能夠寬容你，你自己的良心更不能够放過你。你只顧一時的糊塗，弄得多少人爲你受盡苦

庭，你於心何忍。我也不忍往下多說，只看你怎麼恢復你本來的面目，（說到這裏，非常沉痛，自芳上，提一個皮包放在門旁。）

治平　爸爸，我并沒有忘卻我的本來面目。論起來，前後的事情都有些關連，或者有幾分胡鬧，或者不完全是胡鬧。總而言之，我可以算了懦弱胡塗的了。

期昌　恐怕不止懦弱胡塗罷？

自芳　劉女士去了嗎？

有述　去了，祖母沒有問起麼？

自芳　劉女士大聲說話的時候，祖母就聽見了，問甚麼事，我支吾開了。祖母本來還想出來坐坐。剛才吹了點兒風，頭有點不舒服，我剛服侍他老人家睡下了。他老人家還替治平打算這樣，打算那樣。咳，他老人家愛治平，眞是無所不至。（對治平。）行李收拾好了。

期昌　少奶奶你太好了治平辜負你，你還替他打算。你的意思是要叫他慚愧，他那裏知道。可是我決不讓他辜負你。

有述　停妻再娶，本來是法律所禁，但是我們決不願拿這個來責備治平；只望治平憑他自己的良心來處置這件事情。

治平　我也決不辜負自芳。

自芳　說不到辜負的話，想要你自己檢點檢點自己的事情，別讓人說你一回家就使大家不安。至於我，在家裏承父母十分鍾愛，來到這裏，祖母舅姑待我比自己子女還好。我本來歡喜鄉下，也不羨甚麼繁華。我愛種花，愛養蠶，愛讀書，自然有好多世界，在我這方寸之中，我又何求於人，又何求於你。況且我最佩服祖母的爲人，他老人家辛苦一生好容易使兒孫都能成立我不要說是孫子媳婦，就算是鄰居，我也願意常來安慰他老人家，如今他老人家所望的只有治平，目下這件事，一定要教他老人家傷心，我不忍，我以爲還得想法子娛他老人家的晚年才是。請治平不要再提自芳的事，自芳自然有自芳的主見。……時候不早了，你也自己決定罷。去罷。（期昌有述同深深長嘆。）

治平　她已經跟我決裂了，還有甚麼說的？

自芳　你不能這樣說，她是個可憐的女子。

有述　自芳，誰道你不可憐嗎？

自芳　天底下只有失望的人跟乞憐於人的人是最不幸，是最可憐。我本不求人憐，也就不受人憐。本來沒有求人的

地方，也就沒有失望的苦楚。治平沒有回家是怎麼樣？他回家以後又是怎麼樣？萱棚瓜下不適於金迷紙醉的人物，錦繡繁華也不適於鄉村的女子。……晴，這麼半天，菜也冷了，應當去熱熱了。

期昌，有述　用不着熱了。

自芳　不費事的。（端着菜就走。）

治平　自芳，自芳！……（自芳回頭。）

自芳　你的話不用說，我都知道。（下。）

治平　想不到這幾年，自芳的學問思想進步得這樣快。

期昌　想不到這幾年，你的道德品行退步得這樣快。

有述　天下事想不到的太多了。（苦笑。）

治平　如今也無法可想，只好暫且去把那邊的事情辦辦妥當再回家來。

期昌　恐怕再帶些不幸回來。

治平　過去的事不能消滅，未來的事也難於限量。唉，男女的關係好像南極探險，空留得後人許多鼓勵。今天的事是我一生的大轉機，從今以後，我認準我努力的路徑了。社會決不棄我，天還是要給我們幸福。爸爸，我暫且去一去。（期昌垂頭無話）大人還求你格外看重自芳。

有述　自芳，她到還頗知自重，不用你煩心，只願你此番得着個澈底覺悟的機會。（治平對有述期昌鞠躬，回頭提一提皮包，又放下，叫老陳。老陳上。）

老陳　作甚麼？

治平　你替我搬着這個皮包到前面鎮上去，雇乘轎子趕火車。

老陳　老爺答應麼？（望着期昌。）

治平　老爺答應了。

老陳　剛回來，又要去，老太太怎麼捨得。看起來迷魂湯還是利害。（一面說着，背着皮包下。治平看看表，想進去看自芳，自芳正端着飯菜從裏面走出，治平前去叫一聲，自芳略爲停步，欲不理他，治平湊近前說。）

治平　祖母醒了沒有？

自芳　還沒有呢。

治平　我不敢驚動，回頭他老人家醒了，請你說我有要事往城裏去了。兩三天就回來。

自芳　家裏的事不要你煩心。（治平對期昌，有述鞠躬，又向自芳示意。自芳將飯慢慢擺在桌上。治平無精打采的走下。期昌目送之，恨極而悲。有述握住自芳的手叫。）

有述　自芳（自芳輕輕答應，此時又聽見前頭那兩個小孩唱山歌之聲。自芳低頭不語。）

——幕——

本劇版權及排演權均由作者保留

選錄

今日中國的社會根本問題

王星拱

我是相信唯物論的。所以我對於過去的事實，都用唯物的眼光去觀察；對於將來的問題，都用唯物的方法去解決。這樣觀察究竟對不對，要看牠對於過去的事實解釋得圓滿不圓滿而定。這樣解決究竟對不對，要看他在將來實現的時候，能得良美的效果不能得良美的效果而定。

一個人生活在世上總有兩種欲望：第一是要生活的欲望，第二是要求較好的生活的欲望。（此係指要求個體生存的欲望，至於要求種類生存的欲望不在此列。）第一種欲望是對的，第二種欲望也是對的。不然，人類的生活就無進步之可言了。要滿足第一種欲望，當然是生活之基本必需條件（bare necessities of life）就是低級的衣食住。至於滿足第二種欲望的條件，是隨社會進化的階級而變遷的。一個人生活在一個社會裏邊，一方面要貢獻他在這個社會裏邊所應做的工作，一方面要收穫這個社會所應給予他的報酬。這個報酬，不是虛浮無謂的奢侈品，乃是一種『使他在該社會中可以存在為一個健康分子』的必需條件（necessities to keep one in normal condition of social existence）。這個必需條件，可以隨時隨地而不同，而尤以隨時不同為其特性。倘若把古代的死人骨頭復活起來而問之曰，『你可想坐坐火車去遊歷麼？』他必定『瞠然莫知其所云。』但是現在的一個專門卒業的學生，總以未曾出洋為缺憾。倘若問現在的人：『你可想坐坐飛機去環遊地球麼？』我想抱存此種野心的人，總還不多。若在將來，這一定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這是第二種條件隨時

不同的緣故。但是此種條件也可以隨地而不同。一個中非洲未開化的人民，決不以沒有電燈爲不滿足；一個通都大邑的居民，若是沒有電燈那就感受不便了。一個窮鄉僻壤不識字的農夫，決不希望購買愛皮西提的洋書；若是一個學校的教員學生，那就常常感受書籍缺乏的苦惱了。這是第二種條件隨地不同的緣故。但是隨地不同的限制，漸漸因交通便利工業發展種種情形而消滅。而隨時不同的限制，却是時時刻刻的變遷而毫無限制的。

由此看來，一個人生活在世上，不是得了第一種條件，就算滿足的。如果祇要得了第一種條件就算滿足，那麼監牢裏的囚犯也應該滿足；因爲他也能享受低級的衣食住。然而我們何以以此種生活爲苦惱呢？足見我們除得了低級的衣食住之外，還要有別的東西——就是第二種條件。這些第二種條件，又是隨時代而提高，沒有一定的標準，所以成了一個很困難的問題。

於是有人說：物質的欲望，是無窮的。拿有限的人力，去滿足無限的欲望，就同拿有限的土去塡無限的壑一般。這樣的以心爲形役，是永遠陷於苦惱之中，不能超拔出來的。但是他們也沒有好方法去解除這個苦惱。他們的方法大約不外乎下列的二種：一個是『絕聖棄智』的方法，一個是『隨遇而安』的方法。第一個方法，就是剖斗折衡而民不爭，不見可欲而心不亂，把世界上所有的所謂物質文明，都消滅於無何有之鄉。第二個方法，就是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樂天俟命，素其位而行一類的意義。天和命給我什麼，我就以什麼爲滿足。其實這一個問題，不是這樣便易解決的。第一個方法，不過供給淸談的材料，實際上完全沒有應用的可能。第二個方法，也不是無條件的可以應用的。若要叫我們隨遇而安，也要看我們所『遇』的究竟是那一種狀況。若是所『遇』的狀況，祇有低級的衣食住，甚至於幷此而無之，實在不是一般普通的人所能『安』得下去的。而且一個人生活在一個社會裏，處處與社會有密邇的接觸，有連鎖的關係。若是社會所能供給的，與個人所能享受的，二者之中之距離太大了，自然要發生一種不滿足的憤恨。社會現象，爲社會心理的表現；但是這個心理，仍根據於客觀的事實。於是這種憤恨，就是秩序擾亂之根源。

但是有人說：現在人類幸福，比古時人類幸福已經高得多了！也可以說現在人們之所『遇』比古時人們之所『遇』已經好

得多了。不應該再有不滿足的心意。十七世紀英國的工會，要到烟囪裏去掃煤灰，往往被灰薰死。現在的工人，總不至於受這樣的困苦。明末張李之亂，殺人如蔴，現在土匪充斥的地方，也還沒有到這樣的田地。我們當然承認這是一種進步。然而人類幸福之權量，不是以縱的為標準，是要以橫的為標準，不是以古時的幸福和現在的幸福相比較，是要以現在社會所能供給的幸福和現在個人所能享受的幸福相比較。上面已經說過，若是這兩項之中之距離太大了，仍然難免不滿足的憤恨之發生。若要使人能安其所遇，必其所遇者為可安，不然也不過是一句空話而已。我想孔夫子先說不患寡而患不均，然後說不患貧而患不安，『均』必先於『安』，或者也有這個意思。因為：所謂均者，就是社會所能供給的和個人所能享受的相差不遠之謂也。

我們在前面所說的第二種條件，雖是隨時地而不同，然而在一個社會裏邊，總有一個為大家所公認的——所不自覺而公認的水平線。若能使社會中全體分子——至少也要最大多數分子——都在這個經濟的水平線之上，再加以道德的薰陶，法律的裁制，那個社會才得真正的安寧。具體講來：若是一班社會分子，在貢獻其應做的工作之後，對於較好於低級的衣食住，公衆的衛生，普及的教育，交通的便利，純粹理論的智識，愉快感情的美術，都能有相當的享受，——就是都在這個經濟的水平線之上，則不滿足的憤恨，自然不至於無端發生於社會之中。於是道德法律方才可以有下手之處，方才可以收到普遍的效果。這本來也不過是人家說過的老話。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管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孟子）這就是說：僅僅用道德來維持社會，是無用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老子）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耶。（唐太宗）這就是說：僅僅用法律來維持社會秩序，也是不成的。

把以上所討論的歸結起來，就是：若要使一個社會安寧，除非先使社會分子都在社會公認的經濟的水平線之上，然而『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是不能做得到這一層的。

拿這種眼光去觀察過去的事實，試看能否得圓滿的解釋。孟子說：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孟子自己已經舉過幾個例子，茲不重舉。）古

語說：五十年一小亂，五百年一大亂。此語雖不甚準確，然其中實在包含着一定的眞實之原素。——中國歷朝換代的時代，都有大亂發現。一朝代之長久，約皆在三四百年左右。——試問一個『天下之生，』何以一治後必有一亂？又何以短時間中有一小亂，長時間中又有一大亂？除非將宇宙論中之輪化來解釋第一層，將週期律中之短週期與長週期來解釋第二層，實在不易尋得圓滿的解釋。若云：道德良美，爲世治的原因，道德墮落，爲世亂的原因，則道德何以由良美而墮落，又何以由墮落而良美，實乃未必然的事情。若云政治修明，爲世治的原因，政治腐敗，爲世亂的原因，則一國之政治若是沒有其他的背影，何以在一定的時間之中，而有修明腐敗之分別，所以這也不是根本的解釋。惟有用經濟觀去解釋，才可以說明世之治亂——卽社會之安寧與擾亂——之循環性。

據馬爾撒司人口增加率，若無他力與之相消，爲二十五年增加對倍。若以二十五年爲一段落而推測之，則五十年增加四倍，七十五年增加八倍，一百年增加十六倍，五百年增加一百零五萬倍有奇。這個數目的增加，竟直到了可驚駭的地步！然而地球的面積總只有四萬萬萬平方米達，而其中之陸地又只有一萬四千萬萬平方米達，故終有人滿之一日。若是以一國爲範圍，則一國之土地更爲有限的。土地有限，故土地之供給亦有限。人口增加無限，故人民消耗之增加亦無限。以有限的供給，應無限的消耗，這一本大賬簿上收支不能符合，自然要發生困難出來。若要解決這個困難，在歷史上祇有擴充疆土和加大死亡率兩條途徑。——至於道德的節制（moral restraint）我想在中國歷史上就不存在。因爲中國『無後爲大』的倫理，對於人口增加，祇能說是道德的鼓勵，決不是道德的節制。——老是擴充疆土，就要發生歷史上的民族戰爭。至於死亡率之加大，不外於瘟疫，饑饉，刀兵。這幾種之中，祇有瘟疫一層，從野蠻人看來，惟有束手待斃，死而無怨的。至於饑饉一層，不是可以平平穩穩減少人口，而不生其他變故的。因爲他們都不願坐在家裏餓死，所以饑饉往往爲刀兵的導火線。況且在第一次擾亂既平，第二次擾亂未起的中間，凡在政治社會上佔有優先地位者，率皆犧牲其地位較劣弱者的利益，而增加其本身的利益。歷年既久，漸漸呈現偏畸不均的現象。一遇着導火線，自然要爆發出來，於是發生歷史

上的階級戰爭。凡是戰爭，無論爲民族的，爲階級的，都是加大死亡率的利器。一直到了人口稀少，土地曠廢的時候，大家才安息下來。於是一兩個僥倖成功的英雄，大張旗幟的宣言「與天下更始」，而收天下太平的效果了。從此以後，舊戲重演，不過換了脚色而已。

總之：歷史上的大亂，——社會秩序之擾亂——總是原於經濟狀況之不安。從歷史之紀載看來，每當大亂的時期，總是把「朝政失綱權奸弄柄」一類的話頭大書特書，讓大皇帝看着，可「以史爲鑑」，可以收「資治」的功效。然而同時（除外患入一層外）也往往把彼時悲慘的經濟狀況，掛一漏萬的紀載下來。孟子說大亂的原因，在於暴君代作。然暴君之所以致亂者，在於壞宮室以爲汚池，而使民無所安息，棄田而爲園囿，而使民不得衣食。百姓的衣食住都沒有了，那有不亂的道理。西周幽厲時代的變雅，也有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浩浩昊天，降喪饑饉，饑饉荐臻，的紀載。通鑑及其他史書紀秦之亡有云：勞役無度，百姓欲爲亂者，十室而六。紀西漢末之亂，有云：民以饑寒窮愁，起爲寇掠。紀隋之亡，有云：百姓勞役不堪，輸作征輓，死者相枕，天下騷動，始相聚爲羣盜。紀唐末之亂，有云：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因相聚爲盜，及黃巢起，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紀北宋之亂，有云：花石之擾，比戶致恨。紀元末之亂有云：多所興建，百姓苦煩擾，河夫倡亂，百姓貧者從亂如歸。紀明末之亂，有云：山西陝西大饑，人相食，饑民投賊者逾衆。以上所舉的，自然有許多偏仄缺漏的地方。若作精密的搜羅，一定還能得着更多的材料。然而就此寥寥數端，也可以看見每當大亂之時，必有悲慘的經濟狀況爲之先導了。

再看現在世界上一兩種可以注意的事情。大戰以前，柏林總算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文明都市，眞是各安其業，道不拾遺。到了現在，工人因搶麵包也同警察開戰了。晚間是沒有人敢於單身在較僻的街巷裏行走了。柏林還是從前的柏林，德國人還是從前的德國人，不過因爲窮了，遂一變而至於此。從前俄國的貴族，也沒有什麼個人道德墮落的故事。現在有許多男的變成盜賊，女的變成娼妓。足見經濟力量之大，是講社會科學的人所不能漠視的。

由是觀之，歷史上社會上種種變遷，都有經濟的背影。有些

事實，例如以上所說的世之治亂的循環性，若是從經濟方面觀察，——而且祇有從經濟方面觀察，——可以得圓滿的解釋。

我們再看中國現在的經濟狀況如何？現在中國人民究竟貧乏到了什麼地步？恐怕有些生長在通都大邑的濶綽紳士和紈袴子弟，還不曾夢想得到呢。我現在舉一兩個具體的極端的例子，來指寫中國的國民經濟狀況之一斑。河南陝州有一個小軍官，得了胃病。他說：他的胃病，是由於吃黃泥土得來的。問他何以吃黃泥土？他說，他前年到山裏去剿匪，那個地方沒有別的東西吃，土匪吃土，居民吃土，我們也只得吃土。試問吃土是如何的味道？江西贛州有一個司法吏說：他曾經判決一個毛賊以七日拘留，這個毛賊請求他多拘留幾天，因為出去沒有飯吃。試問為吃飯而求拘留，是如何的生活？這是中國國民經濟狀況所能產生出來的事情。

筋力勞動階級，因工業未曾發展，不能得正當的職業，其結果可以到上節所說的地步。精神勞動階級——知識階級——也呈現阢隉不安的現象。知識階級失業的呼聲，逐漸的在我們的耳鼓上增加濃度了。依教育部民國五年的統計，全國的學校數目及畢業生數目如下：

	學校數	該年畢業生數
初等教育	一二〇、一〇三	三〇二、一三六
中等教育	九三三	二五、五四四
高等教育	八四	六、八三九

以上高等教育係包含各種專門高等師範及大學而言。此項學校之在北京者，在民國五年祇有六個。北京高等以上學校畢業者在民國五年祇有四百三十八。五年以後的統計，無從搜集，但就北京一處為標準而推計之，也可以得一個概括的統計。

現在北京的國立及私立專門以上學校一共有三十八個之多。（這是就我調查所得知道者而言。）

北京專門以上學校概覽表

國立大學及專門學校	私立大學及專門學校	教會立大學
北京	中國	燕京
師範	朝陽	協和醫學校
工業	民國	
醫科	平民	

農業
法政
交通
中法
女高師
清華
美術
稅務
鹽政
陸軍大學
華北
神州
郁文
民治
孔教
南方
中央法政
新華商業
通才商業
中央大學
新民大學
務本女子大學
國際大學
畿輔大學
競成大學
京城大學
進華大學
文治大學

每校學生最多者有三千人，少者亦有二三百人。平均計算，大約有一萬二千左右。依六年畢業計算，每年畢業者約有二千人。較之民國五年，增加四倍有餘。近來北京以外各處公立私立之大學及專門學校也日見增加，而尤以教會大學爲尤夥。全國專門以上學校，在民國五年已有七十八個（北京六個不在此列）現在總不會少於一百個。依民國五年畢業數而推計之，則每年各處專門以上學校畢業生之數目約有八千左右。是全國（北京及各處）專門以上學校畢業生之總數，約在一萬左右。五年高等教育學校畢業生之數，與中等學校畢業生之數，約爲一與四之比例。依此比例計算，則現在每年全國中等學校畢業生之總數，當在四萬左右。——其實近來各處中等學校之增加，較之專門以上學校之增加更快，因爲教員較易聘請，設備較易安置故也。

此等中等畢業學生，在開通較遲的省分，大多數不能升學，都要散布於社會之間，而爲一個特殊階級，說得好聽一點，就是紳士，說得不好聽一點，就是高等游民。

假定上列的統計是不差的，——除初等學校畢業生不計

外——高等中等學校每年所供給於社會的畢業生約在五萬左右。這個數目不過全國國民萬分之一。從教育方面着想，我們方恨此數之過小，然而從職業方面着想，反覺得此數過大，可以產生出來重要社會問題。

假使中國工業發展，商場遠大，各種有益的社會事業，都連帶的建設起來，則如此寥寥的畢業生，自不難散布於四百萬英方里之上，消納於四萬萬人衆之間。然而中國現在的狀況，不是這樣的在常軌上進行。國家的收人，有百分之八十五，(按法國人的調査)用在軍隊上邊。故國家工業永遠沒有發展的機會，社會工業，因爲苦於資本之不易集中，各處政治狀況之不穩，也不能發展起來。於是這一班知識階級的分子，因爲他們的社會地位已經提高，既不能『退隱歸田』安居於舊式的鄉村生活農業社會裏邊。——而且這樣鄉村生活農業社會，現在也到了不穩固的地步。又不能用其所學盡一種利己利他的職務，遂顚沛流離於新式的城市生活工業社會之中。其所受的精神痛苦，和吃黃泥土及求作囚的滋味，也差不了多少，

然而他們不能束手待斃，總要找出一條生路出來。他們所覺得的出路，不外於政治教育二途。中國人向來是喜歡做官的，然而無處不是人浮於事，又不能個個作得着官。於是鑽營投刺，朋比攻訐，祇要可以達到做官的目的，無論何種卑劣手段，亦不惜採而用之。這就是政治道德墮落的一個重大原因。近來這種現象也逐漸的侵入於清高神聖的教育界了。

當今人士其留心國計民生問題者，自然都曾思慮到這一層，但是他們解決這層問題的方法，都有缺陷的地方，現試爲綜合而列舉之：

(一)知識階級之自覺　知識階級應該在政治上社會上佔引導的地位。現在他們既已受無知識而有勢力者的摧殘，應該自家結合成一個强有力的團體，來執行政治上社會上種種職務。這個方法，如能做到，自然是有益於國有益於身的事情。但是知識階級雖是智勇辨力無一不備，自己可以獨樹一幟而成一個各色齊有的團體。然而因爲分子複雜，而且經濟方面，無立足的地步，故易於爲其他勢力所吸收。甚至於有卑劣分子欲依附惡勢力而自圖出路者。若欲智識階級永遠團結，以預備將來獲取政治社會上第一層的地位，是未免希望過奢了。

(二)練習辦事而謀生　從前的士，是要國家養的。現在的士，是要自養的。在學校中讀書爲一回事。出學校後辦事，又是一回事，出學校後，是要謀生的；要謀生，則不能不有辦事之才。故在學校中，一方面要讀書，一方面要練習辦事的才具，以備出校後謀生之路。這種辦法實在有妨礙於學術之發展。因爲一個人學習了一種專門學術，到出了學校之後，仍然要繼續研究，方能對於其所學習的學術，有所貢獻。一國的學術之發展，無論爲理論的，爲應用的，全靠有人竭畢生的精力去研究。這些研究學術的人，國家不去養他們，試問誰去養他們？赫胥黎說：國家應該給予科學家以稍優於生活費的數目，使之終身從事於發明。因爲不如此，是不能收得效果的。而且這樣辦法，仍然不能解決知識階級失業的問題。因爲知識階級之失業，不是緣於他們無辦事之才，乃是緣於他們無事可辦。所以我們必定在生產方面想個方法出來。

(三)職業教育　我們學習一種東西，要適應社會上的要需，不要去學空疏的文藝，也不要去學高深的理論，因爲這些東西，是無補於實用的。社會上要肥皂，我們就學製肥皂，社會上要螺絲釘，我們就學造螺絲釘。這當然是切實的辦法。然而還不是根本的辦法。因爲肥皂，螺絲釘：……等等日用東西，不是從石頭裏製出來的。牠們背後還有別的基本的東西。肥皂的背後有製鹼，製螺絲釘的背後有鍊鋼。我們因爲缺乏這些基本工業，——製鹼與鍊鋼——致令小項工業，不能興起，縱有一二項可以興起，亦須經受過分的困難。所以現在有些工業的學生，不能在工業方面去做事，而棄其所學而學之，有的做官去了，有的當教習去了。工業發展的大障礙，除了資本缺乏和秩序不定兩個困難以外，就是因爲我們缺乏這些基本的東西。

(四)建設基本工業　我們若要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現在經濟問題，祇有建設基本工業。世界上工業先進的國家，至少都有四五十年的歷史。他們的工業，是逐漸的分部的發展起來的，現在已經到了『精粗畢具本末兼賅』的地步。他們如果要製造一種物品，他們用不着從頭至尾的層層製造出來。例如他們製造無烟火藥，自有紡紗廠供給碎棉花；他們要製造紙，自有鹼廠供給鹼及漂白粉；他們要用機器，自有機器廠供給各種機器。搬運也甚簡單，安置也甚方便，還有銀行可以借貸資本。所以一個

企業家不須有過人的才識及資本就可以建設一種企業起來。

中國要想在短時間以內，急起直追，使各項工業蓬蓬勃勃的發展起來，必用綱擧目張的辦法，先將基本工業創設起來，使各工廠中所需要的人造的原料，（一個工廠裏製造物品所需的原料，有天然的原料，和人造的原料二種。天然的原料，是從天然界取來的，例如製肥皂工業中的油。人造的原料，是從別的工廠裏取來的，例如製肥皂工業中的鹼。）可以用極便利的方法而取給於國內，則各種演產的小項工業，自然因利乘勢而發展，工業既發展，則社會上其他事業，自然也相隨而發展。於是各人自然都有職業，都可以謀生活而有餘力，彼時政治自易底於休明，秩序自易期於寧靜了。

但是現在工業，名目繁多，花樣日新，究竟何者爲基本工業，何者爲演產工業呢？凡是製造日用品而須用人造原料的，我把牠們叫做演產工業。凡是製造別的工廠裏所須要的，我把牠們叫做基本工業。基本工業可以分做兩種：一是材料上的基本，一是方法上的基本。材料的基本工業，就是硫酸廠和鹼廠；方法上的基本工業，就是鍊鋼廠和機器廠。世界上工業發展的國家所消耗的硫酸的總數，爲每年五百萬噸。英國產鹽之總額，爲每年二百萬噸，其用以製鹼者，爲每年八十萬噸。美國自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七年十二年中產鹽之總額自二百萬噸增加至三百八十萬噸。其所增加出產的鹽，多半都是消用於製鹼工業上邊，其因人口增加而增加產額的部分，比較的小。——據龍施硫酸及鹽基之製造。——世界鐵鑛產額之總數爲每年一萬二千四百萬噸。生鐵之產額之總數，爲每年六千萬噸。鋼之產額之總數爲每年五千萬噸。——據百科全書——這些硫酸和鹼和鋼鐵，其最大部分，都不是我們日用的東西。（我們試到市場上去看看，從沒有看見一個人買硫酸的。）牠們是一班工廠裏所用以製造我們日用的東西的東西。

我們再看硫酸和鹼之用處。硫酸可用以製造燐酸肥料，金銀之溶化，銅之電的洗刷，白黃銅之浸洗，錏氣之吸收，（硫酸化錏之產額爲每年百五十萬噸。）油及脂臘之洗淨，煤膏及石油之蒸洗，染料之硫化，火藥明角人造絲，糖，礬，金雞納，及各種酸及各種藥品之製造。鹼可以用於肥皂及紙及玻璃及透明紙之製造，綠酸化鈉，青酸化鈉，燐酸化鈉，醋酸化鈉，安息酸化鈉，及其他酸根化鈉之藥品之製造，又是洗淨污垢之用品。至於鋼鐵機器之用途，更是顯而易見的。無論什麼工廠裏邊都要用內燃或外燃的發動機。化學工業中之研磨，搬運，攪和，蒸溜，濾過，壓擠，種種之工作，都無一處不要

用鋼鐵的器具至於土木工程之必用鋼鐵，那更是不待言的。硫酸和鹼及鋼鐵，乃是各項工業中不可缺乏的原素牠們實在可以稱做『萬業之源』。

因此，如果我們要在短時間以後，發展工業到最高的程度，我們必須先把這些基本工業建設起來。然而這些工業，所製造出來的東西，既如上節所說不是我們日用的東西，乃是『製造我們日用的東西』的東西。所以牠們不是可以消售於普通市場的，乃是消售於其他工場的。換言之，此種工業不像其他演產的小項工業，今天製造物品，明天就可以賣錢的。而且，如果要為提倡工業起見，在其他工場消售這種出產品的時候，應該特別廉價出售，以資鼓勵。那麼，像這樣的不獲近利甚至於先要賠錢的工場，非有雄厚的資本不能開設起來。試問這樣的雄厚的資本，從這麼地方可以徵集起來呢？不外乎從社會方面或政府方面。先從社會方面說起，中國現在據有資本的人，十之八九，皆為無知識的軍閥。他們只知道拿錢去開澡堂，開飯館，這是我親自聽見一個熟悉軍界人物的朋友說的，販鴉片煙。高一點的也不過知道拿錢去買賣公債，開設對於政府放高利的銀行。若是叫他們去製造硫酸和鹼或鋼鐵，他們是莫名其妙的，如何肯出資本呢？況且這種基本工業，將來可以執工業界之牛耳，左右工業界之大勢。縱令私人可以創辦，也不應該落在私人手裏。——像美國一個資本家可以展轉連接做幾十個公司的董事，而具有操縱金融界與產業界的一切之勢力一般。見太平洋雜誌第四卷六號陶孟和先生的美國的高等教育——而種植將來社會擾動的惡根。所以我們必須在政府方面劃出國家收入出來，舉辦這種基本工業。我們要知道政府每年所用的軍費佔據全部收入百分之八十五。以此設廠，何廠不開！以此興工，何工不舉！而且這種基本工業，是為提倡其他工業而設的，不是專為謀利而設的。若要滿足這樣的條件，那更不是社會上的資本家所能辦得到的了。

以上所說的，是資本一方面的事情。至於人才一方面，我們也必定有充分的準備。建設基本工業的資本若是到了政治經濟改革的時候，是可以用政府的權力在短時間以內籌措得來的。至於建設基本工業或演產工業的人才，縱令到了政治經濟改革的時候，是不能一朝一夕培養得來的。近數年來我國專門以上的學校增加得也算不少，然而因為理工科方面設備加倍

困難，所以大都是限於法政文哲方面職業教育既無充分的發展，高等理工教育更無發展之可言。即原有的高等理工教育的機關而論因限於經費之困難，也漸漸的要到敷衍維持的狀況。這實在是很可悲觀的事情我們在這樣不絕如線的理工教育之中若再不盡量設法求取實用的知識那就永遠沒有『家給人足』的希望了。有一天我同一位朋友在中央公園看見許多學生，各人都帶着一枝自來水筆。我的朋友說道：從前的學生，都帶金絲眼鏡，現在他們都帶自來水筆，總是一種進步。我說：誠然，但是必須到了他們各人都帶着一枝流動算尺——(slide rule) 工程師用之以供計算的，——和工刀——(engineer's pocketknife) 上有刀，鈎，鉗等等小件，——中國才有光明的一日啊！

從過去的事實看來，凡社會上的擾亂，都可以找出經濟壓迫的原因。中國現在勞動階級之民不聊生，知識階級之學無所用，已經到了社會擾亂之沸騰點。我們若要消除社會擾亂之原因，必須使一班國民可以維護他們的生存，可以保持其社會中健康分子之資格。若欲做到這樣的地步，只有發展工業一條路走。但是在短時間以內，要收到最大的效果，必須先行建設基本工業而提倡其他演產的小項工業，使各種有益的事業也相隨發展起來，自然可以容納高級的和低級的無業可圖的分子。這樣的包含提倡性的基本工業非政府舉辦不爲功。試問現在的政府，能够談得上這些話嗎？

——太平洋——

政治癥結與解決之道

勉

東南問題，牽動全局。茲役□□何在，與其□□影響如何，自國家社會觀之，皆末流小節。國人今日所當問者，乃在處此局面，有無根本解決之道是耳。

解決之道將若何？曰最後歸結，當然要視國民自覺與毅力。雖然，亦必有社會中堅者提倡鼓舞，平日發抒公議讜論，以示國民之嚮；臨難則奔走呼號，以天下爲己任。此類人士，在一國之中，實不多覯，大別之不外黨人與智識階級。今日我國社會，果有如此中堅否耶？如其不然，則此後國事究將誰任其責，此眞目前急須解答之大問題也。

年來國中號稱反對軍閥，揭櫫民治，其略能表見於言動者，

在黨人方面，仍推進步與國民兩派，此兩派在民國政治上，各有存在之意義。其圖謀推翻武力，建樹民治，亦不無相當之努力。不幸創業未半，中途瓦解，民六以後，兩派內受武力之戟刺，外遭思潮之侵襲，團體內部突起一種反動，不知不覺，相率而趨於兩極端。進步派目覩兵連禍結，事與願違，深自懊喪，消極之餘，遂對於傳來一切制度，文物皆抱懷疑。甚且對於政治上努力，亦復罔有自信。或以孤掌難鳴，高翾遠引，或務迎合時流，立異標新，次而下者，則自暴自棄，不復振拔，間接逢長軍閥之勢力，釀成今日之僵局，該派不能辭其責也。

國民派方面，民六之後，則益迷信武力政策，凡所變置設施，類皆步先輩軍閥之後塵，護法祇有虛名，民治束之高閣，迨實力不足，相形見絀，或縱橫捭闔，不惜捨己以從人，或鹵莽滅裂，為目的而不擇手段，卒使非法勢力，日以蔓延，平心而論，今之所謂軍閥者，固實繁有徒也。

總之：進步國民兩派，在政治中途，俱鑄絕大之過失。進步派欲以非政治的方法，推翻非法勢力，終則愈入迷途，馴致麻木不仁之狀態。國民系欲以軍閥手段，實現民治，其結果徒為軍閥作倀，而斷送自身之生命。是皆不察人心之歸嚮，違背政治之常經。再切言之，進步派，既無復立憲之精神，國民系亦已隳黃花崗之初志，此非特該兩派之不幸，實中華政治史上最可痛心之事者也。

智識階級則如何？

今日吾國智識階級中，按其政治上社會上之言動，大約可分為名流與書生兩派。名流與政客，久成聯帶名詞，然名流之特色，在獨占某種社會的要素，如工於文章，善於交際，明於觀變，饒於財貨等。惟然，其出處進退，較有伸縮之餘地，不必盡隨政治為轉移，又其言思擬議，雖不必切衷於事理，然常足歆動世人，而有一種之吸引力，此言其性質與體用也。再自名流之心理言之，其行為動機，或客觀上本乎流俗之好惡，或主觀上發於一時之衝動，要皆非經過熟思審慮之歷程，故當然不負責任。今日國中名流，有新舊兩派，舊名流派大率參與從前政治之人物，比年因不敵軍閥，無形有形中，已宣告與政治脫離，顧對於時事問題，尚時發不痛不癢之議論，每遇國難，或哀哀呼籲，或慷慨陳詞，要皆不外虛張聲勢之作用，自始卽不期其有何影響。又有新名流派，大半在

學界言論界略具聲望之人，自黨人渙散，政治失去中心後，此輩漸得與實際政治接觸之機會，其結果亦感覺國事運動之終不可以已，而又無公然奮鬬之決心，則相率提倡浮虛之言說，以謂理想鄉國，可以拱手而期，迨捉襟見肘，剝牀及膚，則惴惴然雌伏於「不合作」主義之下，以求倖免，蹈舊名流惡習惟恐不肖，此眞智識階級之羞也。

與名流派對峙者，有書生派，大率學有專長，志行純潔之士。此派多超出政治或社會旋渦之外，故其衡政論事，頗能高瞻遠矚，岸然自立，然其病則在識量偏狹，眼光不廣，又無奔赴國難殺身成仁之勇，極其能事，不過恣謾罵而洩憤，賴租界以聞達，事過境遷，曾何影響之留存。

凡上所舉，要足以見今日黨人與智識階級對於國事一斑之心理，其因循襲故，懦弱不振，實有同病，此非法勢力之禍所以莫可紀極也。

然則又如之何而後可？曰補救之道，乃在黨人優秀分子與智識階級之大聯合，上述各派，吾人雖深致不滿，然苟能合而搏為一團，截長補短，則其力量自大，而作用自宏，社會中堅，捨是安屬？

至吾儕心目中之大聯合，如何組織，如何運用，以及主張理由，當於以下詳論之。

非法勢力所以終不可以去，大部分由於黨人之過失，與智識階級之懦弱，此義已詳前篇。補救之法，惟有提倡一種革新大聯合。即由黨人與智識階級中之優秀分子共相團結，以致力於國事。吾儕審情度勢，認為過渡時代，此種辦法，殆屬必要。茲先述吾人主張聯合之理由，次研究此種聯合事實上是否可能；如其可能，其組織如何？作用如何？凡茲各點，皆亟待商榷者也。

吾人主張聯合之理由，可舉者有數端。

(一)目前時局，若長此不有根本解決，則任何種理想，皆未由實現，此殆為全國所公認。故革新運動之第一步，即在打破非法勢力，確樹民治基礎，此非有強固有力之團結不為功。

(二)今日黨人與智識階級，雖皆有予人可議之處，然要不失為社會之中堅，且其中不乏優秀分子，若能搏為一團，使各方於切磋觀感之餘，咸得發揮其眞性，不為情實環象所

牽拘，則必有大造於國家，反之任其渙散分歧，則適呈相反之結果。

(三)政團過去信用，蕩然無存，且暮氣已深，難自振拔，無論其內部如何整刷，欲求發揮其精神而取信於社會，尚須經許多時日，責以革新國家任務，云胡能致？然民治運動究不能無中心，則惟有使各派之優秀者摶為一團，再加入智識及其他階級，則其力量較厚，而作用亦較宏。

吾人又按目前情形，認為聯合有可能性。

(一)目前革新任務，不外撥亂反正，整肅綱紀，其他一切設施，多有尚須俟諸異日者，故各方面對於政治上社會上之理想，雖有不同，亦無妨加入。

(二)年來黨人渙散已極，進步國民云云，殆已成過去之紀念，此種消極的現象，即足以反證大聯合之可能。蓋人類不能離羣而獨立，況國事運動，豈能無一種團結。故縱的小聯合之失敗，可以為橫的大聯合成功之朕兆。

(三)橫的聯合運動，年來國中亦已有萌芽，各界往往為某項共通問題，互相聯絡引重，藉以對付實力派。各方若能更進一步，組織一恆久的大規模之聯合，則其功效自必更大。

今進而論聯合之精神與理想。

各派聯合，其共通目的既在打破非法勢力，則對外對內，自必一秉大公，堅持到底。又聯合既為時勢所要求，則在此過渡期間，各方應本互讓之精神，不能過於偏執其理想，事經公決，即應矢守奉行。

聯合各員，為謀團結對外起見，應守下列之信條：(一)在聯合期間，團員不參與政權，(二)在聯合期間，不得為違反聯合之政治活動。

聯合必具下列性質：(一)恆久的，聯合為恆久機關，至民治實現之日為止。(二)超然的，聯合雖為政團，但非如分別門戶之政黨可比，對外完全取超然態度，團員貴自動的加入，無取頭數，要在皆能切實負責，挺身奮鬬而已。(三)不與任何方面之實力派為一時或恆久之聯絡。至組織方法，黨人方面限於優秀分子，智識階級，則包含教育機關言論界及其他科學藝術各團體，將來大會代表自應由各方團體推舉，然亦必先釐定消極的之標準，以防冒濫，而覈名實。黨人與智識階級之外，產業界分子亦應

遂其加入本團設總部於北京或上海，各省縣鄉，均置支部，團員除以負責人員爲中心外，亦可加入贊成員，不必負執行之責。第一次籌備大會，當擇在滬上閑靜地方舉行，會議之前，各員洗心革面，開誠布公。彼此精神既能契合，則進行方針，不難決定。至進行方法，大要分爲兩方面：一爲對於時局根本解決辦法。次爲對於實力派治下權宜急救之辦法。關於最後之保障，如國際聯盟近日擬議弭兵草約中所採用各種辦法，不無可資考鏡，此層實行最難，然但使能得民衆之後援，則無槍階級，未必毫無實力也。

凡上所舉辦法，雖不外老生常談，然律以今日情形，實爲切要道。本至邇，事亦豈難，是在中堅之士好自爲也已。

——農補——

記捷京百藝展覽會

小可

捷克斯拉夫民主國，歐洲大陸中央最新最盛之國家也。士勵其志，民習於勤，工業夙所擅長，手藝向稱特色，一時良工巧匠，足跡遍全世界，其團結力之富，尤足令人稱道。百衲首都『美術工藝諸同業之地方公會 (Zemska Jednota)地方公會 (Nemes-Inych a Zivnostenskych)美術工藝 Spolecenstev)同業』遂能以小手藝，造成極大團體。一九二四年七月在百衲城舉行之『百藝展覽會 (Vse-Zivnostenska Vystava)』，即爲地方公會之一種成績。

百衲(Praha)者，工藝之都府也。言其形勢，略似甸京。但暮滔河(Vltava)屈曲成方勢，分全城爲兩大部：中央第一，老城第二，新城第五，猶太第六，維舍各區，居暮滔河右岸，合之適成九十度之凸角。其餘第三，小方第四，宮城第七，工廠第八，勞動等區，居暮滔河左岸，擁抱對河城市，適成二百七十度之凹角。言其環境狀況，三四兩區域居城西，宮觀第宅，較城市爲幽閒。七八兩區居城北，煙突輪機，較城市更繁雜。七區之北有林園，境地空曠，三十餘年前，已有市政當局在彼建設博覽會場 (Vystaviste)，年來捷克新邦，生機蓬勃，一年十二個月，展覽陳賽之會，幾令人應接不暇。捷克戰後立國，嘗受法人之助，朝野上下，事事摹仿法國，城西培丘 (Petrin)之乾浮塔 (Tour Eiffel)，即襲巴黎鐵塔之名；而城北博覽會場盛況，亦將追蹤巴黎之大宮 (Grand-Palais) 與小宮 (Petit Palia)。

百藝展覽會場，右寬而左絀，入門左右顧，半月形之廻廊相對立，極似廳堂左右之兩屏風，其上野葡萄葉作棚幔，婆娑弄影，自廻廊達藝術宮（Prumyslovy Palac），各色玫瑰滿布庭場，燦爛耀目，假令縮小若干倍，極似垂胸珠串。游客出入，改從兩旁大道，大道左右，一邊爲楓樹；一邊爲紅藍白三色條紋之旗竿，亦有時花敷地爲點綴，視花間之牌號，皆係近城『阜村（Vrsovice）』扶立花圃（Jan Volak）出品，藝術宮之建築，左右甚廣而前後不深，陳列品之種類，著要者凡八種：（一）音樂，（二）家政，（三）衣料，（四）肥皂，（五）化學品，（六）玻璃片，（七）玻璃器，（八）人工仿造之珍飾。藝術宮之右，大小建築甚多，而以位置較前之廣廈爲最富麗。其陳設品，著要者凡十二種：（一）爲殘廢者裝置之假手足，（二）社會用品，（三）教育用品，（四）機器，（五）照相，（六）文具，（七）裝釘書籍，（八）特別精工之裝釘，（九）紙張，（十）印刷，（十一）五金工藝，（十二）電氣工藝。廣廈之後爲模型室及辦事處。此外獨立部分，如屋宇建築一門，分作兩起陳列，磚石等大件物品，獨占藝術宮後之一小屋；板料等小件物品，獨占藝術宮前之一小屋。藝徒與學生之製品，占　屋。食物占一屋，專備外來游客乘與選購之『百衲城美術紀念品』，亦占一屋。屋之大者，縱橫排列皆商店，以帆布作長圍，隔成無數小間，游客信步入內，不知將由何處出門，名雖爲藝術宮，實可稱爲新式改良之『迷宮』。

會場所見，惟捷克文，因知百藝展覽無非爲本國人生計着想。其陳列品性質，一言蔽之，爲『衣食住』。歐西婦女好修飾，化裝品及香水肥皂，均與『衣』字發生聯帶關係。歐西家庭善布置，陳飾文具玻璃五金之屬，均與『住』字發生聯帶關係。醫藥有禆衞生，更爲家常日用所不能缺，有一部名 Prirodni Lekar，天然治療科，克樂敷（Krofta）君綜其成，精研本草，調製方藥，如以杜松子（Jalovco）石竹香（Natrznik）合製美容清血去毒之肥皂，良法妙用，深足引人注意。又一部爲盲啞院出品，按盲啞院創自眼科醫士大愛爾，一名大愛爾學院（Deyluv Ustav），其出品之精美，啞者尤勝於盲。此輩已成殘廢，在我中國頗難自存，而在西土，竟足自食其力。院中設備，圖片羅列，又覺其人生之樂，視我國中人生活爲差勝焉。比較觀感，不可勝書，姑誌數端，以見崖略。

──時報──

介紹藝術家劉海粟

蔡元培

劉海粟用了十四年毅力，在中國藝術界創造了一個新方面。這雖是他個人藝術生命的表現，却與文化發展上也許受到許多助力。民國十一年一月十日，高師的美術研究會和平民教育社等，為他舉行個人展覽會；我們寫這篇文，不獨是介紹劉君，並希望我國藝術界裏多產幾個像他那樣有毅力的作者。

一，劉君的略歷　劉海粟江蘇武進人，他是世家子。他幼年在鄉受教育的時候，已有藝術趣味。民國紀元前四年，他到上海與幾個友人組織了一個畫室；翌年的夏間，就在上海味蒓園舉行了一個展覽會。當時人見了他的畫，就很不滿意，都說他的畫是不規則的。他那時候，就將他全副精神用在自己藝術上；他每年必定到西湖去三四次，所以他的作品，最多的是西湖風景。他并且喜歡表現那勞動者。那時上海盛行一種時裝美人，一般人都說他不會畫。說他的思想很野蠻。光復那一年，他就在上海自立了一個美術學校，最初學生不過十餘人；他主張學生自己去探求，依自己對於自然界所生的情感去表現；一半學生很受他的衝動，但是一半歡喜模倣的學生，也時時反抗他，說他沒有能力教人。到民國三年以後，美校漸漸發達了，現在已經有三四百人，並且還有許多是從別國來的。七年他到日本的東京和京都旅行了幾個月，參觀日本帝國美術院開幕。現今他在上海藝術界很有一種勢力。

二，劉君的藝術　劉君的藝術，是傾向於後期印象主義，他專喜描寫外光；他的藝術，純是直觀自然而來，忠實的把對於自然界的情感描寫出來，很深刻的把個性表現出來；所以他畫面上的線條裏結構裏色調裏，都充滿着自然的情感。他的個性是十分強烈，在他的作品裏處處可以看得出來。他對於色彩和線條都有強烈的表現，色彩上常用極反照的兩種調子互相結構起來，線條也總是很單純很生動的樣子，和那細纖女性的技巧主義，是完全不同。他終是絕不修飾，絕不誇張。拿他的作品分析起來，處處又可看出他終是自己走自己要走的路。自己抒發自己要抒發的情感。就可知道他的製作，不是受預定的拘束的。所以劉君的藝術將來的成功，或者就是在此。我們不過拿我們的觀察，拿介紹的態度，說明劉君的藝術。至於究竟，還請大家公評。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三年九月十六日

●外交部照會英美法日意五使，表示對於淞滬中立之要求可以容納；惟提出附帶條件為：（一）何豐林軍退出中立區；（二）砲台及滬海軍卸除武裝；（三）製造局停止工作；（四）中立區內浙軍不得有軍事行動。

◉廣東欽廉方面之林俊廷降附孫文，通電聲明，軍事行動服從孫之命令。與在瓊崖之鄧本殷分裂。

●特派蔡廷幹為稅務處督辦。

同　十七日

●公布國會議決之第四屆省議會議員選舉法四條。

◉吳佩孚由洛陽赴北京，政府即下對奉討伐令。特派吳佩孚為討逆軍總司令，王承斌為副司令兼直省後方籌備總司令。彭壽莘王懷慶馮玉祥為第一二三軍總司令。（彭壽莘兼第一軍第一路司令）並派王維城董政國為第一軍第二三路司令兼第一軍副司令。米振標為第二軍副司令，劉富有雙漢治為第二軍前敵總副指揮。張之江李鳴鐘為第三軍第一二路司令。張福來為援軍總司令，曹鍈胡景翼張席珍楊清臣靳雲鶚閻治堂張治功李治雲潘鴻鈞譚慶林為十路援軍司令。（曹士英為第二路，林起鵬為第四路，田維勤為第五路，馬燦林為第八路，吳長植為第九路，張金標為第十路副司令，）杜錫珪溫樹德為海軍總副司令，鄭士琦為直魯豫海疆防禦總司令，遲雲鵬為總指揮。又派定各省後方籌備總副司令，豫省為李濟臣李炳之，魯省為熊炳琦，京兆為劉夢庚。

◉派劉富有幫辦熱河軍務。裁撤赤林鎮守使缺，任張殿如為赤開護軍使，張連

同爲開綏鎮守使。

●農商次長嚴鶴齡辭職，王嵩儒調任農商次長，薛篤弼調任內務次長。

●外交教育兩部呈准組織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保管美國退還庚子賠款，派顏惠慶顧維鈞施肇基范源廉黃炎培蔣夢麟張伯苓郭秉文周貽春孟祿杜威貝克爾噶理恆白納脫爲該會董事。

同　十八日

●特派趙玉珂會同辦理前敵軍務事宜。

●五使覆外交部十五日照會，表示贊成容納劃淞滬爲中立區之意見；惟對所附四條件，聲明須由蘇浙當局自定辦法，不願因此干涉中國內政，且提自衛辦法三條，以武力防止外僑生命財產之危害。

●盧永祥聞第三軍失衢州，疑浙軍已全與孫傳芳妥協，即離杭州，以督師名義赴上海，並令第二軍陳樂山放棄宜興戰地，退駐嘉興。浙省長張載陽與盧同去，由夏超代省長，周鳳岐代第二師長，浙局全變。

同　十九日

●任恩華爲司法次長。

●齊燮元乘浙變下總攻擊令，以鄂魯豫援軍分四路猛進，但未奏效。

●湖北省議會通電，對各方戰事嚴守中立，不承認因接濟各方戰事所耗之公帑。山東省議會亦發起同樣之運動。

同　二十日

●特任王克敏兼鹽務署督辦。

●裁撤閩粵邊防督辦及浙江督軍兩缺，特任孫傳芳督理浙江軍務善後事宜兼閩浙巡閱使，第四師師長陳樂山褫職通緝，以夏兆麟暫代第四師師長，朱聲廣暫代第十師師長，李景曦爲淞滬海軍司令，楊樹莊爲海軍副司令，曹恩培爲陸軍第二十三師步兵四十五旅旅長。

●廣東商團聯防總部長陳康伯履行與該省當局所訂條件，通電悔罪，擁孫，省令取消其通緝。

同　二十一日

●教育次長羅鴻年辭職，以湯中兼署。

●湖北第四第五兩混成旅東下援蘇，蕭耀南任張允明爲鄂軍援蘇總司令。援蘇鄂魯豫軍隊共計已在三萬人以上。

●陳樂山退軍大掠湖州，皖軍王普由長興入浙。

●陸榮廷失敗下野，所部入湘，由馬濟改編。趙恆惕允桂軍李宗仁等請，將湘軍葉琪旅撤回湘境，讓全州於桂軍。

同　二十二日

●張作霖與加拉亨之代表訂成奉俄局部協定七條。

●北京政府免張載陽浙江省長職，特任夏超繼任。

●王懷慶出發征奉，以聶憲藩暫代京畿衛戍總司令。

●上海獨立海軍海籌等四艦降杜錫珪，林建章之海軍領袖處被盧永祥取消。

●潘國綱在杭州附近發通電表示仍擁盧永祥，解釋通敵嫌疑。

同　二十三日

●北京政府歸東北戰事責任於張作霖一人，對於東三省各軍官長自拔來歸，聲明從優獎敍。

●陸軍部呈准設京畿警備總司令部，特派趙玉珂爲總司令，派孫岳聶憲藩劉夢庚薛之珩車慶雲爲副司令。又前敵執法事宜，特派張懷芝爲討逆軍軍政執法總長，派蔣雁行楊鳳五常耀奎沈熙照爲副長，李榮殿爲第一軍，王用中爲第二軍，車慶雲爲第三軍軍政總執法。

●議員丁佛言彭養光被捕，國會派代表向政府質問。

●上海紳商組織保安會請盧永祥停戰，盧不允。

同　二十四日

●孫文發表建國政府大政方針宣言。

●盧永祥改任王賓爲第三軍總司令，主持松江防守事宜，其軍隊全退出浙境，集中松江。楓涇松江交界處之滬杭鐵路第三十一，三十四號兩大鐵橋均被炸毀，損失鐵路財產數百萬，修復須兩年。

同　二十五日

●外交部照會俄大使，聲明奉俄協定倘係事實，應嚴重抗議。

●北京外交團向政府及奉天當局聲明：空中攻擊損及外僑時，各國公使將向發令施此攻擊者是問。並運動劃天津爲中立區域。

●吳佩孚宴日使芳澤，要求南滿鐵路代直軍運兵，芳澤允向東京政府請示。

●特派曹銳爲兵站軍需總監，李彥青劉紹曾爲副監，齊燮元暫兼淞滬護軍使，蕭耀南爲鄂豫湘防務總司令，劉鎮華爲陝西後方籌備總司令，方本仁督辦贛粵邊防事宜，李榮殿楊以德爲直隸後方籌備副司令。

●組織獨立騎兵隊，以張殿如爲總司令，譚慶林爲前敵總指揮，丁長發馬鴻逵爲副指揮。改編第一混成團爲暫編陸軍

第一混成旅，以程希聖爲旅長。

●孫傳芳之前鋒孟昭月部入駐杭州，孫則親率所部赴嘉興，陳調元亦率蘇皖軍至嘉興。

同　二十六日

●派張錫元爲蔡區防務總司令，馬福祥爲綏區防務總司令。

●潘國綱集中軍隊於寧波，態度未明，孫傳芳呈請政府褫潘本職，通緝懲辦。

同　二十七日

●北京政府據海軍總司令杜錫珪電呈，將林建章許建廷蔣斌曾以鼎朱天森張日章陳時珍等褫職通緝；周兆瑞因率隊輸誠，免其置議。

●組織討逆軍第四軍，特派曹鍈爲總司令，殷本浩曹士傑爲副司令。

●廣東政府派李福林督辦全省民團。

●孫文在東江之左右翼湘桂籍軍隊，退出石龍。

同　二十八日

●特派陸洪濤爲甘肅後方籌備總司令，汪士元爲稅務處會辦。

●段祺瑞之代表許世英抵廣州，接洽孫文陳炯明媾和，聯合北伐，孫文由韶關回廣州接待。

●湖南省議會通過因修改省憲而定之憲法會議組織法。

同　二十九日

●派馮玉祥爲第一軍第一路副司令，葛樹屏爲第二路副司令，時全勝爲第三路副司令。

●齊燮元令嘉定黃渡青浦三路舉行二次總攻擊。

同　三十日

●特派陳光遠湯薌銘會辦討逆軍軍政執法事宜。

●孫文在東江之左右翼湘桂籍軍隊又棄石牌，陳炯明部乘勢向石龍進占，許崇智楊希閔派軍接防石牌。

●黨人張鎮乘江南戰事江北防守空虛，在阜寧起事，代淮揚鎮守使兼防守司令劉漢民派大隊進剿，齊燮元限劉於七日內肅清。

外國之部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六日

●外高加索革命，喬治亞方面漸失勢力，惟阿才倍疆方面則有進步。

●英法代表團議妥關於在國際聯盟會章被破壞時施用懲戒辦法之草約條款。（即平和公斷條約）由股員會討論。

●印度參政會議通過政府決議案按交李氏報告，主張印度高級官員百分之六十任用印人。（目下以百分之三十九為限。）

●北愛爾蘭內閣照會英相，不派出劃界委員會之代表。

同　十七日

●土代表向國際聯盟提出關於摩蘇爾問題之意見書，要求承認土國之主權，並主張舉行公民會議。

同　十八日

●英國商會聯合會及實業總會開會發表痛斥英俄條約之宣言。自由黨葛雷子爵亦有反對之演說。

●俄船在藍格爾島懸掛俄旗，（八月二十日）英政府不加干涉，蓋談判英俄條約時，英國已許以此地為俄國產業也。

同　二十日

●美國進步黨候選總統賴福拉得在紐約開始選舉運動。

●法政府決定自十月一日起德國貨品概收稅百分之二十六。

同　二十一日

●喬治亞革命軍數千人踞守險要，阻遏俄軍進行。

同　二十二日

●埃及首相柴魯爾赴倫敦，與英相討論英埃間未決問題。

●德國內閣集議，決計加入國際聯盟，但須與他國有平等地位。

同　二十三日

●國際聯盟會通過議案，贊成在巴黎設立知識合作學社。

●英德近在柏林談判草擬商約，因不得同意而破裂。

同　二十四日

●莫斯科官立通訊社發表俄國重定土耳其斯坦，波克哈拉，加拉塞姆邊界詳情。所定計畫將以上土地分為二共和國，一名土耳其斯垣，一名宇斯比塞斯坦。

同　二十五日

●俄國尼伐大水，損失甚巨，為百年來所未有。

●國際聯盟採納中國代表所提出關於支配理事會非常駐理事之建議。

同　二十七日

●法國紅衣主教函致法總理哀里歐，請其勿實行撤銷羅馬教庭法使之決議。或厲行關於宗教集合之現行法律。並勸其維持宗教與國家間之和諧。

同　二十八日

●美國環繞世界之飛行家今日落至

原出發點，大功告成。

同　二十九日

◉阿剌伯華哈璧民族與漢志王富賽因不睦，引兵襲擊麥加。

◉德國加入聯盟之意見書送交英法總揆。

同　三十日

◉國際聯盟討議裁兵草約，前因日本代表提出修正文，頗感困難。後由英法意日法學家集會議定，在第五六兩條修正文字，由全體委員會一致通過。

◉波克哈拉代表團至莫斯科，談判正式加入蘇俄事宜，並中亞細亞勘界問題。

美國副總統道斯將軍略歷

從予

據十一月五日紐約電訊，稱共和黨大總統候選人柯立芝已連任爲大總統，副總統候選人道斯將軍被舉爲副總統，共和黨全勝云云。

道斯將軍(Gen. Charles Gates Dawes)，今年五十九歲，阿哈俄產。父 Gen. Rufus R. Dawes，在南北戰爭時頗著勳績。將軍年十九，卽畢業於馬里哀他專門學校；迨二十一畢業於新新納替法院後，乃至奈勃拉斯加之林肯地方習律。當二十七時，將軍曾著一書論美國的銀行制度。一八九四年，入魏斯康辛煤氣公司辦事，後轉至伊里諾斯。一八九六年乃投身政治，爲麥荊萊主持伊里諾斯共和黨會議。洎年三十二，被任爲麥荊萊總統之通貨檢查官。一九〇二年，將軍以運動爲伊里諾斯上院議員失敗，退出政界，組織支加哥中央信託公司。一九〇九年，復創立一角旅館以濟貧困。一九一七年，美國加入戰團，將軍以不得任職砲兵，爰投身於政府之工程部；其後，轉任潘興將軍美國出征隊軍需部長。一九二一年，哈定任美國總統，特命之爲預算監督。去年，出任專家委員會會長，近來喧傳一世的道斯計畫，卽爲將軍所手訂，歐洲之安危繫焉。今年六月，共和黨全國大會舉將軍爲副總統候選人，歷經困難，乃卒當選，蓋非無故也。